

上午十点半
的太阳

木遥

第一章 海外徒闻更九州

穆雨晴觉得，超过十个小时的国际航班像是一次短暂的死亡。直到飞机开始下降，机舱里弥漫开一种混合着疲惫与解脱的集体叹息时，她才感到自己重新活了过来。她把脸贴在舷窗上，看着窗外橙黄色的灯火海洋。城市的网格被笔直的公路切割开来，流淌着由红白灯组成的车流。远处高楼的轮廓在夜色中只是模糊的剪影，平坦的住宅区碎成一片广袤而沉默的灯海。

下飞机后的入关和行李等待大厅比她想象中寒酸得多。天花板低矮压抑，黯淡的灯光把每个人的脸色都照得有些晦暗不明，和中国的机场比，这里更像一个巨大嘈杂的地下仓库。随着传送带边上的人越来越少，她的焦虑也开始一点点攀升。「小郭，」她转过身，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紧绷，「你的行李箱都贴地址标签了吗？」

「贴了……吧？我记得是贴了的。」小郭的回答听起来毫无底气，像个没做完作业的小学生。

穆雨晴把嘴唇抿成一条直线，不再说话。入境排队耗去一小时，等行李又是一个小时。出发之前她联系好了一位留学生师兄接机。临出发时，她的航班意外被推迟到了深夜，那时莫尼卡还是凌晨，她只能给师兄微信留言告知这个变故。此刻时钟的指针毫不留情地滑向午夜十二点，她几乎能想象出接机口外的情景，

现在只希望小郭的行李箱能立刻出现，让外面那个人的等待能早一分钟结束，也解脱自己的负罪感。

「来了来了！」小郭喊到。传送带上，一只箱子孤零零地转出来，果然是最后一件。他想跟穆雨晴分享一下这个事件的概率有多小，看了看她的眼神，识趣地把话咽了回去。

出口处，一排穿着制服的机场警察百无聊赖地站着。穆雨晴感到后背一阵发麻，但脸上依旧维持着镇定。她推着车走向出口，身高腿长的她步速飞快，竭力不与任何一双审视的眼睛对视。小郭在她身后，拖着行李，一路小跑，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请把行李打开。」一个面无表情的警察伸手拦住了他们。

「不是吧……」雨晴在心里发出一声哀鸣，「大哥，十二点了，早点下班回家不好吗？」当然没说出口，脸上依然挂着坦然又无辜的微笑。出发前，她对着网上的攻略逐一检查过行李，确信万无一失。但小郭的父母她是知道的，估计恨不得把一整个厨房打包进行李。至于小郭本人对行李的内容大概一无所知。

小郭手忙脚乱地打开箱子。当穆雨晴看到那些用保鲜袋分装好的一包包面目可疑的物体时，不祥的预感开始在心里生根发芽。警察黝黑的脸庞在灯光下更显严

肃，她没敢作声。然后空气中飘来一阵熟悉的混合着酱油和八角香气的味道。

是茶叶蛋。

小郭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自己惹上了什么麻烦，开始结结巴巴地试图解释。警察显然听得云里雾里，脸上的不耐烦愈发明显。穆雨晴站在一旁，插嘴也不是，沉默也不是。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疯狂盘旋：

「反正现在也饿了，要不我们当着你的面把这几个茶叶蛋吃了行不行？」

虽然已是深夜，接机口外依然人声鼎沸。他们两人推着行李走出大厅，骤然暴露在如此多的人群和目光下，脚步都有些迟疑。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穿过嘈杂的人群：「穆雨晴同学！」

她循声望去，只看到一片晃动的人头。

「这里！这里！是穆雨晴吗？」声音又响了几次，执着地召唤着。她终于在人群中定位到一个穿着夹克衫的中国青年，正使劲地挥着手，手上还举着一张A4纸，上面用马克笔写着她的名字。

「方师兄！」她快步走过去，脸上是恰到好处的感激：「师兄，等了很久吧？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方一涵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他原本只是被学生会主席赵远鹏抓来凑数的临时工，但加了对方微信之后点开朋友圈里的照片那一刻，他心里那点不情愿就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反复告诫自己要沉住气，结果还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机场。穆雨晴在里面被海关盘查的每一分钟他都坐立不安，一会儿举着牌子站到出口最前面，一会儿又坐回椅子上刷着手机。不断在心里自嘲：这年头谁不会 P 图呢，镇静一点。

但当穆雨晴从通道里走出来的那一刻，尽管长途飞行让她面带倦容，头发也只是在洗手间里随意挽起，方一涵看到在人流中仿佛自带打光的她，心脏还是停跳了一拍。等她真的走到面前，方一涵发现她几乎和自己一样高，两人目光交汇，他看到她瞳孔里自己的倒影，一阵心慌，连忙闪开眼神。

穆雨晴清晰地捕捉到对方飞快地将自己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扫描了一遍的视线，这感觉她从小到大再熟悉不过了，她疲惫得已经懒得在心里泛起情绪，甜美的笑容还是滴水不漏：「太麻烦师兄了，这么晚还在这里等。对了，师兄的车子后备箱大吗？还能不能再装下一个人？」

「你不是一个人？」方一涵怔了一下。

「哦，这是我的朋友，郭若宣。」雨晴把身后的小郭拽到前面，「他本来不是这班飞机，临时跟我改成了同一班。师兄你看，能顺路把他带上吗？」

方一涵的目光落在小郭身上：胖胖的身材，一件印着中科大校名的套头衫，一张娃娃脸上挂着憨厚无辜的笑容，看上去像个刚毕业的高中生。他松了口气，点点头，很绅士地从雨晴手里接过推车：「应该……没问题。走吧，我的车就停在外面。」

走出接机大厅的自动门，一股截然不同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海滨城市特有的混合了植物与微腥盐分的味道。雨晴之前出了一身汗，此刻夜风拂过她卷起袖子的手臂皮肤，背心处的汗意瞬间被带走。她忽然没来由地想起，上一次闻到这种味道，还是几年前和陆子浩在珠海。

「你累不累？」她回头问小郭。

「不累，就是晕晕乎乎的，」他满脸油汗地说，「感觉身体和脑子有时差，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穆雨晴点点头。她也是这种感觉。一种悬浮在时区夹缝中的失重感。身体在飞机上睡了很久，意识却异常清醒。

「就是这里了啊。」她想。

穆雨晴的到来很快就在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引起了一阵骚动。莫尼卡理工大学是个以理科见长的学校，留学生的男女比例不算均衡。不要说还是单身的几个男博士生，就连和女友感情已经稳定了五年的赵远鹏也忍不住向方一涵打听情况。赵远鹏的问法很婉转：「看你这么热乎劲儿，人家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

方一涵也很纠结这个问题。如果是在国内，丰富的八卦网络很容易就能让一个姑娘的历任男友都变成大家的谈资。可是在美国，每个新来的师妹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如果大家是来自北大清华中科大那几所主要的高校的校友也罢，偏偏雨晴的母校是所位于华南的出国率很低的学校，这就让人无计可施了。

雨晴自然深谙其中的关节，看着一众男生带着她买家具买菜买手机银行开户，恨不得连学校的手续也帮她代办，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也不好说什么。大家帮忙的时候都冠冕堂皇地说自己只是「照顾新生」，她也只能提醒自己尽量礼数周全，别让人觉得自己在利用人家就好。

雨晴的公寓室友叫 Annie，金发蓝眼睛，眼眶很深，像是有点拉丁血统，高高瘦瘦的，脸上微微有点雀斑。每次看方一涵或者别的什么男生来宿舍给雨晴帮忙收拾家具之类的，Annie 总是笑眯眯地在一边围观，很快就明白了大概是怎么回事，等男生们都走了，就忍不住冲雨晴发牢骚说：「我只有一个哥哥送我来公寓。你从地球那边过来，得到的照顾比我还好点嘛。」

雨晴察言观色，看 Annie 确实只是在揶揄她而不是冷言讥刺才放下心来。她们两人各有一间卧室，客厅共用。客厅里所有摆设，包括电视和沙发，都是 Annie 的哥哥帮忙弄过来的。她本来就心里觉得亏欠 Annie，一直想着怎么让两人尽快熟络起来才好。现在正好是个话头，就拉着 Annie 聊她在这边遇到的人和事。在中国高校里经受过宿舍生活考验的漂亮女生为了少受点明枪暗箭，大多练就了一套三言两语间在同性面前示弱于无形的工夫，这会儿正好拿来跟 Annie 套近乎。

两人窝在沙发里聊天，不知不觉间窗外的天色从明亮的钴蓝色渐渐染上了橘粉色的边缘。「我饿了，」Annie 从沙发里弹起来，「出门，吃饭。」踩上一双人字拖就准备往外走。雨晴看了看 Annie 的打扮，一件 tank top 加上一条短到大腿根的热裤而已，不禁后悔自己穿得太保守了。

莫尼卡的这时候正是一年之中最好的天气，天蓝得像是画上去的一样。这里是典型的美国小城镇的模样，所有的楼房都只有一两层高，白墙红瓦在阳光里鳞次栉比地排在街道两旁。傍晚的天空有种滤镜般的质感。太阳斜挂在天边，把街道染成一片温暖的橘黄。已经快开学了，到处都是提前来校的学生。吃饭的地方就在校园边上，两边是各式各样的小店。两人一路溜达，Annie 指指点点告诉雨晴哪间咖啡馆有流浪汉出没，哪间夜店能搞到禁药，哪个酒吧是同志们的最爱。雨晴目迷五色，觉得这一天过得真是充实。

两人随便挑了家意大利面馆吃到夜色初起，又找了家沿街的酒吧落座，刚开始看酒单，Annie 的肩膀就被人拍了一下。两人抬起头来，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亚裔男生正冲 Annie 笑。

「Reno! 」Annie 很开心地大叫起来。

她给雨晴介绍说这是她的一个朋友，当时和 Annie 正好在一个研究组共事过，现在是电子工程系的 Ph.D. 学生。穆雨晴笑着冲他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见他穿着一件质地很好的灰色长袖棉恤衫，领口松松地挂在锁骨上，袖子挽到肘间，露出线条分明的小臂。想到这几天看到的高年级中国留学生几乎个个都是衬衫套冲锋衣的雷同装扮，心里不禁一个莞尔。

「Ph.D. 新生？哪个系的啊。」Reno 的目光转向雨晴，用英语问，目光带着毫不掩饰的欣赏。

「物理系。」

「Awesome.」他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看起来有几分狡黠，「加个微信？我有时会去物理系那边参加讨论班，说不定可以找你。」说着掏出手机来。

在国内雨晴推脱这个要求轻车熟路，毫不费力。但现在对方用的是英语，她熟极而流的诸多借口一下子卡在嘴边，一句也想不起来。愣了一下，乖乖扫了对方的码。转过眼看见 Annie 偷偷地笑，才反应过来电子工程的学生不大可能经常去物理系参加讨论班。回头瞪了雷诺一眼，雷诺一脸无辜的表情说自己还有事要先走，跟她们挥手道别，那声回头见却换成了地道的京片子。

人影刚消失在门口，Annie 就凑过来，笑嘻嘻地说：「他很好玩，对吧？而且是单身哦。」

雨晴沉默了片刻。「可我不是啊……」

正要接着说下去，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雨晴心里带着些许期盼拿起一看，屏幕上却是小郭的名字。她掩过一瞬的失望，离座接通电话：「什么事儿？你这会儿不是应该看片儿呢嘛。」

电话里小郭的声音带着惶急：「我被公寓赶出来了……」

小郭是少年班出身，自小被父母捧在手心里养大，这会儿还不到二十岁，头一次离开家这么远。他和穆雨晴两家的父母本来就认识，又刚好来同一所学校，出门前他父母对穆雨晴千叮咛万嘱咐，恨不得让他认了干姐姐才放心。

小郭住在一间单人 studio 里。没人和他一起生活，他的作息规律就彻底乱了套。时差也还没倒过来，每天晚上就很高兴地看番剧一直看到半夜。这是他人一生中第一次独居，难免得意忘形，音响开得震耳欲聋。这里的建筑都是木板结构，很快就有邻居投诉了。

管理处连着发了几封信，小郭对英文信还没形成概念，看得半懂不懂，扔在一边也没理会。

投诉天天都有，管理员只好亲自上门拜访。小郭正跟着字幕五音不全地唱鬼灭之刃的主题曲，管理员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敲了很久的门小郭才听到，打开门很无辜地看着这位黑人大妈。

大妈说：「你吵到邻居了。」

小郭说：「Pardon？」

大妈说：「我们给你发过好几个通知了。」

小郭说：「Pardon？」

大妈说：「你这样是违法的。」

小郭说：「哦……Pardon？」

大妈：「……」

管理员大妈颇费了一些唇舌才让小郭明白他必须一周内搬走。小郭听懂的那一刻脑子一片空白，大妈还在耳边不停地嘟囔罚款一类的事，他也没心思再听下去，只结结巴巴地解释，英语说得越发蹩脚。大妈听得不耐烦，寸步不让，转身就走。小郭六神无主，第一个想法是打越洋电话给父母，又觉得远水救不了近火，只得找雨晴求救。

雨晴也一样没经历过这种事，不过到底旁观者清，问清楚情况之后说：「你可以给方一涵打个电话，去他那里暂住几个晚上，同时赶紧找房子。」想了想又说：「要不我先给他打个电话商量一下，然后你再去找他。」估摸着小郭听不出这里的曲折，脸暗自红了一下。

小郭小归小，人却不笨，和雨晴说了几句话定住了神，紧张的心一松弛，脑子又活络了起来。听了雨晴的话本来想取笑她一句，又忍住了。

「姐你说月底房子还租不出去怎么办？」

「不会的，这时候新生找房子的很多。再说找不到你就先多交一个人房租呗。」

「我可没这么多钱垫着……你在公司那边的房子搞定了没啊？」

「上次去我看的那一家还不错，不过房东说还要重新打扫一遍才能入住，下周应该可以住进去了吧我觉得。」

「姐我好不希望你走哦。」

「好啦好啦，就半小时车程，姐姐常回来看你好不好？」

「你走了都没人做饭了……」

「……去死！」

「要不今天你再最后做一次饭好不好？」

「我收拾行李都累死了，你个死人也不知道帮一把手，就会派活，懒成猪了你快。」

就在雨晴和 Annie 喝酒的酒吧不远处，绕过街角的一间公寓里，吴念枫头上扎着毛巾，一边说着话一边咬牙切齿地看着满地的行李，盘算还要打包多少个箱子才够。她袖子挽到肘间，满头是汗，脸庞被汗蒸得通红。浸湿的背心紧紧贴着后背，勾勒出肩胛骨的形状，「去给我到杯水！」她头也不回地吩咐道。

「噫……收拾个行李还成了娘娘了。」吴念梅噘着嘴去倒了杯水，递到姐姐面前。「老佛爷喝水。」

念枫接过水来一仰脖子咕嘟咕嘟一饮而尽，用胳膊一抹嘴，挥挥手说：「去把门打开吧，热死我了。」

念梅穿着拖鞋啪嗒啪嗒走过去把门打开，傍晚的凉风吹了进来，两人都是一阵舒爽。念梅惊喜地叫道：

「姐姐快过来看！」

念枫跨过行李走到门前，和妹妹一样看着门外的景色，没有说话。公寓门外是条安静的小路。太阳已经差不多落到树梢的位置，满天都是通红的晚霞。街道对面的墓园里，一大片整整齐齐的白色十字架墓碑被夕阳染上一层金色，在草地熠熠生辉。风从很远的地方吹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四周静得能听见远处高速公路上传来微弱的轮胎摩擦声。树丛里有鸟在叫，一声又一声，像是对这漫长白日的告别。

「那些不敢住在这里的家伙们，她们不知道她们错过了多美的地方啊。」念枫说。

「姐姐，你走了，我要是又害怕了怎么办？」

「不会的，梅梅。要记住，你不是小孩子啦。」

夕阳渐渐消失了。十字架们一点点暗了下来，像是在草地里睡着了一样。

夜深了，穆雨晴赤脚踩在公寓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任由灰色的绒毛搔着脚心。她抓起手机，屏幕的白光刺得她眯了眯眼。手机背景是和陆子浩两人在珠海海边的合影，他笑得一脸灿烂，手臂紧紧箍着她的腰，力道大得几乎要嵌进她的身体里。

这是国内的午餐时间，也是他们约好两人都方便能打电话的时段。要不要拨过去？她想到给陆子浩打电话这事都开始变得有点紧张。每次都是她主动汇报自己遇到的各种新鲜事。说完了，也是她每次生怕出现沉默的空档，逃也似地主动挂掉电话。陆子浩的态度并没有变得不耐烦，她要撒娇，他也温柔地安抚，越是如此，雨晴越觉得自己挫败。上次打电话其实已经是前天。下次呢？她和陆子浩其实本来约好的是每天至少打一个电话，但这种约定一旦有一方开始试图请求对方维持，就是它开始分崩离析的征兆了。

她叹了口气，还是先给方一涵打电话讲了为小郭借住求助的事情。挂了电话之后又酝酿了一会儿，拨通了陆子浩。

「我跟你讲，今天总算搞定了一件大事。」雨晴说，「我才知道国际学生买保险极其麻烦，说是在网上买，那个网站烂得要死，感觉是上世纪做的网站，然后我怎么填都出错。最后我直接上门找学生健康中心，前台一个秘书手动帮我买好了。我真的很好奇这么糟糕的系统是怎么坚持到今天的……」

她顿住了，「你在听吗？」背景里只有熟悉的键盘敲击声和远方同事交谈的模糊噪音。

「我在听啊。」陆子浩一如既往的平静声音：「所以手续最后办好了吗？」

「办好了呀。我是不是很厉害？一个人搞定所有事。」

「办好了就行。那你今天累了吧，要不早点休息？」

「……好，」她听见自己的声音说，「那你去忙吧。」

房间里很安静，新买的宜家台灯投下一圈温暖的光。雨晴把手机扔在床上，裹着被子蜷缩成一团。心里的委屈拧成一股绳，钝钝地磨着，最终还是没忍住，抽抽嗒嗒哭了起来。

卧室的门被敲响了。Annie 探进一个金色的脑袋，手里捏着一支眉笔，表情苦恼：「亲爱的，你有转笔刀

吗？我已经丢了三个了。」一看见雨晴的样子，Annie 愣住了，「God! 怎么了？」她几步跨进来，坐到穆雨晴身边。

雨晴强撑着坐起来，给自己倒了杯热水，把刚才那通电话的内容哽咽着复述了一遍。

「所以，你觉得他是早就不爱你了，趁着你来美国正好和你分开？」Annie 听完问道。

「我不知道，」穆雨晴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就算他真的不想谈了，大概也不会主动挑明。他会等我终于忍不住了去问，然后逼着我主动来说分手。」

Annie 烦躁地抓了抓头发，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行了，别为这种男人浪费时间了。说真的，那么多中国男生每天找机会来给你帮忙，随便挑一挑，也不至于都比不上他对吧。」

「你不懂，他特别好。」雨晴闷闷地说。

「是是是，特别烂的男的总是特别好。」Annie 眼睛一转，「对了，我哥，上次来学校看我你见过的，要不要认识一下。」

「啊不要！」穆雨晴连连摆手，「你千万别介绍。我应该不会和西方人交往的。」

「OK, OK,」Annie 歪着头想, 「那 Reno 怎么样? 上次我们吃饭碰到的那个。」

「哪个?」雨晴有点困惑地问, 旋即想了起来。「哦他加了我微信, 但也没找我啊。」

「你放心, 他肯定会主动来认识你的。」Annie 笃定地说。

方一涵接到雨晴打电话求助的时候正在电脑上打游戏。这还是她安置完家里之后第一次主动给他打电话, 听她说有事找自己帮忙, 方一涵骨头轻了二两, 想都不想就答应了下来, 又拍着胸脯保证这期间帮着小郭找房子。

他素来相信, 做题家就该有做题家的觉悟。他不是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活法, 但他不认为那些活法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从小学到博士, 他每一步都是靠着努力刚好做到他眼界中人们认为的局部最优解。局部最优解当然不是全局最优解, 但他的野心, 或者说他为自己设定的能力边界, 也仅限于此。

唯一的问题是找女朋友这件事不是靠刷题就能解决。他自己一直倒也不以为意，坚信以后「有出息了」自然能找到好对象。可是到现在他的博士已经读了一半，出息的定义一变再变，像是天边永远追不到的海市蜃楼。学生会主席赵远鹏就是他的室友，凡是联谊郊游之类的活动都会叫上他，才让他没有彻底变成一个宅男。家里一直催着他快点找对象结婚，他一律以国外女生少敷衍过去。认识穆雨晴之后他倒也没觉得自己有太大希望，不过该做的努力还是不能不做。

挂了电话之后，方一涵乐滋滋地在房间里绕来绕去，几乎把两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津津有味地回味了一遍，然后又开始推敲自己回复的语气有没有显得过份积极。追女生不能过于有求必应这种理论知识他也是听说过的，至于在实践中这个分寸到底怎么把握，他完全没有头绪。

过了半天他忽然想起来，这事还应该跟室友赵远鹏打个招呼才好。他走出自己的房间，看到对面的卧室房门紧闭，大喊了一声：「赵远鹏！」。

对面毫无动静。

「怎么这么早就睡觉了？」他一边走向对面的卧室一边诧异地想。走到赵远鹏门外正要敲门，听见屋子里兮兮索索的人声，忽然想起来赵远鹏的女朋友刚好这几天从别的城市飞过来看他，此刻应该还在赵远鹏的

房间里，只好又喊了一句「没事！」，灰溜溜地转身离开，听见身后赵远鹏小声笑骂了一句，摇了摇头。

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方一涵又接着打了一会儿游戏，忽然觉得一阵索然无味。他站起身来，环顾了一下自己不大的卧室，被子凌乱地堆在墙角的床上，另一侧是上一任房客直接留在屋子里廉价卖给他的一个环绕了九十度的白色三合板大书桌。桌子旁边是一个宜家的书架，书架侧面，他出国时母亲给他的那个硕大的中国结突兀地垂着，红色的流苏已经沾染了灰尘，失去了光泽。

他设想了一下穆雨晴站在这间屋子里的模样，又摇了摇头，把这个想法驱逐出脑海。

书架旁边的地面上有一对哑铃，上面已经落了不少灰。方一涵拾起哑铃，一吹，倒呛得自己咳嗽了半天。他举着哑铃做了几个深蹲，摸了摸自己肌肉，叹了口气，决定去睡觉。睡前查了一下日历，忽然想起来，原来第二天是新学期正式开学的日子。

方一涵发了会儿呆，想，又一个学年就这样过去了吗？

物理系周四下午的 colloquium 设在一间阶梯大教室里，冷气开得像不要钱，穆雨晴觉得自己单穿一件衬衫的决定有点失策。系里邮件里说，这是今年新组织的重要系列讲座，鼓励所有研究生都来参加，尤其是新生。她依言前来，却发现偌大的教室里只稀稀拉拉坐了二十来号人，零星散布在各个角落。系里大概只是想用新生凑个人头，免得主讲人面对空荡荡的座椅场面太过难堪。

虽然有 Annie 的话做心理准备，当雷诺出现在教室门口的时候，雨晴还是吓了一跳。直接的男生她当然不是没见过，但大多数男生会在莽撞外面包裹一层欲盖弥彰的羞赧，仿佛是在扮演一个比真实的自我更热情的追求者。雷诺却有一种笃信自己出现在任何地方都会受到欢迎的理直气壮在身上。

空旷的教室里，雷诺视线一扫就看到她自己一个人坐在中间偏后的位置，走到她身边坐下，老朋友一样地搭讪到：「这地方好难找啊。」

雨晴心想废话，你又不是物理系的。当然不好表现得太冷淡，顺着他的话说：「是啊我也还没有熟悉情况，这几天总在楼里迷路。」

「你的办公室在哪里？」

「三楼。」

雷诺侧着脸想了想，说：「三楼……那你老板是做凝聚态的？」

雨晴这才觉得对方不是没话找话：「哇你怎么知道的？他之前是，不过最近转行作生物物理了，我可能也要跟着转过去。」

「我说过我做的研究和物理有关嘛，要不然怎么会来这边听讨论班。」雷诺煞有介事地说。他当然不会告诉她自己早就打听到今年物理系只有凝聚态和粒子物理方向有教授招国际学生，看雨晴的样子也不像是学粒子物理的，很容易就赌对了。正要继续故弄玄虚下去，雨晴碰了碰他的肘说：「开始了开始了。」

做报告的是一个来访的印度教授，口音重到很难确定是不是英语。雨晴一直试图在记笔记，但是很多句子记了一半就放弃了。雷诺在旁边看到，把遗漏的部分暗暗记在心里，也不说话打断。这报告他每个字都听得懂，放在一起其实不知所云。印度人一页一页放着幻灯口沫横飞，雷诺回头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其他听众，发现每个人都在偷偷刷手机，反倒显得自己是唯一一个在认真听讲的。

雨晴注意到他的动作，瞅了他一眼，用嘴形说：「无聊了吧？」

雷诺吐了一下舌头没说话，雨晴心里暗自好笑，摇摇头没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印度人开始放图表，试图说明在一幅坐标系下面的一系列数据点是线性排列的，但是那些数据包含的噪音太大，看起来实在不太象直线，印度人自己显得也不太自信，翻来覆去地解释为什么它们确实可以看作排在一条直线上，雷诺撇撇嘴，小声嘟囔说：「至少它们确实是排在一个平面上的。」

雨晴噗嗤一声笑出声来，又赶紧憋住，心虚地抬起头来看看四周，正好迎上雷诺的目光，瞪了他一眼。雷诺咧嘴无声地笑了一下。

报告结束之后，趁着稀稀拉拉的掌声，雨晴侧过头问：「听的懂么你？」

雷诺指指她的笔记本，雨晴不明所以地递给他。雷诺拿过本子来把她漏掉的句子都补全了，又递了回去，也不说话，只看着她。

雨晴接过来读了一遍，抬起头认真看了他一眼。想说话，又没说出口。雷诺若无其事地说：「你还没去过这边的中国城呢吧。我周六正好要去，要不要带上你？那边有个很大的华人超市，你早晚需要去熟悉一下的。」

雨晴沉默了一小会儿，沉默的时间长得有点不自然。雷诺暗自用指甲掐了掐自己的手心，正想转移话题的时候，听见雨晴低声说：「好呀。」

方一涵一大早心情就很恶劣。这份恶劣从早上他走进那间阶梯教室时就开始发酵，教室里的荧光灯发出持续的令人烦躁的嗡鸣，空气里混杂着咖啡和身体喷雾的味道。这是他带的本科生习题课，本来就不怎么吸引人，又被安排在早上，出勤率就更是可怜。如果他是学生，他断然会翘掉这节课。但他是老师，他只能乖乖按时出现。

和他预料的一样，学生只来了不到一半，稀稀拉拉地散落在各个角落。前三排照例是空着的。坐在中间的一个金发女孩正低着头专注地盯着手机，屏幕的光在她脸上投下变幻的色彩，显然是在看剧。后排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男生，趴在桌上睡觉，发出轻微的鼾声。更多的人则全神贯注盯着各自的笔记本电脑屏幕。

他对着昨天半夜才赶完的讲义照本宣科，讲得口干舌燥，几乎喘不上气。他请教过赵远鹏怎么才能一节课上下来不要这么累，赵远鹏说：「嗨，这是习题课，你就多提问呗，让学生来讲，你来评论，力气不就省下来了。」但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提问。坚持到一堂课过半，才小心翼翼地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教室里一片厚重的沉默。没有人抬起头和他有目光接触。

他只好开始点名：「Justin Wong?」他随便在花名册上选了个自己会念的名字。

没有人回应。

「Eh, how about Jessica Sandberg?」他硬着头皮接着问。

那个金发女孩抬起头，一脸茫然，摘下一只耳机，问道：「Sorry, what?」

方一涵涨红了脸。他恼怒地发现害臊的不是台下的学生而是他自己，只好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然后又狼狈地自己给出了答案。

他知道自己不擅长当老师，也反复跟导师 Susan 商量过这学期能不能只是做助研，哪怕每月收入少点。但 Susan 只是用她一贯的那种刻意放缓的带着压迫感的英国腔调不容置喙地说：「你需要锻炼这个能力。」是 Susan 真的经费紧张，不想支付他的工资呢？还是这根本就是一种惩罚，是对他研究进展不满的无声警告？他不知道，也无法深究。但他一想到这学期每周要上四节 TA 课，就觉得莫尼卡再好的阳光也显得惨淡了几分。

下午方一涵早早回家，暂住在客厅的小郭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在客厅刷手机，方一涵问他：「自己找房子不顺利？」

小郭摇摇头。

之前方一涵帮小郭找了几个广告让他自己联系房东。小郭挨个发了信息过去，又耐不住性子干等，一大早趁着没课自己去找房屋中介。莫尼卡的九月暑气还没消散，等他七拐八绕地找到中介的地点，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紧紧粘在皮肤上。那是一间临街的小办公室，玻璃门上贴着褪色的字牌。推门进去，一股混杂着旧纸张和尘埃的味道扑面而来。空调嗡嗡作响，一个瘦长的黑人老头坐在办公桌后，脸上的一颗硕大的黑痣，看起来有几分像疲惫的 Morgan Freeman。

老头抬眼瞥了他一下，点点头，用一种含混不清的口音说：「找房子的，伙计？」推给他一张表，「先填一下吧。」

小郭在心里把那句话慢放了一遍才听懂。他接过那张粗糙的打印表格，目光从上往下扫。

驾照？

前任房东？

工资收入证明？

资金保证人？

表格的后半部分是一堆他完全无法理解的法律条款。他看了看老头脸上的黑痣，犹豫了一下，默默地把表放回去，也不管老头的目光，推门走了出去。

门外阳光刺眼，他找了个有屋檐遮挡地台阶，一屁股坐了下来。街上车来车往，行人步履匆匆，各自冲向自己的目的地，只有他忽然感到一丝脱轨的惶恐，这是他在中国被照顾得很好的年纪里从未有过的体验。过了半晌，他长出一口气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

「回去填表吧！」

走回中介的办公室，里面已经多了一个二十来岁的美国女孩，正在和黑人老头眉飞色舞地说话。小郭站在一边等了几分钟，想越过女孩问老头再要一张表，老头的注意力都放在女孩身上，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他摇了摇头，转身走了出去。

「师兄你当年怎么找的房子啊？」小郭问方一涵。

「我压根没找过，我一来美国就从我正要毕业的师兄手上接手的公寓。」方一涵说。「我之前发你那几个房东你联系了有回复么？」

「有一个下午刚回信儿了，说随时能去看。还有几个我不知道周末前来不来得及回复我。今天晚上吃完晚饭你有没有空跟我过去看一下那家回信的房子？」

「行。就算到周末暂时还是找不到就先在这里客厅住着呗，慢慢找，我们又不赶你走。」方一涵挥挥手，「对了，说到周末，我和赵远鹏要开车去中国城，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你也可以顺便买点东西。」

「好啊谢谢师兄！」小郭振作了一点。

方一涵点点头走回自己的房间，临进门前仿佛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对了你帮我问问穆雨晴周末要不要也一起去。」

小郭在微信上跟雨晴聊了几句，跟方一涵说：「她说谢谢师兄，不过有个朋友说要带她去了。」

方一涵很想说一声：「靠！」但是他维持着平静的表情，只是脸上的肌肉微不可察地抽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就进了自己的房门。放下书包，一屁股坐在电脑前面，顺手打开一亩三分地，心烦意乱地点开几个帖子看了很久，终于还是忍不住，暗自「靠」了一声出来。

「梅梅，门铃响了！」念枫站在厨房里一边按着榨汁机把剥好皮的橙子搅成碎块一边冲着屋子里大叫。

「我腾不开手你先去开一下门！」

「怎么来这么早。」念梅嘟嘟囔囔地从屋子里一跳一跳地跑出来，一边跑一边套上一条长裤。「不是说晚上么。」

「现在就晚上了啊，谁让你吃饭吃那么磨蹭。」念枫把橙汁倒进两个杯子，端了一杯自己喝一杯，一边也跟着走了出来。念梅打开门，看到方一涵和小郭站在门外，还没来得及招呼，念枫正好走到门口，和方一涵四目相对。

「是你？」两人同时叫到。

「啊？你们认识？」念梅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方一涵一脸不自在，念枫倒很镇定，只是也看不出有多高兴，把橙汁递给念梅，「嗯，以前认识的。」又转头问方一涵，「你不是跟赵远鹏住得好好的么？」

「方师兄是带我来的，是我要租房子……」小郭站在方一涵身边小声说。

念枫看看小郭，转头问念梅：「你发广告的时候没说只租女生？」

「啊？我……我不记得了。」念梅嗫嚅着说。

「算了算了。」念枫无奈地摇摇头，又看了看小郭的娃娃脸，说，「来都来了，进来看看吧。」

小郭看看念枫，又看看念梅。两人都是纤瘦的身材，姐姐稍高一点，比自己矮了半头，妹妹又要再矮一点。姐姐顶着一头男孩子似的短发，眉目精致，眼神锐利，妹妹留着一个标准的波波头，眼眶和鼻梁都更柔和些，一字水平的眉毛横在光洁的额头上，两人一人捧着一杯橙汁在嘴边都在盯着自己看。「好像两个动画人物啊！」他在心里偷偷想。

「你们俩要搬走了？」方一涵问。

「我妹妹接着住，我马上要搬走。租的就是我的房间。」念枫简捷地说。「喏，就是这间。」她给两人指到。

小郭走进来转了一圈。客厅显然被收拾得很细心，沙发前的矮木茶几上放着一小盆生机勃勃的龟背竹。没有电视，该摆着电视柜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画。要出租的那间屋子空空荡荡的，行李已经被打包成一个个纸箱，沿着墙根码放得整整齐齐，只有一张床留了下来。白墙上还有些曾经粘贴过画框的痕迹。墙上有一面不大的窗子，窗外爬着爬山虎，嫩绿的细芽正探头探脑地晃进窗子里。屋子里还有点女孩子的味道，让他小心翼翼地说话都不敢大声。

「我觉得挺好的，只要你们愿意租就行。」他在脑海里试着安排了一下家具摆放的模样。

「你是 Ph.D.？要租多久？」念枫问。

「我是 Ph.D. 新生，这个月刚来，最好能一直租到毕业吧。」

念枫看看念梅，挑挑眉毛。念梅歪着脑袋想了想，问：「我们家门对面是公墓，你怕不怕？」

「不怕啊，我刚才来的时候就觉得好漂亮！为什么国内没有这么好看的公墓呢？」

念梅眨眨眼睛看着姐姐，不说话了。

念枫又仔细盯着小郭看了很久，看得小郭浑身都开始不自在了，才叹了口气说：「好吧，我们来谈谈细节吧。」

雷诺和雨晴说好周六早上十点半出门，但是十点还没到，他的电话就打到了雨晴的手机上。雨晴还没太睡醒，迷迷糊糊地接起电话：「宝……」话刚出口一个愣神，连忙改口，「抱歉我还没起床。干嘛这么早啊？」

雷诺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出门前准备很长时间啊，反正不早了，你也该起床啦。」

「我才不要准备很久呢，我要多睡一会儿，拜拜！」雨晴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掉，把手机丢到枕头另一边，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头，试图重新坠入睡眠。但意识却像一滴落入清水里的墨，不可逆转地扩散开来。她叹了口气，坐了起来，睡眼惺忪地张望四周。

来美国还没多久，房间里的一切都还带着临时的性质。桌子上零散地放着几本教材，一台笔记本电脑，旁边是一张她和陆子浩的合影，陆子浩搂着她的肩，笑得毫无城府。早上的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中透过来打在墙上，反射出明晃晃的条纹，光束里无数微小的尘埃在缓缓浮动。这让她的卧室显得和平时不太一样。

「我这是在哪儿？」她想。

她侧过身去拉开百叶窗，整个屋子这才豁然亮了起来，窗外的天蓝得耀眼。她揉揉脑袋，下了床晃晃悠悠地去洗漱。

她本来不想刻意打扮，但看着镜中的自己，犹豫了半晌，还是画了淡妆夹了睫毛，对着镜子专注地一点点将倦容遮盖掉，看着自己的眼神变得清晰明亮起来。

「要对得起好天气。」她对自己说。

等到收拾停当，真的已经过了十点半。她匆匆忙忙把头发扎在脑后冲出家门，看到院子外面雷诺正靠在车上，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笑嘻嘻地等着。阳光将他的轮廓勾勒得清晰而柔和，上衣白得有些刺眼。

「装。」她暗自想。

等走进了，才看到他开的是辆灰色敞篷奔驰。「这是你的车？」

「嗯，我这个暑假刚买的，把打工挣的钱全花了。」

「打工能挣这么多钱？你打什么工啊？」

「没多少钱啊，」雷诺耸耸肩说，「这是二手车，也就一万块不到，一个暑假打工挣一万块钱不难，以后你暑假兼职挣的肯定比这个多。」

雨晴对二手车价没什么概念，看着车子外观流光利落，倒是跟新的无异。心想买什么车不好要买辆敞篷，这话她当然没说出口，只问：「就这么敞着篷开到中国城去？」

「上高速之前再关上就是了，这会儿早上空气这么好，就敞着呗。」雷诺启动车子，看了雨晴一眼，暗自吹了声口哨。

车子平稳地驶入小巷。莫尼卡的周六早晨，街道安静得像一幕默片。车子开在绿树成荫的小巷子里，阳光

被切割成一片片晃动的光斑，洒在她和雷诺的身上。路边别墅的青砖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墙头翘出几枝暗红的花来，墙外门廊上挂着风铃，偶尔能看到有人在院子里给草坪浇水，空气里有刚修剪过的青草的味道，有不知名的甜香，还夹杂着一丝从海边飘来的淡淡的咸味，都轻抚在脸上，凉丝丝地舒服。

就这么开了许久。雨晴发现车子迟迟没有开上高速，这和她事先在地图上查到的路线不太一样。她转头看了一眼雷诺，见他单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随意地搭在车门上，似乎完全沉浸在这种漫无目的的驾驶中。她意识到他是有意在小巷子里多开一会儿，也不说破，伸出手让风从指缝间流过，身体开始放松下来。

雷诺开得并不快，拐弯换道都稳稳当当，倒是和雨晴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你车子开得蛮稳的嘛。」

「车子好，嘿嘿。」雷诺说，「人家都说坐奔驰开宝马，奔驰本来就是坐起来很舒服的车。」

这话听起来像是饭局上的中年男人会说的，雨晴想。但她不得不承认，换成雷诺来说，这句话竟然也显得没那么油腻。这个发现让她心里稍稍慌了片刻。「那你干嘛不买个宝马开？价钱应该差不多吧。」

雷诺侧过头看看雨晴，眨了眨眼说：「大家心照不宣。」

「你这人……」雨晴摇摇头，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师兄什么叫白卡啊？」小郭看着杂志摊上林林总总的广告发愣。

「本地华人的医保，和你没关系。」方一涵一边说一边推了一个推车走进超市。小郭跟在旁边东张西望，第一次看到美国的中国超市，忍不住一样一样研究是怎么回事。赵远鹏和他的女朋友周晓虞也走在一旁，周晓虞明天就要飞回中部自己的学校，今天看赵远鹏和方一涵都要来买菜，也就跟了过来。

超市很大，看起来和国内的超市比也不逊色多少，中秋节快到了，堆得到处都是月饼礼盒。方一涵见小郭东看看西看看又什么也不买，问他：「你会不会做饭？」

小郭有点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没关系，我们刚来的时候也都不会，慢慢学就是了。不过你还是应该买点方便食品存着。大家一般都

会在家里至少放几袋速冻饺子应急，你也买几袋吧。」

「哦，哪种牌子好啊？」小郭搔搔脑袋问。

「你问方一涵算问对了，他一天到晚净吃饺子。」赵远鹏笑着说。

「你才一天到……」方一涵说到一半忽然卡了壳。小郭和赵远鹏不明所以，看了看方一涵，又顺着方一涵的视线看过去。

雨晴站在饺子柜旁。她跟着雷诺也来了这个超市，挑选的时候听见小郭和方一涵的声音，回过头来注意到他们一伙人，正想打招呼，忽然想起来方一涵邀请过自己周末一起来中国城，那声招呼被一丝尴尬卡在喉咙里。雷诺在一旁推着车子，看看雨晴，又看了看方一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没说话。

「雷诺你也来买菜啊！」赵远鹏第一个反应过来，打破了沉默，走过来亲热地拍拍雷诺的肩膀，有意无意地把他拉到一旁。「好久不见你了，我以为你去实习还没回来呢。这是我女朋友周晓虞。」他挥挥手招过晓虞，「晓虞，这是雷诺，我们在学生会认识的。」

「你好，」雷诺跟周晓虞打了个招呼，指着雨晴的方向说：「这是……」

「穆雨晴嘛，我们都认识。」赵远鹏一口截断，岔开话题。「怎么样你最近？Qualify 过了么？」

「大概就这个学期过吧。」

「那加油吧，过了记得请客。你们 qualify 要考几门啊？」

「两门，不过挺水的。」雷诺耸耸肩，「我好像没听说最近有谁没考过的。」

「真好，我们系 qualify 可烦了……」赵远鹏还要接着没话找话说，余光看见方一涵和穆雨晴说了两句话转身走了回来，松了口气。跟雨晴打了个招呼又寒暄了一会儿，看着两人离开。

几个人又在超市里接着转了转，看方一涵闷闷地一句话都不说，也就匆匆结账。赵远鹏推着车走在后面，周晓虞掐着他的胳膊，似笑非笑地轻声说：「我不在的时候你美女认识得不少啊。」

「喂，今天的主要矛盾显然不在我身上嘛。」赵远鹏苦着脸小声说道。

回去的路上方一涵一直不说话，剩下三个人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气氛一时变得凝固起来。小郭憋了半天，问方一涵：「师兄你们每周都这样来中国城买菜？」

「也不一定是每周吧，隔三差五地来。这边的中国人基本都这样，反正也没多远。」方一涵粗声粗气地说。

他一开口，车里的空气才稍微松泛了一点。周晓虞对赵远鹏说：「我终于看到传说中的穆雨晴了，也没有你们男生说的那么漂亮嘛。」声音不大，但是刚好让方一涵能听见。

赵远鹏连忙说：「本来就不如你。」

周晓虞还没来得及回话，方一涵忽然插了一句：「赵远鹏你认识那个男生？」

「你说雷诺啊，我认识，以前在学生会干过，英语好，认识的人多，管过一阵外联。」赵远鹏说，「他和晓虞一样是北大的本科，不过他读了一半就 transfer 到这边来接着念本科了。对了小郭你在国内是在哪念的？科大少年班？」他转头问小郭。

「是啊，师兄你呢？」小郭问。

「我清华的……快看右边。」赵远鹏忽然拍拍小郭的肩。「电视上见过吧？」

小郭趴在车窗上向外看，在远处光秃秃的山腰上，九个巨大的白色的字母在加州湛蓝的天空下，显得像一幅不真实的画。

「那里能爬上去么？」

「你说那几个字母啊？你可以走到它后面，不能直接爬到字上面去。哎对了，学生会索性组织新生去那里 hiking 好了。」赵远鹏转过头问：「方一涵要不你也来吧？多认识几个人。」

方一涵很想说，算了我就不去了，万一又碰见雨晴和雷诺呢。但他犹豫了几秒钟，还是闷闷不乐地嗯了一声。

「不错嘛，有点家的样子了。」念枫倚在门边，看着小郭新布置的卧室说。床还是她留下来的那一张，只是换上了小郭自己的床单和被褥。屋子本来也没多大，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电脑靠背椅，还有一个靠墙的矮书架，差不多就占满了全部空间。小郭正坐在地毯上，给电脑椅拧上最后几颗螺丝。一整天都在干体力活儿，他的腰已经快直不起来了，脸上尽是汗珠，也顾不上擦。听见念枫的话，抬起头迷茫地向四周张望一圈，说：「其实我还是觉得这里像是你的屋子，不像是我的。」

念枫噗哧一笑，未及说话，就听见念梅在厨房嚷道：「端饭啦端饭啦！小郭你收拾好没？」

念枫转身出来，帮着念梅把饭菜在桌上摆好，带着一脸诡异的笑容小声问道：「干嘛忽然表现得这么贤惠？」

「去死吧你！」念梅顺手掐了念枫腰间一把，被念枫一转身躲开了。「饭是你做的，我只是盛出来好不好。对了你干嘛不把方一涵留下来一起吃啊？他帮着小郭搬家也蛮辛苦的。」

「他自己一定要走的，又不关我的事。」念枫耸耸肩说。

「切，不说拉倒。」念梅撇撇嘴，看见小郭满头大汗的从屋子里走出来，招招手说：「快点洗把手去，开饭了，都是姐姐做的哦。」

小郭匆匆洗了手坐到饭桌旁，看着一桌子摆得满满的菜说：「这么多呀，太辛苦师姐了，像过年一样。」

「让你们两个不会做饭的在饿死之前最后吃顿好的吧。」念枫说，「还剩了不少放在冰箱，够你们吃到周末的，再往后我可不管了。」

念枫的手艺着实不赖，清蒸鱼，酱爆虾，两盘清炒蔬菜，还有一大碗排骨汤，摆在桌上显得热热闹闹。小

郭大呼过瘾，直说来美国之后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一顿饭。三个人开了一瓶红酒庆祝小郭的乔迁。念梅两杯下肚，白皙的脸颊微微染上了一层酡红，眼睛显得分外闪亮。

念枫惦记着晚上还要开车，只喝了小半杯。席残饭饱，念枫举起酒杯放到嘴边，又放了下来，问小郭：「你以前和别人合住过么？」

小郭摇摇头说：「没，我在国内都是住宿舍的。」

「我听方一涵说了你为什么从学校的公寓搬出来，你大概也长了记性，我就不多说了。」念枫直率地说。小郭大窘，偷偷转眼看了念梅一眼，见她也正看着他做了个鬼脸，指头在自己脸上刮了两下。念枫却没看见，自顾自地说下去：「你记住自己是在和别人一起住就行，有什么事多和梅梅商量，梅梅信得过你，我也就信得过你。」

「哦，」小郭脸微微发烫，点点头说，「我听师姐的。」

「我不念书就不是你师姐啦。」念枫挥挥手，又举起杯子说。「有问题处理不了就给我打电话，我开车过来也没多远。挺晚了，最后走一个就收拾了吧。」

「你还要开车，就别喝了吧。」小郭劝道。

「没关系，就一口，我歇会儿再走就是了。」三个人碰杯一饮而尽，念枫拍拍小郭的肩说：「吃好了吧？洗碗去！」

夜深了，小郭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体会着这个全新的环境。他坐起身来，在黑暗中借着窗外的月光打量这间还不怎么熟悉的屋子。行李都还没拆封堆在衣帽间里，到处都显得整洁干净，干净得不像是自己的地方。这是他第一次和一个女生住在空间上这么近的距离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产生了一种要把这份整齐尽量保持下去的念头。

「没出息。」他在黑暗对自己说，「这么怕女生。」

屋子很安静，只有窗外的秋蝉有气无力的声音传进来。小郭摒住呼吸，想看看能不能听见房子另一侧的声响，可是什么也听不到。他摇摇头翻身下床，摸索到桌上的手机发了条信息出去。对方直接打了回来。

「还没睡啊你，新家如何？」穆雨晴慵懒的声音传来，「是不是有女孩子在隔壁激动得睡不着？」

「没有，就是不习惯。你怎么也没睡？」

「做作业呗，我真服了我们这老师了，刚开学第一周作业就这么多。」雨晴抱怨道。「搬家还顺利吧？」

「方师兄开车帮我搬的，挺顺利的，就是家具装起来有点费劲。」

「你应该请他吃顿饭的，他帮你这么多忙。」雨晴顿了顿，想了一下说：「其实我也该请他吃顿饭。要不你跟他约一下吧，周末找个时间，就算我们俩一起请他。」

「好，我约好了告诉你。」

「嗯，你记得别再惹事了啊，这是和别人住，凡事要多想着点别人才行。」

「知道了，我今天已经被教训过一遍了……」

「哟，从此有人管着你了啊。」雨晴笑着说，「感觉不错吧？」

小郭也笑着叹了口气，想说什么，开口却转了话题：「对了，你什么时候来我这里玩玩吧。」

「师兄，是不是我们最好都要尽快拿到 SSN 才好？」雨晴问。

「嗯，不然很不方便。你第一年是 fellowship 的话，可以试着去申请一个 reader 的工作，就是给别的系帮着改作业，不需要挣多少钱，但是有了工作就有资格申请 SSN，有了 SSN 才方便申请信用卡驾照什么的。」方一涵说。

「师兄，这里理发是不是很贵？」小郭问。

「还好了其实，男生理发便宜的地方也就十几块钱，去好一点的理发店要几十块钱。你不要把它都换算成人民币，那样是显得贵。等你再呆上几个月就会习惯用美元来考虑便宜不便宜了。」方一涵又看了看雨晴的头发，「至于女生……我就不懂了。」

「师兄，在这边吃饭到底怎么给小费？」雨晴问。

「一般是按照 15% 到 20% 来给，午饭少一点，晚饭多一点，不用很精确。等以后拿到了这边的信用卡，付账的时候可以自己选小费比例，记得别不好意思选比较低的比例，脸皮厚一点就行。」

「师兄，checking account 和 saving account 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小郭问。

「其实也没太大区别，两个之间可以来回转帐，开支票的话是从 checking account 里扣钱。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美国还有很多人是在用支票的。」方一涵说。

「对了，我们系还真的发了一张支票，说第一个月的 direct deposit 还没有设置好，只能用支票发奖学金。这支票怎么存啊？」雨晴问。

.....

三个人坐在校园外不远处的一家法国餐厅里。菜单过于复杂，结果三个人都点了面条。小郭和雨晴一边问问题一边吃两口，方一涵几乎没什么机会动叉子，半天过去了，面前还是一大盘面。雨晴看着都不好意思了，打断还想提问的小郭说：「让师兄先吃两口吧，面都坨了。」方一涵这才喘了口气赶着吃了几口。

餐厅很安静，周围的顾客似乎都在窃窃私语一样。三个人坐在一个火车座的隔间里，方一涵一个人面对两个人，多少有点局促不安。这是自从在超市遇到雨晴之后第一次和她见面，见面之前设想了半天该说什么好，见面之后又一句都想不起来了。

雨晴倒是落落大方。餐厅里并不明亮，只有一盏桌灯摆在隔间里，灯光透过彩色玻璃拼成的玻璃灯罩打在雨晴的眉眼上，像一幅抽象的油画。方一涵看着雨晴眼睛里反射出的灯光，心里没来由地叹了口气。

三人一时都陷入了沉默，雨晴伸出手去拨弄灯罩的坠子，手指轻轻抚摸过罩沿上一串紫色的葡萄。小郭小

声说了一句：「Tiffany。」雨晴回过头，不能置信地看着他。

小郭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我新室友也有一盏这个灯，是她告诉我的。」

雨晴看着小郭，毫不掩饰自己满眼的笑意。方一涵抬起头，不明所以地问：「什么？」

小郭正要开口解释，雨晴轻轻碰了一下小郭的肘，说：「没什么。对了，小郭搬家的事情真是太谢谢师兄了。」

方一涵摇摇头，放下刀叉说：「真的没关系的。我吃完了，送你们回去吧。」

「不用不用，我和小郭都住的不远，走回去就行了。」

「反正我也是开车来的，顺道带你们一段吧。」

雨晴看着方一涵的眼神，心里软了一下，说：「好吧。」

方一涵先把小郭送到他的新住处。其实这里和雨晴的公寓已经近了，方一涵想着雨晴大概又会说：「要不我还是走回去吧。」但是雨晴什么也没说，只在车里和下车后的小郭挥了挥手道别。

最后一段路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方一涵间或转过头去，看着雨晴平静地望着车窗外。路边的路灯在清澈的夜色里滑向车尾，在雨晴的脸上勾出忽明忽暗的轮廓。方一涵觉得自己看得都有点入神了，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车子在雨晴家门口靠向路边停下，方一涵关上了汽车的引擎。雨晴松开安全带，看着方一涵说：「谢谢师兄。」

方一涵觉得自己好不容易积聚起的勇气都在雨晴平静自若的口气里融化得无影无踪，他喉结滚动了一下，转过头盯着雨晴看了一会儿，没头没脑地问：「你是不是想说我是个好人？」

雨晴轻轻笑了出来，说：「我没想这么说的，不过你确实是个好人呀。」

方一涵点点头，说：「有什么要帮忙的给我打电话吧。」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声音比自己想象中要镇定得多。

雨晴轻声地嗯了一下，打开车门离去。方一涵在车里静静地坐着，看着车窗外她袅袅婷婷的背影在路灯下被拉得越来越长，终于转过转角，消失不见。他想：「结束了？」

没有答案。他摇了摇头，重新发动了汽车。

第二章 且将新火试新茶

莫尼卡理工大学的校园建筑是典型的西班牙殖民复兴风格。这座一百年前建成的校园坐落在一个起伏不大的斜坡上，主要的几座建筑都是黄墙红瓦，错落有致地排开，明快的外立面仿佛揉进了阳光的颜色，又质朴又温暖。建筑屋顶的檐口和柱廊勾勒出圆熟的曲线，在莫尼卡骄人的蓝天白云映衬下格外醒目，校园里随处可见棕榈树的叶子随风飘荡，像座巨大的庭园。理学院和工程院共用的科学楼是校园里海拔最高的建筑之一，从楼顶的阳台向东南望去，可以看到整个校园的红色屋顶在树丛的掩映下铺陈开来，如果回头望向西方，就能够毫无遮挡地看见远处太平洋的一带粼粼波光。穆雨晴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被深深地震撼了，不能相信她的校园竟然会这么美丽。「这真不像是个读书的地方。」她忍不住对自己说。

方一涵每次在这座楼里跑上跑下的时候也会经过这座阳台，但是所有这些景色他都早已熟视无睹，不会带来任何别样的感受。这会儿他正在跑去见 Susan 的路上，偏偏又远远看到雨晴走进楼里，他不想打招呼，只好放慢脚步。

Susan 的办公室在楼的东北角，很难照到阳光，加上办公室里永远都是满桌满书架的论文和书，每次方一涵走进这间办公室都觉得好像是走进一间阴暗的巢穴一样。Susan 从东岸毕业之后直接来了莫尼卡，没离

开过这间办公室。方一涵很难想象她当学生的模样，总觉得她一出生就长着一张这么满脸严肃的脸。

他敲门进来的时候 Susan 正在看 email。在他的记忆里，她只要呆在办公室的时候就似乎永远都在看 email。他和 Susan 寒暄了两句，汇报说：「这是你要的结果。」把几张打印好的图表递到她面前。

Susan 接过来看了看说：「这不还是你上次在邮件里给我看得那几幅图嘛。」

「上次那个是没有加 precondition term 的，这是按照你说的办法加上 precondition term 之后的结果，不过看起来确实差不太多。」方一涵陪着笑脸说。

Susan 的视线从金边眼镜的上方透出来盯着方一涵：「你检查过代码了？这结果太糟糕了，不能用。」

方一涵很想说一句：「这算法是你提出来的，我早就说过它不管用。」但说出口就变成了：「我已经把所有参数都优化过了，但是好像这个算法就是不太收敛，可能是数据的噪声太大了。」

「那你得告诉我什么办法收敛才行。」Susan 的语气冷冰冰的，「你是博士生，不能只负责告诉我什么办法不收敛，这不叫做研究。」

方一涵觉得自己脑门上一层细细的汗浸了出来，沉默了一会儿，看 Susan 没有说下去的意思，只好说：

「那我再回去想想。」

他回到办公室，把那几张纸往桌上一摔，一屁股跌进自己的电脑椅。另一张桌子前面坐着的师妹金颖回头看了他一眼，摘下耳机说：「刚才 Susan 打电话来找你，问你为什么还没去见她。」

「我刚从她那边回来。」方一涵没好气的说。

「又被她骂了？」金颖放下耳机走过来，拿起方一涵扔下的几张纸看了看，说：「怎么还是这个 project 啊，我都看你做了好久了。」

「我简直不知道我每次去见她有什么意义。」方一涵抱怨道，「明明是她的这个算法不 work，每次去见她还好象是我做错什么事情了一样。现在结果不收敛，她又提不出好办法，还得我自己想。」

「不错了，她至少肯见你，我的那个 project 她都好久没过问过了。」金颖看了看那几副图，说：「那你别用这个办法呗，就用经典的迭代算法试试？」

「我们现在要 compete 的就是经典的迭代算法，她老觉得她发明的新算法最牛，我有什么办法。」方一涵愁眉苦脸地说。

金颖用充满同情的腔调叹了口气，放下那几张纸回到座位上，又回过头小心翼翼地问：「对了师兄，你这周要用 cluster 算东西么？我可能要多用点时间。」

「用吧用吧。」方一涵挥挥手，「我这个反正再算也还是不收敛。」

「谢谢师兄！」金颖欢快地说。

「谢谢师兄。」方一涵走出办公室去打水，默默地在心里重复了一句。「我他妈快烦死这句话了你知不知道。」他对着空气用谁也听不到的声音说道。

雨晴敲了敲虚掩着的办公室门，听见里面说：「进来。」推门走进去，看见一个穿着格子衬衫的瘦高中年男人迎过来，连忙恭恭敬敬地说：「杨老师好。」

杨凡跟她握了握手，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点点头说：「你好你好，坐吧。」走到门边把门开大了一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隔着桌子看着雨晴说：「开始上课了？还习惯么？」

「挺好的，就是课程作业比较多。」雨晴把书包放在脚边，微微活动了一下被书包带压了好久的肩膀说。

「不要紧，新生都是这样。你这学期不用教课就多选几门课，以后会好一点的。」杨凡说，「我希望你能尽快进入做研究的状态，所以从这一周开始你如果没课就来参加我的组会。我记得我在邮件里跟你说过我最近转向做生物物理了吧？」

「嗯，说过的。不过我本科对这个领域学的很少。」

「不要紧，我们一起学就是了，我也有很多要学的。我刚才给你邮箱里发了几篇 paper，是这几周组会要讨论的内容，你回去看一下。另外，」杨凡起身从书架上搬下来一本大厚书啪的一声放在雨晴面前说，

「这本教材很经典，图书馆估计不好借，你拿我这本回去先看看，把我在目录上打了圈的那部分最好能读一遍，越早看完越好，否则组会上的讨论你可能跟不上。」

雨晴看了看那本书，硬皮十六开的装帧，厚度差不多有十公分。有点发愣。杨凡看雨晴不说话，笑着说：

「别害怕，都是铜板纸，分量重，其实用普通纸印的话没多厚。对了你编程怎么样？我记得你申请的时候说你会 Python 和 R？」

雨晴脸有点红，期期艾艾地说：「会一点，不太熟。」

「不要紧，不熟就练，我知道你可能习惯用 Matlab，不过生物物理这一块的计算量普遍比较大，还是用 Python 写程序比较有效率。现在组里已经有的程序也都是用 Python 写的，要保证程序之间可以兼容才行。我希望这学期你就能开始上手写程序。对了你会不会 Unix？」

「我不太……」

「不要紧，很快就能学会的。这边都是并行计算，需要用到 Unix 界面才能操作。对了你对 GPU 编程了解多少？比方说 CUDA？」

「我……」

「不要紧，现在组里其实还没有人会，但是这是个重要的发展趋势。生物物理上有很多计算都是关于图像的，直接用 GPU 来做计算是潮流。我希望从你开始能把这一块搞起来。下周有一个 workshop 关于 GPU 编程，希望你有的时候的话也去听一下。对了……」

「……」

雨晴回到家里的时候 Annie 还没回来，屋子里黑洞洞的。她打开自己房间的门，把书包往地上一扔，坐在椅子上歇息了半天。书包本来就够沉的，又多塞了

一本大厚教材进去，一路走回家几乎把肩膀磨出印子来。

三门课都有作业，还有一本教材要自学，若干论文要看。这算是新生的震撼教育么？她叹了口气，把笔记本电脑拿出来打算开始做作业。反正也不怎么饿，晚饭就先不管它了。

窗外的太阳一点一点沉下去，屋子里安静得只有她敲键盘的声音。等她忽然意识到房间好黑需要开灯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不知道多久。雨晴站起身来，走到窗边向外看出去，夕阳把对面公寓的墙面涂上了一层暗红色，街道上没什么人，只有公寓楼的每间窗口透出一点光亮来。她回头看看自己桌上堆着的书本和电脑，忽然觉得，美国的夜晚真是安静得好可怕。在这样的地方过一辈子的话，每天晚上都做什么好呢？她竭力试着回想美国电视剧里人们的夜生活，又觉得和自己眼前的生活完全没法统一到一个画面里来。

「好想说话啊，」她对自己说，然后忽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把这句话说出声来的。

她掏出手机来看看时间，这时候国内是早上九点多，爸妈都在上班，陆子浩应该也刚到单位，她叹了口气，跳到床上，把头闷在枕头里趴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又摸到手机，打开通讯录一行行看下去，视线在雷诺的名字上空悬了一会儿，手机忽然响了，吓得她差点把手机跌掉地上。

是雷诺打来的。雨晴晃了晃脑袋坐起身来，接起电话说：「喂？」

「你在家么？还是在学校？」雷诺好像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说话声音很大，听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在家啊，做作业呢，怎么了？」

「吃饭了么？没吃的话出来玩吧，我和小郭都在你们家附近这家韩国烤肉店呢。」

「小郭？郭若宣？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

「过来再给你解释，出来吧出来吧。」

「可是作业好多……」雨晴一边说一边鄙视自己。明明就很想去，还是觉得应该推托一下。

「那也不能不吃饭啊，你不就是觉得数学作业最难么？我和小郭都能帮你，没问题的。」雷诺好像和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话，又对着话筒说：「小郭也喊你出来。」

「哦……好吧，那你们等我一会儿，不要等我去了你们都吃完了。」雨晴挂了电话跳下床来。犹豫了一下，还是跑进洗手间收拾了好一会儿，换了条舒服点的裙子出门。

外面已经很暗了，但是拂过小腿的风依然是暖暖的。雨晴走在路上，觉得步伐好像又变得轻快了许多。公寓区外街道的转角上到处都是学生们出来消磨傍晚的时光，街边的星巴克门口有个歌手在弹吉他，看到雨晴经过，冲着她吹了声口哨。雨晴匆匆绕过街角，远远看到烤肉店门外挑着天棚，雷诺正和小郭坐在街道露天的桌旁聊天。小郭先看到她，摇着手跟她打了个招呼。

「你们俩可以啊，又是啤酒又是烤肉，跟国内似的。」她坐到桌旁笑着说。雷诺冲侍者打了个响指，要了一份菜单过来，问她：「你喝什么，也来瓶啤酒？」

「不行不行，我还有好多作业呢，cranberry juice 吧。」雨晴靠在椅子上听着街头嘈杂的闹市街声，晚风吹过，觉得全身都放松了下来。「小郭你怎么不喝啤酒？」

「人家死活不卖给我，说我不到年龄。」小郭气呼呼地说。

「管这么严格啊？不过你看起来也确实不到年龄。」雨晴接过侍者端来的果汁吸了一口，「你们俩怎么会碰到一起的？不对，你们俩怎么会认识的？」

「你问他。」雷诺指了指小郭，一脸诡秘的微笑。小郭闷头吃肉，摇摇头，表示自己正在忙着没工夫回答。

「他去我们系旁听随机过程方法来着。我那天跟你在中国城超市见了小郭一眼，觉得很像，就上去搭讪了一下，然后就把他叫出来了。」

「你去他们系听课？你不是做数论的么？」雨晴问小郭，小郭一边吃肉一边支支吾吾地嘟囔了一声。雨晴一头雾水地看着雷诺，雷诺笑着问：「你问没问过他室友的专业？」

雨晴恍然大悟，不能置信地看着小郭说：「你才来美国几天就这么不老实了啊！」又回过头严肃地盯着雷诺：「你不许把我们小郭带坏了！」

「他人小鬼大，哪用我带。」雷诺说，「不过我刚才劝他把人家也叫出来，他不好意思，看来还是比我脸皮薄一点哦。」他冲着雨晴眨眨眼。

雨晴不理他的话茬，追问小郭旁听的细节。小郭架不住她的逼问，分辩说：「那本来也是门数学课啊，我学了也不是没用。」

「你学随机过程有什么用，你要转行？」雨晴问。

「其实辅修一个工程的 master 也不是很难，你确实可以考虑一下。」雷诺插嘴道。

「不是啦，我确实在考虑转行，还没想好。」

「怎么了？这两天受什么打击了？」雨晴一边问一边忽然想起自己要看的那一大堆论文，心里沉了一下。

「其实隐约有这个感觉好久了，只不过没出国前没认真想过。这两天大概是到了新环境，忽然这个想法就清晰起来了。」小郭说。雷诺开了瓶啤酒递给他，他左右看看侍者不在，也就咕咚喝了一大口下去。

小郭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就该学数学。

他已经不记得这个想法是从什么时候在他心里扎下根的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一样。他能回忆起的最早的关于数学的印象是小时候家里有一本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在那篇关于陈景润的著名报告文学的开头，仿佛是为了吓唬读者一样，徐迟写上了几行大大的数学公式，然后说：「这是不好懂的；读不懂时，可以跳过这几行。」然后又后面紧接着说：「这篇论文，极不好懂。即使是著名数学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一个数学的分支的，也不一定能读懂。」小郭

当然也读不懂，他连里面那些符号分别怎么念都不知道。可是他觉得，自己当然有一天是能读懂的。

这一天来的远比他想象的晚，但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方向。有些孩子天生就会唱歌，有些天生就会踢球，有些孩子从小就讨老师的欢心，胳膊上的红杠永远不会少于两条。这些他统统不会，可是既然解数学题比这些都要轻松和好玩，那么以此为自已终身的道路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家里有时候有亲戚来访，照例对他赞不绝口一番之后悄悄对父母说：「这孩子会不会以后也像陈景润一样走在路上会撞电线杆？」他觉得这问题真是可笑，陈景润并不是因为撞电线杆才伟大的，而他又何止希望成为下一个陈景润？陈景润又不是什么第一流的数学家，他想。

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普通的工厂干部，对学数学有什么用一无所知。家里有了一个立志要当数学家的儿子，又兴奋又不知所措。小郭在中学因为数学成绩太好，一直是由一个国家级的奥数教练专门来家里开小灶。每次教练到家里来上课，父母都如对大宾，殷勤接待。妈妈在一旁端茶倒水，爸爸搬着板凳坐在一边，把老师说的每句话都仔细抄在笔记本上。虽然小郭说过很多次他记的这些笔记毫无用处，数学也不是靠记笔记来学的，可是爸爸还是记了好几个大本子。爸爸暗自设想，以后小郭成名了，他就可以把这些本子掏出来：「你看，都是爸爸在你小时候这么辛苦，你才能有今天。」这场景看起来是如此触手可及，以至于他觉得简直就象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真实。

年纪渐长，小郭获得的各种竞赛奖牌和证书越来越多。小郭自己当然也是高兴的，可是隐隐总觉得并没有那么高兴——没有他觉得自己照理该有的那种高兴存在。特别是每次看到爸妈兴高采烈地收集起他所有的证书和奖状以及报纸上的报道，他就更不愿意去为这事高兴。他并没细想过原因，但他确凿无疑地知道这一点。

有一次到了年底，老师来家里上课，结束出门前爸爸妈妈用事先想好的理由把小郭支进房间，然后拉住老师问长问短寒暄了半天，过了很久妈妈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老师，您看我们家小郭以后到底能有多大出息？」老师想了想说：「往高我不敢说，看他现在这个成绩，过几年拿一个奥数金牌是没问题的，就看我们一起怎么努力了。」妈妈搓着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爸爸掏出一个沉甸甸的信封递过去，说：「拿回去给家里孩子们发压岁钱吧，以后还指望老师多栽培呢。」

小郭后来常常觉得，他藏在门背后偷听到的这段对话，是他对自己青春期最鲜明的记忆之一。

高二那年小郭十五岁，迎来了他生命里第一次真正的挫折。他在全国奥数冬令营上入选了国家集训队，但是最终没能进入国家队的六人名单，没法去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很多老师劝他高三再努力一次，多一年的时间准备，金牌几乎是唾手可得的事情。爸

爸对他说：「这一年我们全家都好好准备，等你拿了金牌，爸爸妈妈带你出国旅行去。」可是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出来说：「我不要金牌了，我现在这个成绩足够保送中科大了，我想今年就去念大学。」

爸妈面面相觑，问他原因，他只说：「我只是想直接去上大学而已。」爸爸大惑不解地说：「可是你明年拿了金牌也一样能上啊，而且就算明年你失手了，保送个好大学还是没问题。」他摇摇头不说什么，但是也坚决不动摇自己的立场。爸爸苦口婆心说了半天，终于有点上火，嚷到：「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爸妈还不是为你好？」他看看爸爸，斩钉截铁地说：

「你要拿金牌你自己拿去，反正我不拿。」爸爸一把揪过他来说：「你这他妈是什么话！你这是跟我说话？」妈妈吓了一跳，赶紧想把父子俩拉开，来不及阻止，爸爸还是狠狠冲着小郭的屁股扇了一巴掌，小郭哇的一声哭出来，一边哭一边大声喊：「你打死我你也还是没金牌。」妈妈抢过小郭，瞪了爸爸一眼。爸爸胸口起伏，摔门而去。小郭趴在妈妈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爸妈始终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后来三人也都没再提起过。

中科大数学系出国的风气很盛，小郭也顺理成章地随大流准备托福 GRE 考试，虽然成绩都很烂，但也勉强够用。快毕业那年，一个国际数学会议在中科大召

开，小郭作为志愿者接待来访数学家的时候和其中一位闲聊起来，那位数学家问他：「你以后要学什么？」小郭说：「数论吧，或者组合数学。」那人说：「哎那你可以申请我们学校啊，我们学校这两个方向都很强。」小郭连忙问对方要了联系方式。等那个数学家回国之后又来回发了几次套瓷邮件，这个 offer 就差不多定下来了。

「也可能是这个 offer 拿得太顺利了。其实从拿到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我到底要不要做数论啊，但是总觉得应该先过来再说，所以就没有仔细想下去。」小郭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对雨晴和雷诺说。

「然后呢？为什么现在忽然下决心了？」

「不为什么，就是今天去找教授聊了聊，他说我们第一年不用定导师，等第一年学一些课程多认识一些教授之后再确定自己的方向。然后我就忽然觉得，既然可以选，那我干嘛不多考虑一些可能性呢？」

「没听懂。」雨晴打断他说，「你以前想学数论难道不是自己决定的么？那个时候你也有很多选择啊，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唉，说不清楚……现在和那个时候不一样。」小郭叹了口气说。看了看雷诺的表情说：「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么？」

「知道啊，」雷诺耸了耸肩，「你大学里想学数论是因为你从小就立志想学数论，你现在想转行是因为你发现你只是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喜欢数论，对吧？」

小郭不做声地点了点头。雨晴看看小郭，又看看雷诺，说：「你怎么好像比我还跟他更熟似的？」

雷诺笑而不答，对雨晴说：「我们三个现在这样，像不像一个典型的三口之家？」

雨晴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小郭嚷到：「不带你这样的，一句话占俩人便宜！」

雨晴在桌子下面狠狠踹了雷诺一脚。

小郭很晚才回到公寓，天已经全黑了。走过公寓门前的小路时，能看到对面公墓里的十字架在月光下泛出安静的白色。公寓的门口有一盏门灯亮着，照着自家的门牌号。旁边的窗户里就是客厅，透出温暖的橙色的光。小郭还没进门，就听到客厅里念梅笑闹的声音。他站在门外握着门的扶手迟迟没有拧动，想到一打开这扇门就是一个同门外全然不一样的世界，忽然觉得这感觉真令人迷恋。

「回来啦？快来吃西瓜！」念梅招呼刚进门的小郭。
「姐姐刚才买来的，特别甜。」

「师姐来了？」小郭走进来看见念梅倚着厨房的桌台正在啃西瓜，念枫卷着袖子，操着刀正在切另外半个，连忙去洗了洗手要了一牙西瓜来吃。念枫切完瓜放下刀，自己也拿起一块来说：「这么晚才回来，出去吃饭了？」

「嗯，和我两个朋友吃韩国烤肉去了。」小郭咬着瓜含含糊糊地说。「一个是和我一起从国内来的新生，叫穆雨晴。一个是电子工程系的，叫雷诺。」

「我听说过穆雨晴诶，是个大美女。」念梅转过脸看着小郭说，「原来你认识她啊。」

「是啊，我认识她好多年了，一直拿她当姐姐看的。」小郭说，「什么时候我把她请到家里来玩吧，你们肯定喜欢她的。」

「提醒我了，是可以搞个 home party。」念枫说，「多叫几个人吧，热闹一点儿。」

「要不要叫方一涵？」念梅笑咪咪地看着念枫。

「你叫呗，他要是愿意来我也没意见。」念枫显然不上钩，镇静自若地说。

念梅没辙，在心里鄙视了一番，只好又接着问小郭：「你们聊什么了吃到这么晚？」

「唉，其实就是雷诺想追雨晴姐，拉着我去打掩护的。我跟他们说我想转行，然后就随便聊了聊。」小郭吃完一牙西瓜，擦了擦嘴说道。

「你要转行？」念枫问，「数学不好么？我认识几个学数学的，都自豪得不得了，很看不上别的学科呢。」

「嗯，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小郭叹了口气，抬起头看着两个人说：「如果我说我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学数学才想转行的，会不会显得很傻？」

念枫和念梅对视了一眼，念枫说：「配不上是什么意思？你觉得自己太笨了？」

小郭看看念梅，念梅不说话，很专注地看着他。小郭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是来了美国才有这种感觉的。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觉得只要自己够聪明，学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够了。念书想问题都是很开心的事，别的事情我做不好也没关系，反正用不着我操心。我只要把数学做好，虽然未必什么就都有了，但是好像值得发愁的事情也不多。纯数学嘛，你们也知道，就是那种你只要学进去了就会很有趣的东西，在里面耗一辈子都没问题。别的学科就不一样，要考虑各种复杂的现实因素，一点也不纯粹。所以我一直觉得这

个事情没什么好犹豫的。」他看了看念枫和念梅，问：「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么？」

念梅问：「是不是《美丽心灵》里面的那种感觉？」

「那个数学家后来把自己搞精神分裂了，一般来说学数学倒不至于那样。」小郭摇摇手说，「问题是我来了美国之后，开始觉得这种想法太奢侈了。我看到这么多人这么辛苦地从世界上各个地方到美国来，很努力地学各种也许并不是那么有乐趣的学位，然后很努力地去和现实世界打交道，我自己就只是去全心全意学一门只是我觉得好玩儿的知识，也不考虑对别人有什么用，也不考虑自己究竟能在这个领域里做到多好。觉得……我凭什么呀。」小郭说得有点渴，又拿了一牙西瓜，说：「我这样想是不是太现实了？」

「是挺现实的，而且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自责的。」念枫咬了口西瓜说道，「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在抱怨自己学的专业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只是为了谋生才不得不去学。哪有你这样明明学的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反而觉得心虚的？」

「我也说不好，我现在觉得很多别的学问也挺好的，需要去和其他人沟通，需要去从很多自己不熟悉的角角度想问题。然后一下子之间，我觉得我本来那种态度怪讨厌的。」小郭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来美国之后的环境变得不一样了？像是把以前的想法掉了个个一样。」

「我觉得吧，你现在就是喜新厌旧的状态，发现新的爱好了，就觉得自己以前学的东西都没劲。我劝你不要这么急着下决心，没准过一阵子你就又觉得现在这种想法也很讨厌了，觉得还是学数学好。不过，」念枫一边把瓜皮都收拾到垃圾箱里一边说道，「听你会有这种感触，我倒是放心多了。」她看了一眼念梅，笑着说。

「神经啦，姐，」念梅脸红红地说，「让开我去倒垃圾！」

「师姐你在说什么呀？」小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说。

「没什么，我要回去啦，明天还得起个大早。」念枫伸了个懒腰说道，「叫我念枫吧，一口一个师姐，把我都叫老了。」

「快走你的吧，老女人！」念梅提着垃圾站在门口喊道。

转眼间到了十月底。雷诺问雨晴要不要一起去学生会组织的新生 hiking，雨晴很犹豫，不太想让大家看

到雷诺和她很熟的样子，后来听说小郭和念梅都要去，觉得大家都混在一起也还好，就勉强答应了。到了出发当天早上，雷诺已经收拾好快要出门了，忽然接到雨晴的电话，心里一沉，这会儿来的电话多半不是好消息。果然雨晴在电话里说：「抱歉，我今天可能去不了了，你好好玩吧。」

雷诺一阵失望，问道：「怎么了？昨天不是还说好的么？」

雨晴支支吾吾地说：「没什么啦，就是不太舒服。」

雷诺想了想，大概猜到原因，说：「可是你周末老呆在家里也不好啊，那我也不去爬山了，我开车带你去近处转转吧，今天天气真的很好。不会很累的，放心。」

雨晴心里蠢蠢欲动了一下，又纠结地说：「算了吧，让我好好歇着。」

雷诺听出她话音里的不确定，连忙说：「别犹豫了，我现在就开车去接你。今天天气超级好，不出门很可惜的。」

雨晴看了看外面透蓝的天，迟疑了一会儿，嗯了一声。放下电话，看着桌子上陆子浩和自己的合影，叹了口气。

这时已经是初秋，阳光虽然耀眼，但是并不灼热，晒在脸上暖洋洋的。雨晴穿了件纯白的棉衬衫，戴着副大大的墨镜，出门看到雷诺坐在车里敞着篷等她，竟然也是白衬衫配墨镜的打扮，两人都是一笑。雨晴坐进车里说：「去哪？」

「跟着走就知道啦，不会把你卖了的。」雷诺说。

车子一路向西，路间的棕榈树在阳光下安静地摇晃着树叶，空气里大海的味道若隐若现。雨晴忍不住问道：「我们要去海边么？我可能……」

「知道，我们不是去海滩，不会让你着凉的。」雷诺说。

雨晴盯着他的侧脸看了一会儿，说：「我怎么觉得你已经对我很熟悉了一样。」

雷诺看了看她，笑嘻嘻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白头如新，倾盖如故？」

「谁和你倾盖如故，」雨晴说，「再说你这车也没盖儿啊。」雷诺大笑起来。

汽车驶上一条宽敞的大路，路的尽头什么都没有，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雷诺指着前方说：「那里就是太平洋。沿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就能回到咱们国家了。」

「你来过很多遍海边么？」雨晴问。

「嗯，以后你也会来很多遍的。」雷诺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还不会开车，只能坐公交车去海边。我特别喜欢这条路，又安静，又漂亮，又有人情味儿，坐在公交车上，从车窗外看着这些棕榈树和鹤望兰，看着街边的商店，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马路尽头海上的夕阳和火烧云，觉得什么烦心的事情都能忘掉……你现在把莫尼卡当做是自己家了么？」他转头问雨晴。

「没，你呢？」

「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来了之后小半年的样子，有一天，就是走在这条路上，我忽然觉得，我不只是来这里上学和旅游的，而是来这里生活的，这里就是我的地方。」雷诺说，「有一天你也会这么觉得的。」

雨晴仔细看了雷诺一眼，把头摇向车外，没说什么。两人都安静了下来。

车子开到海边，又沿着海岸线开了一段，折进一家院子停了下来。院子的入口是一大块清水混凝土的墙面，顶端隐约露出一角红色的屋檐，掩映在树丛里，好像是一个半山腰上的露天花园。雨晴问：「这是什么地方啊？好漂亮。」

「一家庄园改建的博物馆。」雷诺说，「上楼梯你就能看见了。」

两人走上楼梯。楼梯沿山而修，弯弯曲曲好几段，爬到头了以后猛地一折，迎面是一池墨绿色的静水，水面平滑如镜，倒映着廊柱的影子和被红色瓦檐切割成几何形状的湛蓝天空。池水的一端围绕着半圈赤陶瓦覆盖的西班牙式围廊，廊柱之间光影交错，粗糙的白色墙壁上爬满了细密的裂纹。围廊镂空的窗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雨晴的惊喜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东转转西转转，好像怎么也看不够。雷诺跟在她身后指点各处景致，时不时还要小心她忽然转身的时候不要和她撞在一起。他忍不住想到，这是好像他认识雨晴以来，她最像小女孩的一天。

上到高处，从建筑顶上的平台俯瞰下去，大海似乎触手可及，海浪不知疲倦地拍打着下方的礁石，轰鸣声近在耳边。两人站在栏杆边看着大海，海风轻抚在脸上。雷诺看看雨晴，问：「累不累？」

「累。但再看一会儿。」雨晴看着远方说。

雷诺站在旁边等着，他听出雨晴还有话。

「我给你讲一件事。」雨晴沉默了一阵，说到，「前几天，我晚上放学回家的时候，从我们楼背后绕到了

一条我平时没走过的路上。我从来没去过那个方向，似乎是通向体育场的，以为绕过楼就能从另一个方向走向校门，但那条路曲里拐弯，走着走着我就不确定自己到底在哪儿了，只能凭着大概的方向感走下去。当时挺晚了，月亮已经升了起来，四周都很安静，但反正是在校园里，我也没有很害怕。」

「绕了几个弯之后，我忽然发现自己拐进了一个好像是几栋楼围成的中庭。那几栋楼似乎是医学院的，我以前只远远看见过。在那个中庭里有几丛竹子，绕过竹子后面是两三排葡萄架，葡萄架下面摆着长椅。那时候路灯已经亮了，周围很暗，但是长椅被路灯的灯光照下来笼罩着。从远处透过竹子看过去，模模糊糊能看见长椅上坐着一个人。」

「我走进了一点，发现长椅上坐着的是个老太太，很认真地在吃冰淇淋。本来夜里校园就没什么人，那个中庭里就更安静了，四下里望去就只有她和我。」雨晴扭过头来看看着雷诺，「现在这样说起来，好像也平平无奇，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那一刻其实有点神奇，好像我是穿越到那里的。」

雷诺静静地听着。

「然后，仿佛是冥冥之中的指引，我走到老太太坐着的那个长椅旁边，坐在了她边上。那里其实有不只一个空椅子，这样专门坐到有人的椅子上是很冒昧的。但当时我也没想很多，只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事，特

别是因为那个椅子挨着路灯，本来就是最亮的地方。老太太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接着吃她的冰淇淋。她身材胖胖的，头发是发白的卷发，穿着一身织花的棉裙子，我看不出来她的职业，但估计应该是学校的职工。」

「过了一会儿，我看她的冰淇淋快吃完了，觉得再坐下去会有点尴尬，正想起身的时候，她忽然对我说：我没见过你啊。」

「我吓了一跳。首先是因为她的嗓音，声音倒不是很大，但有一种我没预料到的洪亮，好像一个青铜的胸腔发出来的一样。其次我当时心里想，就算她是老员工，也不至于认识学校的每个人吧。但我想她见我背着书包从这附近走过，估计以为我是她的同事。我就说，是啊我是新来的，在旁边物理系读研究生一年级。她问我，你是外国学生吗？我说是，我是从中国来的。她说：噢，欢迎你来到这个大家庭。」

「这句话其实有点奇怪，但她说的非常自然。我听的时候愣住了。不知怎么的，我忽然鼻子就酸了一下，好像被这句话撞到心里某个角落一样。」

「然后我开始和她聊天。信不信由你，我好像忽然就停不下来了一样开始讲我心里堆着的所有事。我跟她说我是物理系今年唯一的中国学生。其实物理系以前都是中国留学生的大户，但今年经费不足削减招生，只给中国发了两个 offer，另外那个人还选择了去东

岸。我说我觉得自己在系里感觉是在孤军奋战，不像别的系可以有很多中国学生互相帮忙。而且不光是在这边，其实我在国内申请的时候也是孤军奋战，我们学校没太多人申请出国，我什么都要自己摸索。当然这一路还是有很多人帮忙，但是……」

雨晴顿住了，在心里想对话哪些部分可以复述给雷诺听。她当时跟老太太说的还要多得多。她讲到自己其实对出国都很犹豫，思前想后，还是觉得不甘心放弃这个一直就有的理想。她从小除了念书之外没什么一技之长，本科毕业如果直接工作的话，最多也就是大城市里普普通通一个白领。但这事没有人支持，父母不太热心，劝她还是先结婚再说。在学校里，她在同学毕业找工作的潮流中也显得格格不入。她本来就在同学中一直有点被孤立，很多人听说她要出国留学都冷眼旁观。班主任本来给她留了一个直接保研的名额，见她执意要申请出国，心里觉得这姑娘不识抬举，每次开班会话里话外地指责有些同学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等她拿到了 offer，等着看她笑话的人大失所望，风言风语就更多了，她也只能默默听着。办理出国的各种手续又繁又杂，样样都没有先例可循，学校几个部门谁都不肯给自己惹麻烦，把她当皮球踢来踢去。大学的毕业季对很多人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她回想起来只觉得不堪回首。

她还说什么了？对了，她还说到自己不相信真的有人会认可她。在中国读本科的时候还有许多公认的比较标准可以带来安全感，到美国之后，她发现除了导师

之外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来评价自己的人，而她又觉得导师真的信任她的科研能力。她说到她怀疑自己潜意识里是为了逃避被评判才来了美国，然后来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缺乏明确评判标准的生活甚至更加令人无所适从。她说她已经来莫尼卡两个月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想要向谁证明什么事，以及又有谁会在意。

「我对她说她的那句欢迎对我非常重要，像是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真的被接纳了一样。」雨晴看向雷诺，「当然我不是不领你们的情，你们都很欢迎我，你也很欢迎我，但这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吧？」

雷诺点点头。

「我和她聊了很久，差不多一直是我在说，她在听。我从来没有跟陌生人聊过这么久，而且说的都是自己的事，正常情况下我绝对不会这么做，太失礼了，但那天晚上我有一种这好像并不是现实所以我可以放肆一点的感觉。她也没有不耐烦，有时候还会问几个问题。那个中庭里那天晚上也真的始终都没有别人来过，或者来过我没注意到？总之感觉上就只有她和我。」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我觉得自己说英语都说累了。而且我觉得如果这不是做梦的话，那我再说下去就要太不礼貌了，才跟她告了别。我说如果下次再遇到

她，我请她吃冰淇淋。但我也没问她的身份和联系方式，我甚至都没问她的名字，感觉有点奇怪。」

「等我从那个中庭绕出来，发现其实再走两步就能走回大路上，然后我就顺着大路一路走回到了本来的世界里。我走出来的时候一直想回头看看她还在不在，总觉得她应该就消失了。但我没敢。」

雨晴讲到这里停了下来，看着雷诺一笑。「讲完啦。对不起给你讲了一个没有 point 的故事。」

「你后来又去过那个中庭吗？」雷诺问。

「没有。当然我也不是刻意回避，那个方向本来就是平时不会走的方向。但如果我想的话肯定是可以去看一眼的，但我没去，我觉得可能留到以后某个时间更合适。」雨晴说。

雷诺没说话，还在消化这个故事。

「我们走吧？」雨晴问。雷诺点点头。

两人正要转身，雷诺忽然叫住雨晴，「哎你快看！」他指着大海的方向。

雨晴顺着他的胳膊看过去，看到远处一群海鸥呼啦啦飞起来。那些海鸥迎着风努力地扇着翅膀，但是飞的方向和风互相抵消，并没怎么前进，而是好像悬浮在

空中一样。两人都没见过这样的景象，静静并肩看着，许久才回过头来，相视一笑。雷诺看着雨晴巧笑嫣然的面容，心头一热，冲口叫道：「雨晴！」

他叫出口后又有点犹豫，正在考虑措辞，雨晴看着他，轻轻地说：「我有男朋友的，你知道。」

雷诺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但是……」

雨晴别过头让开他的目光：「我年底会回国，也要去看他的。」

雷诺看着她的侧颜，心里轻叹了一口气，笑着向大海的方向歪了一下脑袋说：「别忘了那些海鸥啊。」

「不会的。」雨晴说。

赵远鹏周末一大早就来到小郭和念梅的公寓门口接他们去 hiking。小郭和念梅早早等在公寓门口，小郭照例是 T 恤衫加牛仔裤的打扮，只是 T 恤衫上的字样从中国科技大学变成了莫尼卡理工大学。念梅穿了件清凉的公主衫配短裤。两个人一人背着一个旅行包，像是中学生要去春游一样，赵远鹏看到了暗暗好笑。

小郭一上车就问：「师兄怎么是你来接我们啊，本来不是说方师兄的么？」

「方一涵这两天不知道吃错什么药了，玩了命地做研究。好像是因为最近要跟导师汇报，据他说再没有结果估计要被骂死。」赵远鹏一边开车一边说，「我昨天晚上去他房间跟他说今天 hiking 的时候吓了一跳，周五的晚上他居然在写程序！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以前反正周五晚上一贯是打游戏通宵的。」

「那他今天也在写程序？」

「好像是吧……」

「他好刻苦啊。」小郭赞叹道。

「是啊是啊，」念梅附和说，「居然雨晴姐姐都吸引不动他。」

「你也认识雨晴？」赵远鹏笑道，「我觉得吧，就是方一涵平时不够刻苦所以才显得反差很大，其实生物系化学系到了周末还在实验室泡着的大有人在，根本不算什么。」

「我不认识雨晴姐姐啊，但是听说过太多遍了。」念梅说，「正好今天要去瞻仰一下。」

「呵呵，我来之前她刚给我打电话，说今天身体不舒服不去了。」赵远鹏从后视镜里看了念梅一眼，「搭讪美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的。」

「那雷诺来不来？」小郭问。

「你说呢？」赵远鹏说。

「他们都不来啊，气死我了！」念梅大叫道，「那我岂不是白来了。」

「这怎么能是白来呢，给我这个活动组织者点面子好不好。」赵远鹏笑着说。「其实他们都不来我反而省心，我还害怕方一涵和雷诺俩人打起来呢。」

念梅气鼓鼓地不说话了，小郭看了看她，对赵远鹏说：「其实我们过段时间想找个晚上在公寓里办个 house warming party，到时候可以把他们都叫上的。师兄你有空来么？」

「应该没问题吧。」赵远鹏想了想说，「不过你确定要把他们都叫来？打坏了家具他们可不管赔的。」

「请是当然要请的，不过其实我觉得方师兄不会来的。」小郭笑嘻嘻地说。

格里菲斯山是莫尼卡北侧最主要的山峦，横插在莫尼卡的腹心位置。站在山顶，东可以俯瞰整个莫尼卡市

中心，西可以远眺太平洋，是个 hiking 的好地方。只是气候太干燥，山路上没有树荫，全是黄土，大队人马走了一个来小时，念梅哀叹道：「这就是个大土坡嘛。」

「就是就是，我要是把今天拍的这些照片发给我妈看，她肯定以为我去的是陕北。」小郭一边擦汗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晒死我了，在山下还不觉得，为什么山上会这么晒啊。」

「我让你涂点我的防晒霜你还不听我的，」念梅说，「现在傻了吧。」

「好好我现在涂还不行么。」小郭嘟囔道。

「你现在浑身都是汗怎么涂啊，等待会儿吃饭休息的时候把汗擦干再说吧，」念梅一副教训的口气说道，「活该！」

赵远鹏走在两人身后，旁边是同系的博士后童光华，听着俩人的对话直乐。童光华凑到赵远鹏旁边小声说：「这俩小孩有点意思哈。」

「哎，你看看人家小郭，才来一个月就有进展了。你咋这么久就没点动作呢？」赵远鹏拍拍他的肩说。

「动作啥呀，」童光华估计是很久都没运动过了，走一步浑身的肉都在抖。「这些新生都比我小十来岁，我看着都有代沟。」

「你关键是长得就有代沟。」赵远鹏看看童光华凸起的小腹说，「估计也不怎么锻炼身体，虚了吧？」

「虚得厉害，」童光华苦笑道，「天天没完没了泡在电脑前面，吃饭也盯着电脑工作也盯着电脑，能不虚么。」他看看两人前后的队伍长度，问赵远鹏：「来了多少人啊今天，都是新生？」

「一共五十来人，大概新生占三分之二吧。」赵远鹏说。「对了，我上次见你不是听说你研究不太顺利么，最近怎么样？」

「嗨，还不就那么回事儿。」童光华似乎不愿多谈，生硬地换了话题。「不是听说这一届新生有个大美女么，我怎么没发现？还想着认识一下。」

「别做梦了大哥，」赵远鹏哭笑不得地说，「你还是做梦自己独立作者发篇 Nature 吧。方一涵倒是追过人家来着，干脆利落就被拒了。你哪点比得上方一涵？」

「我哪点比不上方一涵？他也就是比我年轻点而已。」童光华一脸不服气，「你看着吧，再过四五年，他也就我这样。」

赵远鹏摇摇头，也回头看看后面拖了老长的队伍，说道：「其实我挺头疼的，来这么多新生大多数我都不认识，手上只有名单，和人对不上号，万一谁走丢了怎么办。」

「你这学生会主席抓得也太细了，这种事根本就不该亲自管。」童光华一派老大哥的架式说，「我当年当主席的时候……」

「知道知道，您当年在华中理工有多叱咤风云我都背过了，」赵远鹏一口打断他，「反正我下届也不会选了，要不你来竞选主席？」

「我才不和你手下那几个小孩争呢，输了赢了都没面子。尤其是你那个副主席，永远都是一副就他行别人都不行的神气，二五八万的我看着就讨厌。」

「你还别说，下届最有希望选上的就是他。」赵远鹏笑着说，「他盯着这个位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到了山顶，赵远鹏忙着招呼大家坐下来吃便当，同时挨个点人数。小郭从被包里拿出三明治，看到念梅拿出一个紫菜包的寿司卷筒小口吃着，诧异地问：「咱们附近的超市有卖这个的？我怎么没发现过。」

「哦，这是上次我姐跟我去吃日本料理剩下来的。」念梅满嘴都是糯米饭粒，含混不清地说，「就剩了俩，就不给你分了啊。」

「对了你姐怎么不来啊，她今天又不上班。」

「她都不知道来过多少遍了吧。她跟我说过她刚来莫尼卡的时候就到处疯玩，连北边很多我都没听说过的山都爬过，这种地方当然不会错过了。」

「她真是……」小郭摇摇头，说，「你们俩还真不像亲姐妹。」

「本来我们俩就不算真正的亲姐妹。」念梅小声说道，又连忙叮嘱说：「不过你别跟别人说啊！」

「啊？」小郭大为诧异，「我记得你们说过你们是亲的啊。」

「不完全是啦，她妈妈很早就去世了，我妈是我爸的续弦。」念梅站起来拍拍腿上的土，盯着小郭说：

「你真的不许跟别人说，也不要告诉姐姐我告诉过你。」

「哦，」小郭点点头，正想接着问下去，看到赵远鹏走到附近了就住了口，冲赵远鹏喊道：「师兄这里就是终点了么？」

「其实还可以再往上爬一点，不过该看到的景色这里都能看到，市中心，天文台，湖……」

「有湖？」念梅一下子激动起来，「哪里哪里？」

「就在山背后的山脚下啊，你们光顾着吃东西了吧。」赵远鹏笑着指了指身后说，「走到那边拐个弯就能看到了，小心别掉下山了。」

念梅二话不说就奔过去，小郭拿着还没吃完的三明治也跟了过去，绕过一块大石头，两人都是哇的一声。就在山脚下的不远处，一片湛蓝的湖水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中央，湖面是一只蝴蝶的形状，落在山的阴影里，像枚幽暗晶莹的蓝宝石首饰丢弃在山坳里。「我从来都不知道莫尼卡还有这么漂亮的一个湖。」念梅喃喃到。

小郭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砰砰直跳。

每个周五的早上方一涵都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因为下午 Susan 要开组会。

他始终不能理解组会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一帮人围坐在一间屋子里沉默不语，尽量低着头避免被

Susan 逐个询问工作进展的时候注意到。不幸被点到名的人不得不在 Susan 严厉的目光下面结结巴巴地报告自己的工作，绞尽脑汁地把自己什么进展也没有的一周粉饰成结果丰硕的样子，企盼着尽快听到 Susan 从鼻子里哼出一声「Sounds good」。没有被点名的人满脑子都在想自己该怎么应付 Susan，点过名的人如释重负，开始心不在焉地想别的事情。没有人关心别人说了些什么，甚至也不关心自己说了什么或者 Susan 说了什么，只要把组会熬过去就好。

这个周五的早晨方一涵尤其焦虑，因为下午不但有组会，Susan 还让他专门做报告讲述自己的工作。他准备幻灯的时候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脑子里反复出现的一个念头是只制作一张幻灯片，上面写上一行大字：Susan's algorithm does NOT work.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忍不住真的做了这样一张幻灯，招呼金颖过来看。

金颖吃吃地笑：「要不你就真拿这个去讲吧，牺牲自己娱乐我们大家一次。」

方一涵被金颖身上的香水味儿弄得心神不宁，回过头看了她一眼，见她正靠在桌子上对着化妆镜刷睫毛，诧异地问道：「你开个组会也要化妆？」

「什么呀，我和人约好了晚上去看电影，我怕组会又开到老晚，就先收拾好了呗，反正 Susan 一向不注意我。」

方一涵其实一直都没弄明白她究竟在和谁 date。不过他也没再问下去，只自顾自地说：「问题是我已经把各种办法都想过了，它确实不收敛啊。」

「那你就多算几组数据给她看呗，反正她看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没什么可骂你的了。」

「我已经把我算的所有数据都贴上去了，也就五六张幻灯片，还是不够啊。」

「这不还有几个小时呢嘛，你再加把油多算几组。到时候讲慢点，最好你把组会时间都占完了，Susan 就没工夫管我们了。」金颖跳坐到桌子上，两条腿晃来晃去，高跟鞋的鞋跟一下一下轻敲着桌子抽屉的把手。方一涵愁得把脑袋都快挠破了，又送了一组数据给服务器去算，靠到椅背上叹气到：「这个数据太大，估计开会前结果来不及出来。不管了，就这么着了。挨骂就挨骂吧。」又想起来这批来自神经系的数据里有个问题需要去找那边的孙宏斌讨论，想着坐在办公室里也是干等着焦虑，趁这时候正好去一趟。

孙宏斌这里他去过好几次了，这边条件比他那里好得太多，一间占了半个楼层大的大办公室，cubicle 之间都用大厚玻璃墙隔断，墙上是精细的带着 logo 的花饰，桌子椅子都是新买的，更不用说每人面前都有两个超大的屏幕。方一涵听说神经系最近刚拿到 NIH 一笔几百万的基金，一大半都扔在了硬件更新

上，连门口的门禁都换成了瞳孔识别装置。方一涵第一次来的时候卸下眼镜对着那个装置上的红色摄像头盯了半天才成功地录入了自己的身份，心想，真是烧包啊。

走到孙宏斌的门外，门是虚掩着的。方一涵踌躇了一下才去敲门。他其实很不喜欢和孙宏斌打交道，总觉得他虽然总是笑着对人，但是笑容里藏不住那种其实谁都瞧不起的神气。他看过孙宏斌的简历，确实很漂亮，少年得志，年纪轻轻还没拿到 tenure 就已经已经开始出书了。但是他每次都宁可谈完了就赶快走人，一句话都不想多说。

「进来。」孙宏斌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写些什么，抬头看见方一涵，点点头说，「坐吧，稍等一下我就完。」

方一涵坐下来打量了一下孙宏斌，他永远把头发一丝不苟地梳成三七分，带着金边眼镜，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一点也不像这座校园里典型的学者装束，举手投足都带着不由分说的自信。他忙完手边的事情，抬起头来问方一涵：「上次的数据怎么样，开始出结果了么？」说话语速很快，虽然是南方人，声音自然带着一点糯软，但是还是显得咄咄逼人。

「我就是因为那个数据来找您的。那个 shape 应该是拓扑上闭合的，否则就没法做和球面之间的映射，但是您给的数据中间有洞……」

两人讨论了一阵。孙宏斌始终皱着眉头，虽然没说什么，但是给方一涵的感觉却像是在说这都是他带来的麻烦一样。方一涵被孙宏斌的表情弄得一阵窝火，却只好还是陪着笑脸说下去。直到孙宏斌挥挥手说：

「算了，今天 Alex 不在，下次我们和他一起讨论一下好了。」方一涵才暗自舒了一口气。Alex 是孙宏斌的博士后，更了解技术细节，方一涵其实本来就觉得找他讨论更有效率，省得每次还要给孙宏斌解释半天问题所在，他听不懂还要觉得是自己讲得不清楚。但是上次他越过孙宏斌直接找 Alex 就弄得孙宏斌很不高兴，于是他只好还是每次都先来找孙宏斌。

回到办公室，金颖不知道溜出去干什么了，要计算的结果果然还没有出来，方一涵坐在电脑椅上转来转去，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他想，国内家里的亲戚对他在美国的生活的想象没准就是像孙宏斌那样的。但他和孙宏斌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像是触手可及，又好像隔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一样。

到了组会上，方一涵本来就心虚，报告讲得结结巴巴，连金颖都替他捏了把冷汗。他做好了破罐子破摔的准备，却发现其实 Susan 反而比想象中的平静许多，一言不发地听着他的报告。听完了连评论也没有，直接开始布置别人的工作。方一涵坐回原处，纳闷地想：这就过关了？

结果他还是高兴得太早了。组会快要结束，大家已经开始向外走去的时候，Susan 忽然喊住他说：「会后到我办公室去一趟。」他一颗好不容易放松下来的心又悬得老高。金颖用同情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躲在别人后面飞快地离开了会议室。

他跟在 Susan 身后走进她的办公室，很想说句玩笑话让自己显得轻松一点，却又想不出什么话合适，正犹豫间，Susan 先发话问道：「你读 Ph.D. 几年了？」

「三年了。」

「也就是说你需要两年内做完毕业研究。你来这里以后发了几篇论文了？」

「有……一篇正在写。」

Susan 点点头，语气并不严厉：「你觉得自己进度如何？」

方一涵张了张嘴，没出什么。Susan 盯着他，口气陡然尖锐起来：「我替你说吧，你的进度恐怕是没法毕业的。你要是还按照现在这个步伐做研究，我劝你直接回中国去好了。」

方一涵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还没反应过来，只见 Susan 接着说道：「我当时给了你好几个问题

让你自己选，现在你做的这个问题是你自己选的。选完了之后你拿回去研究，过了好几个月拿回来告诉我没思路，我给你建议了一个算法，你又拿回去好几个月，现在告诉我这个算法你试过了，不收敛。如果这就是你的研究成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花很多经费找一个博士生来做这些事。我完全可以花很少的钱找一个本科生来编程实现这个算法，然后也能知道它收敛还是不收敛，也许还更有效率一点。」

Susan 的语调并不高，也并没有发怒的样子，但是方一涵坐在椅子上听着，全身都有些麻木，一动也动弹不得，只呆呆看着 Susan 的嘴一张一合：「科研是什么？有一个问题放在那里，你想办法把它做出来，一个办法不行，就换一个办法。我每周坐在办公室等你来跟我讨论，是让你来跟我讨论什么办法可行，不是让你来跟我讨论什么办法不可行的。」

她停下来喝了口水，看了看方一涵的表情，仿佛很满意自己的话所造成的影响，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你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还要接着做这个问题或者换一个问题。我当时给你列的那个问题列表你还有什么？」

「有。」方一涵嗓音干涩地说了一声，声音把自己也吓了一跳。

「嗯，那就这样吧。」Susan 看着他点了点头，表示谈话到此结束。

方一涵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办公室的。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所有人的电脑都关着，显然是各自去过周末了。只有自己的屏幕还亮着，上面显示出自己去开组会前开始算的那一组数据的结果。方一涵坐在座位上出了半天神，苦笑了一声，挪动鼠标去关闭那个显示数据的窗口。

鼠标忽然停住了。他不能置信地看着那个窗口，上面显示出一条漂亮的收敛曲线。

方一涵摇摇脑袋，站起来走了一圈，又回到电脑边坐下。把那幅图表打印出来，第一反应是拿去给 Susan 看。刚出门又折回来，坐在电脑前面开始一条条查看代码。

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他终于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往椅背上一靠，沮丧地说不出话来。新的数据的数组尺寸和之前的不同，而他忘了给代码里相应的位置修改数组尺寸参数了。

「不对。」他的脑子还在急速地转着，「这就相当于我人为给这条数据周边补上了许多零，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额外的边界约束条件。但对实际的现实问题来说我们也可以不失一般性添加这样的约束，这就是说……」

他跳了起来，拿着打印出的图表一路小跑冲到 Susan 的办公室门口。可是 Susan 的门已经锁上了。

第三章 谁爱风流高格调

夜色已经深了，无论向左还是向右望去，四周都只有一片黑黢黢的山影，也看不出是高是矮。只有眼前这一条蜿蜒伸向天际的公路才让这里显得不像是完全的不毛之地。公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但是都开得飞快，从车里向前看出去，只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红色尾灯向河水一样向前流动。

「想什么呢？」副驾驶位上的雨晴回头瞄了小郭一眼，见他怔怔地看着窗外发呆。

「我觉得这感觉好奇怪啊，这么多车都开向同一个方向，大家就这样在这么黑的野外一起赶路，但是谁也看不清别人是谁。」小郭头靠在车窗玻璃上喃喃地说，「你看刚才那辆 SUV，和我们并行了半天，像是很默契的朋友一样，可是它一下子说离开就离开了，连声招呼也没法打。」

雷诺握着方向盘笑了笑，没有说话。雨晴侧过脸来看着他：「你是不是在美国开车太多了，看着这些车流已经毫无感觉了？」

「不是，我也经常有这个感触。」雷诺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指示，向外换了两个车道，一边查看后视镜里的车况一边说，「我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前后左右这么多车，每辆车里面都有人，每个人有他的故事，他

的目标，他漫长的人生，然后就会觉得，在美国这么大的土地上，我们自己的事真像是沧海一粟一样微不足道。」

「为什么我以前在国内坐车没这种感觉呢？」小郭说。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城市里待着吧。」雷诺从后视镜里看了看小郭又看看念梅，轻声问，「她睡着了？」

「嗯，」小郭说，「刚才从 outlet 出发不久她就开始困了。她好像前两天一直在赶着做作业，弄得很累。」他看了看身边，念梅正靠在后座的角落里闭着眼睛打盹，嘴巴微微撅起，偶尔磨一磨牙，好像在跟人闹别扭似的。

「感恩节四天假，这才第一天就把作业赶完？」

「她说周末要 party 还要逛街，就提前做了。」小郭说，「我也挺佩服她的，我从来都是最后一天才做。」

「你 party 都邀请谁了？」雨晴转过头来问。

「咱们四个，赵远鹏和他女朋友，梅梅她姐好像还叫了一两个她的朋友，就这些了。」小郭说，「我还叫

了方一涵，但是他说不一定能来。赵远鹏跟我说他最近超级忙。」

「我听说他导师超级 push 的。」雨晴说，「听得我好害怕。」

「他导师怎么了？」雷诺问。

「说是他最近研究有个突破，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很有潜力，然后导师就天天薅他干活，本来嫌他没成果 push 他，现在发现有希望了，push 得更狠了。」小郭说。

「没事，杨凡据说人还不错，不至于这么整你。」雷诺笑着安慰雨晴。

「你怎么知道，你认识他？」雨晴看着他问道。

「我跟他以前的学生打听一下就知道了啊。」雷诺说。

「你干嘛打听这个？」雨晴话到了嘴边才反应过来不问比较好，暗自咬了一下嘴唇，忽然听到汽车连着嘀嘀几声，驾驶面板亮起红灯闪烁了两下，然后发动机瞬间安静了下来。雨晴看看雷诺，发现他也是一脸惊诧：「怎么回事？」

「不知道。」雷诺茫然的说，重新给车子打了一次火，又是嘀嘀两声，旋即熄火。雷诺有点着忙，低声说，「不会这会儿车子坏了吧。」

雨晴对汽车一点都不懂，但是看到雷诺有点失了方寸的模样，安慰他说：「没事没事，你别着急，冷静一下可能就有办法了。」

雷诺没说话，心烦意乱地回头张望了一下车流。这么一耽搁，自己已经和前面的车子落下了不少的距离，后面的车不明所以，纷纷按喇叭示意。小郭和念梅都被吵醒了，念梅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我们到了么？」雷诺看看雨晴，见她一脸关切地望着自己，但是神色并没慌乱，心里放松了一点。低头想了想，看看自己正在公路的最外道，对剩下三个人指挥道：「帮个忙，下车帮我把车子推到路边。」

「好，怎么推？」雨晴见小郭和念梅都不明所以，二话不说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问，「就在后面往前推就行么？」

「嗯，不需要太用力，其实很轻的，就像推自行车一样。我在车里打方向盘，你们在后面稍微用点力就行了。小心后面的车。」

雨晴和小郭念梅下了车，雨晴对后面的车子用手势比划了一下，小郭看看念梅那边的汽车比较多，绕道她另一侧对念梅说：「你站中间好了。」三个人一起用

力，结果发现汽车比他们想象中果然轻得多，缓缓向前滑出公路，到路肩上停了下来。雷诺走出汽车，摇摇头说：「我买这车的时候 dealer 跟我说这车有时候会燃油泵过热暂停工作，我当时听了也没当回事也从来没遇到过，没想到竟然会在今天遇上。」看看三个人都盯着自己，苦笑了一声说，「实在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小郭说，「挺好玩儿的，我还是第一次推车呢。」念梅好像还没太睡醒，睡眼惺忪地问雷诺：「我们可不可以坐进车子？我有点冷。」

「哦快进来吧，我都昏了头了。」雷诺连忙招呼小郭和念梅坐回车里，看看雨晴身上穿了件毛衣，问道：「你冷不冷？赶紧进来吧」

「我没事，坐了半天车正好在外面站一会儿。他们估计是刚才睡着了才会觉得冷。」雨晴站在车外，靠着路边的木栏伸了伸懒腰说。

雷诺嗯了一声，从车子后面的储物箱里拿出一件皮夹克递给雨晴说：「还是披上吧，毕竟是半夜了。」

雨晴依言接过，看着雷诺小声说道：「这好像还是我第一次见你为什么事情慌乱呢。」

「啊？是么，」雷诺站在雨晴身边，和她并肩靠在木栏上，「怎么说？」

「你一直对所有事情都显得很老练很拿得定主意的样子。」雨晴的口气里带着点隐约的笑意，「我觉得刚才这一遭挺好的。」

雷诺看看雨晴的表情，嘴角微微朝上撇了一下，没说什么。

「所以你刚才说车是什么问题？我其实没听懂。」

「哦，就是燃油问题，供油不畅，车子凉一会儿按说就能恢复正常了，待会儿我重新打火试试，运气好的话我们不需要救援也能正常开回去。实在不行可能要叫救援，但我觉得我们运气不会那么不好。」

雨晴点点头，又小声问：「刚才在 outlet 小郭是不是和梅梅闹了点意见？我被梅梅拉着去买包，光看小郭跟你嘀嘀咕咕的。」

「没有啦。」雷诺摇摇头，「他主要是对大半夜跑到这种荒山野岭里感恩节购物这件事不是很理解。我跟他说明这种事不用理解，就当是民俗来接受就行。他毕竟是头一次接受盛大的消费主义洗礼，特别是还是第一次陪着女孩子来逛，感触比较多。」

「哦，你是第几次陪着女孩子？」

雷诺噎了半晌：「车应该能发动了，让我试一下，希望这次顺利开回家。」

果然发动机再没出问题。这么一折腾已经是凌晨四点多，黎明的影子还没出现，但是路上已经浮起了晨雾。雷诺打开雾灯，灯光照在雾里，像在黑暗里切出一条路一样。周围都是深沉的夜，在灯光下微微显出湛紫色来。小郭和念梅早已沉沉睡去，他见雨晴兀自强撑着睡眼，劝她说：「你也睡吧，我没问题的。」

雨晴犹豫了一下，点点头说：「那你觉得瞌睡或者无聊了的话叫我。」蜷缩在座位里沉沉睡去。雷诺看着雨晴眼皮下面微微跳动的眼球和翘起的睫毛，有种想拿手去碰的冲动，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把目光收回来看着车前的路。

「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不知道为什么，他脑海中忽然想起这句歌词来。

感恩节长周末的周六下午，太阳还没落山，念梅和小郭的公寓里就已经热闹成了一片。大饭桌上铺了一层塑料膜，上面摆着好几盘水果，有切好的菠萝，西瓜，还有一把莫尼卡不容易见到的桂圆，雷诺带来的两瓶红酒也立在一边还没开封。念枫和雨晴都在厨

房里一边准备菜料一边聊天，雷诺和念枫的两个同事趴在电视前正要把 Wii 和电视连在一起，念梅拆开刚买来的一次性纸杯，在桌子上一字排开，小郭正在研究开瓶器怎么用，听见门铃响了，喊了一声「来啦」，放下开瓶器去把门打开，见赵远鹏和周晓虞站在门外，连忙把他们往屋子里让。

赵远鹏笑着说：「猜猜谁来了？」小郭这才注意到也方一涵站在赵远鹏身后，愣了一下，连忙大声说：

「方一涵师兄你也来了啊，太好了。」自然是喊给屋子里的人听的。

赵远鹏和晓虞提着两打 Corona 走进来说：「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缺水果，就买了这个。」方一涵是最后一刻才想要来的，什么也没买，有点不好意思。赵远鹏和念梅寒暄了两句，又远远冲着厨房里的念枫和雨晴打了声招呼，看到雷诺他们在安装 Wii，连忙过去帮手。他素来擅长交际，嘻嘻哈哈几句话过去，和每个人都像是多年老友一般。方一涵看在眼里，不由得有点羡慕。

晓虞走进厨房，看到烤箱上摆着一只硕大的半熟火鸡，笑道：「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火鸡上桌之前的样子呢，真壮观。」念枫回头笑着说：「这屋子里其实估计也没几个人吃过，我也是第一次做，咱们就只是吃个新鲜，你们待会儿别期望太高就行。」她以前和赵远鹏认识，和晓虞虽不熟悉，也彼此见过几面。见晓虞挽了袖子要帮手的架势，就把身上的围裙卸下来

递给晓虞说：「要不你来给雨晴帮忙吧，我去收拾火鸡去。」雨晴正在切菜，她和晓虞只在中国超市见过一面，想起来觉得有点尴尬，笑着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晓虞对雨晴却没什么好感，只和念枫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过不多时，雨晴和晓虞把几个菜端上桌来，大家端着杯子喝酒聊天，只是火鸡还没上桌，都不动筷子。念枫看看表说：「差不多了，小郭，梅梅，来帮我端火鸡。」雷诺正和赵远鹏聊天，闻言放下酒说：「我和小郭来吧，你们累半天了。」进厨房打开烤箱，小心翼翼地烤盘拖出来，和小郭一起举到桌前，大家手忙脚乱地在桌上收拾出一块空地让他们把火鸡放下，见那火鸡占了大半个餐盘，外皮已经烤的焦黄，胸腹都剖开了大口子，里面的蔬菜填料冒着热腾腾的蒸汽，蔚为壮观，都叫了一声好。

念枫举起酒杯冲着桌子对面的小郭说：「今天算是你搬进来之后第一个大 party，你来给个 toast 吧？」小郭猝不及防，有点手足无措，噤嚅了一下也举起酒杯，又看了一眼念梅，见她笑嘻嘻地看着自己，镇定了一下说：「谢谢大家今天捧场，特别谢谢大厨。大家……敬火鸡一杯吧。」众人哄笑起来，也都举起酒杯来，乱糟糟地互相碰杯。

小郭从没吃过火鸡，放下酒杯就兴致勃勃地给自己切了一大块火鸡肉放在盘子里，回头正想问问念梅要不要，见念梅连忙摇手，一副敬谢不敏的神情。等他吃

到嘴里才明白，原来火鸡肉还真是又难嚼又难咽。好不容易把自己盘子里的肉吃完，小声冲偷偷在笑的念梅抱怨到：「是你姐姐做得不好还是这东西本来就这么难吃啊？」话音未落，头上就被拍了一巴掌。回过头才发现念枫就站在身后，一边拿啤酒一边说：「有的吃就不错了，哪儿这么多毛病？」

酒过三巡，大家也就都不站在饭桌边了，端着食物和饮料走来走去各自聊天。方一涵一边和小郭说话，一边克制住自己的余光不要去看雨晴。他本来不想来，既是因为工作太忙，也不想见到雨晴和雷诺在一起。等到赵远鹏和晓虞临出门的时候又问了一声他到底去不去，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呆在公寓里过节太凄凉，才临时改了主意。来了之后见雨晴并没表现得和雷诺非常亲昵，心里自在了点。

「你们在聊什么？」雨晴的声音忽然从身后响起。

方一涵杯子一抖，差点把饮料洒在身上。他没料到雨晴直接走过来和他打招呼。他们已经许久没面对面说过话，他看着她笑意盈盈的脸，感觉喉咙都有点发紧。「哦，我在给小郭讲我最近的研究项目。」他说。

「我听说你是不是有个突破？祝贺啊。」雨晴说，「是什么感觉？我还没有体会过自己独立做研究取得新成果的感受呢。」

方一涵没想到她也听说了这事，心里暗自一阵开心。

「嗨，其实也是无心插柳。」他三言两语解释了一下项目的具体内容，发现自己讲起工作的时候声音还是变得从容自信了一点。「还挺忙的最近，因为突然多出好多试验要做，然后要看新方法能不能推广到别的领域。」

「做完这个项目是不是就能毕业了？」雨晴问。

「那我可说不好，」方一涵耸耸肩。「说老实话，我甚至都不知道怎么叫做完。」

「有没有人打游戏？我打半天了谁来替一把。」赵远鹏远远拿着 Wii 的操控杆喊道。「方一涵？」喊完了才注意到方一涵正在和雨晴说话，心想自己打岔的真不是时候。

「……哦，来了。」方一涵愣了一下隔空应道。

雨晴看出端倪，说「正好我去给大家切点水果。」转身向厨房走去。念枫正从厨房出来，和雨晴擦身而过，两人点头笑了笑。

念枫来到墙角的沙发边上，见雷诺拿着酒正在研究墙上挂着的画，走过去说：「我以前的涂鸦，批评一下吧？」

「啊？我正在猜是谁的作品呢，有点 Rothko 的意思。」雷诺转头说道，见念枫也捏着啤酒，举起酒瓶和她瓶颈相交碰了一下，举起来喝了一大口。

「Rothko 最容易糊弄。」念枫笑嘻嘻地说。「刚才一直没顾上和你打招呼，我是久仰大名了。」

「我们其实见过的。」雷诺说，「去年 Fred 的 party 我也去了，他把我介绍给你来着。只不过你大概不记得我了。」

「啊，真不好意思，我确实不记得了，我这人不太能记住生人，那天人又太多了点。」念枫歉然道，「不过现在应该忘不了了。」

「没事，当时你的注意力估计也都放在 Fred 身上了。」雷诺眨眨眼说。念枫一口啤酒喝到一半，闻言一下子呛在嗓子眼里，咳嗽了半天。雷诺拍拍她的背说：「别这么心虚嘛。」

「哪有心虚啊，」念枫咳了一阵已经平静下来，只是白皙的脸颊上一团酡红还没完全散去，「我只是没想到这种陈年八卦还有人知道。我是不是应该杀人灭口？」

「我不说出去就行了，不过你确实可以考虑一下怎么堵我的嘴。」雷诺抬头看看周围没有旁人，小声笑着说：「要不你讲讲你和方一涵是怎么回事吧？」

念枫看看周围，摆了一下脑袋说：「出去说吧。」

两人走出公寓，在夜色里的街道的路沿上坐下。街对面的墓地上空悬挂着一轮皎洁的圆月，给墓地里的十字架染上了一层银光。四下悄然无声，只有身后公寓里隐约传来众人的笑闹。念枫举起酒瓶抿了一口，看看雷诺：「要不先说说你和雨晴是怎么回事？」

「雨晴啊，」雷诺看着远方，声音似乎和在屋子里的时候相比低沉了一点，「也没发生什么了，她……唉，挺麻烦的。」

「但是大家已经都开始把你们看成一对了呀，」念枫笑着说。

雷诺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转过头来说：「说你和方一涵吧。到底发生什么了？你妹妹都好奇死了。」

「她还真是不给我留点隐私。」念枫摇摇头，轻声笑道，「也不复杂其实。去年吧，和方一涵偶然认识了，然后他追我来着。当时我和 Fred 刚分开，正是低谷，也想让自己尽快 move on，就有点轻率地答应他了。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不合适，毕竟方一涵的个性你应该也大概知道，虽然很踏实的一个人，但是终究还是怪闷的。所以很快就又分开了，都不知道该不该算是真正在一起过。」她屈起腿，把头埋到肘弯

里，闷闷地说，「挺折腾他的当时，我后来一直都觉得有点抱歉。」

「那为什么念梅说好像是方一涵很怕见你的样子啊？」雷诺不解道。

「因为他后来为了挽回我干了一件很出格的事情。我当时在外面开一个重要的会，然后他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当众弄了一大堆花，就那样……唉你也知道，有些事情做对了就很浪漫，做得不对就非常 embarrassing，我当时又不好在外面跟他翻脸，但是生气得够呛。后来他大概自己也觉得闯祸了，那个事情反而成为一个很彻底的休止符。再后来，他大概就不太好意思见我了。」

「方一涵还有这一手，真看不出来。」雷诺一边听一边笑，「我觉得我就未必有胆量这么干。」

「这可难说，谁也说不好上头了会做什么疯狂的事情呢。」念枫回头看看公寓，透过窗子正好隐约看到雨晴把一大盘水果端上桌子分给大家，叹了口气说：

「多好的姑娘，要是让你追到还真是可惜了。」

「你这叫什么话，」雷诺哭笑不得地说，「好像我很差劲似的。」

「你当然不差劲啊，否则一堆人追她她也不会就对你另眼相看。不过，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啊，反正我也就

是在这里私下随便说一句，说了也没什么实际效果。我觉得吧，要是不论个人条件优劣，只看性格，其实方一涵可能比你更适合雨晴一点儿。」

「为什么？」雷诺看着念枫认真地问。

「没什么理论，只是我觉得，方一涵可能比你更在乎他追到手的女孩子。他不像你这么擅长追女生，但他追到手了也不会就开始退缩。」念枫侧枕在胳膊上看着雷诺说。「不过这都是我这个外人在瞎说的，最终还是要看雨晴喜欢谁啊。」

雷诺好像刚刚认识念枫一样地看着她，看着她身体蜷在一起坐在自己身边，短发轻柔地在耳边翘起，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自己，良久，忽然轻轻笑道：「你现在的样子好象一只猫啊。」

「有吗？有吗？」念枫坐直身体，装模做样地看了看自己全身上下，又放松下来说：「我以前真的养过一只猫，念书那阵全靠猫陪着我，后来太忙了总是跑来跑去才只好放回爸妈那边。你呢？养过宠物没？」

「我想过要养猫的，不过他们说养猫的男生都是 gay……」

念枫大笑起来，清脆的声音在夜色里传得很远。她跳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对雷诺说：「我还剩一口酒，我们干掉然后回去吧。」

等众人一一散去，已经临近半夜了，小郭和念枫念梅一起最后把杯盘狼藉的桌子收拾干净。屋子骤然从欢声笑语中沉寂下来，显得仿佛带着一点压迫感，让三个人说话声都变轻了些。手忙脚乱收拾了半晌才算把屋子差不多恢复原样，小郭伸了个懒腰，问念枫：

「你要怎么睡？要不你睡我那里，我睡客厅沙发好了。那反正本来也是你的屋子。」

「不用不用，」念枫笑着说，「我就在梅梅那边凑合睡就行，你别管我们了，安心睡你的吧。」

小郭点点头，看起来也是困得够呛，跟姐妹俩道了声晚安走进自己的卧室。念枫把剩下的饮料放进冰箱，拍拍手说道：「偶尔搞一次 party 还真是满累人的，下次又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公寓以后肯定会成为一个 party 中心，地方又合适，离学校又近。」念梅走进卧室说，「不过就不知道再过几年这些人还都在不在。」

「咦？这话真不像我们家小丫头的口气。」念枫捏捏念梅的脸蛋说。

念梅也上了床，两人都安静了下来。过了许久，念枫已经快要慢慢进入梦乡的时候，忽然听到念梅在床上轻轻问道：「你和雷诺今天都聊什么了啊。」

「随便聊了点八卦，关于他和雨晴的事情。」念枫迷迷糊糊地说。

「你觉得他们俩能在一起么？」

「我不知道啊，也许可以吧。但是我总觉得长远来看挺悬的。」念枫清醒了一点，疑惑道：「你问这个干嘛？」

「我挺希望他们俩能在一起的，我喜欢雷诺。」

念枫扑哧一笑，「你不喜欢小郭了？」

「什么和什么呀，两码事！」念梅在床上翻了个身。
「那你觉得小郭到底怎么样嘛。」

「这要看你啊，又不是我喜欢他。不过和我刚见他的时候相比，最近好像又懂事了一点哎。」念枫忽然换了一副郑重的语气轻声问：「你们……没……睡过呢吧？」

「啥？」念梅愣了一会儿忽然反应过来，一蹬被子抗议道：「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肮脏呢，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

念枫在黑暗里吃吃地笑，过了一会儿又问道：「那你知道安全措施怎么做吧？这种事情上不能迁就。」

「……我不和你说了。」念梅又大动作翻了个身，把床垫压得吱吱嘎嘎响。过了许久，她把头埋在枕头里闷闷地「嗯」了一声。

十二月的莫尼卡气候依然宜人，只是雨水多了一些。对赵远鹏来说，在一个下雨天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坐在楼下大厅的落地窗前，一边吃午饭一边和别的中国 PhD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这座大厅宽敞明亮，室外种着一丛丛棕榈树，阳光从树影间照进来，让它显得像个巨大的温室。它坐落在三个系的交界地带，经常会有自己不认识的中国学生走过，偶尔也有人驻足加入。赵远鹏常常觉得，再没有什么比坐在沙发里认识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更有趣的事情了。

童光华也常常在这里吃午饭，虽然是博士后，但是他孤身一人又懒得做饭，每次总是从学校的 food court 买点快餐当午饭，让自己混迹于一堆博士生中间。赵远鹏总笑话他：「你看看有几个博后一天到晚和我们混的？」他也并不生气，只说：「我本来也就是个大龄博士生嘛，只不过拿得钱比你多而已。」

剩下常来这里吃午饭的大多是博士生，每天几乎都总在讨论各种网上的时兴话题。赵远鹏隐然是这一群人

的中心，但他平时并不太插话，只偶尔淡淡说一句：「别扯淡了，说点别的吧。」童光华却总是很起劲地参与聊天。这天的话题碰巧和他自己切身相关，他更是议论得口沫横飞：

「要我说，这个博后制度就应该彻底改革，否则十年之内肯定要出问题，咱们走着看就是了！」

赵远鹏微微一笑，正想插话，转头却看到方一涵走进大厅门口，连忙招呼道：「稀客啊，怎么到我们系这边来了？」

「我不是去你们系，我是去 neuro science 那边的。」方一涵左右看看，有一多半都是熟人，就一屁股坐在赵远鹏边上，向童光华点了点头打了个招呼，从他面前拿了片薯片扔进嘴里，「你们聊啥呢？」

「童大哥在跟我们解释为啥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赵远鹏说。

「我自己是博后是一码事，博后这个体制好不好是另一码事。」童光华说，「你说让这么多人干博后，又不给人解决出路，这不是坑人呢么？」

「那以前那么多博后都怎么办的？博后这个制度也有好几十年了吧？」坐在方一涵旁边的一个胖子插嘴道。他的话音甫落，四周立刻响起一片反驳声：「以

前能一样么？以前博士毕业就有工作，实在不行了才去做博后，哪像现在人人都要做。」

「而且我们学生物的还要做俩。」一个满脸麻子的男生接了一句。

「为啥博士这么供过于求了？不对，为啥以前博士就不这么供过于求？」一个眼镜男问。

「都中国和印度来的吧，」麻子男说，「还有东欧伊朗什么的，那边很多人也跑到美国来了。我听我老板说他毕业那时候都是直接 tenure track 的，现在想想都不可思议。」

「你老板多大啊？」眼镜男问。

「七十了吧？我也不是很确定。」麻子男说。

「操，你咋不从秦始皇说起呢。」眼镜男说，「爷爷辈的事情了都。」

「他可以不招这么多人啊，又不是有人申请他就必须招。」童光华摆摆手说，「你说那个只能解释为啥有这么多人想来美国，真正的原因，你听我说，就是因为这帮老板发现 Ph.D. 好使，工资不算高，又能干活，而且不敢不好好干，否则一开除了连身份都保不住马上卷铺盖回国，所以可着劲儿招人。这么多

Ph.D. 毕业了又找不到工作，就只好一直干博后了。」

「那最后那么多博后都跑到哪里去了？」眼镜男问道。童光华摇摇头，没说话，埋头吃薯片。

「都去 industry 了吧。」胖子底气不足地说。

「哪有那么多 industry position 给博后。」眼镜男摇摇头说，「博士还是博后对 industry 来说没太大区别，博士还年轻点。除非你有绿卡还好说，我知道好多人就是拼命干好多年博后就为了混张绿卡下来然后好找工作。」

「其实也不是所有专业都这样吧，好像也就是生物和化学惨一点。Engineer 好像还好，数学物理也都还好。」赵远鹏转头看着胖子：「你们 CS 是最好的了吧，我听说好像都不用干 postdoc 啊。」

「早不行了。」胖子摇摇头说，「以前好像是这样的，我是没赶上，除非去 teaching track。」

「那也比生物好多了吧，」麻子男说，「我们 postdoc 一般都比 phd 时间还长，今年我们系新来了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都四十出头了才开始 tenure track。我看他每天好像还干得挺带劲的。」

「不带劲行么，都四十了，也没退路了。」眼镜男说，「生化环材一个实验室一个 PI 下面本来就需要一堆人干活，这些人又不可能以后都成为 PI，当然就找不到工作。不像数学物理，没有这种大实验室的结构。」

「所以说男怕入错行，他妈的当年也不知道是谁骗我们说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麻子男叹了口气说，「我们当时来念生物的都是各省的状元，现在想起来真是扯淡。」

「人家只说是生物学的世纪，又没说是生物学家的世纪。」胖子嘻笑道，「就像二十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也没见物理学家混得有多好啊。」

「物理学家至少能上街当矿工。」麻子男嘟囔道，转眼看到童光华和方一涵窃窃私语老半天，问：「你们俩说啥呢这么亲热？」

「没说啥，我就跟他说要追女生就要豁出去，胆子要大一点。」童光华好像兴致好了一些，嗓门又大了起来，「现在女生都喜欢刺激，你光对她好没用，你得带着她去干她没干过的事情。她一激动一紧张，就觉得对你有感觉了……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啥？」

大家彼此看了看，都没做声，还是赵远鹏打破了沉默：「你这么懂理论，怎么到现在还是单身呢？」

众人说笑一会儿，也就渐渐散了。方一涵见童光华走得远了，小声问赵远鹏：「童大哥博后也有两年多了吧，他接下来去哪里啊？」

「我也不知道，」赵远鹏说，「我上次问过他，他只说他还在找，这会儿反正也还早，要再过两三个月才会有消息。不过说实话，我觉得他挺危险的。他和这边老板处的一点也不好，两年了也没作出多少东西来，应该是拿不到什么 tenure track 的 offer 吧。」

「那怎么办？再接着做一个 postdoc？」

「这已经是第二个了啊，他之前在中部一个 national lab 做过两年了。」赵远鹏说。「我看他自己也很着急，最近成天发牢骚，而且特别容易激动。」

「我就是刚才觉得他好像很不痛快才问你的。」方一涵说，「你有没有觉得他看起来怪怪的？」

「唉，我记得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估计是压力太大了。」赵远鹏把视线转到落地窗外，看着日光在棕榈树的树叶间撒下点点光斑，沉吟着说道，「他平时都是一个人呆着，好像也没有室友，每天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和我们能聊几句，应该心里也实在是憋得慌吧。」

「那如果到时候没有 offer 怎么办啊，他是不是就只能回国了？」

「我说不好，如果想留下来应该总有办法的。」赵远鹏摇摇头，「其实换了别人也许可以让老板帮一把，至少找个临时性职位。他偏偏之前把老板得罪了，两个人后来都不怎么说话，他等于是自己一个人在做研究。这就不好办了。」

「怎么回事？」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听说是他刚过来之后很快就觉得这边这个老板做的方向和他不 match，所以就想要换一个老板。」赵远鹏说，「但是他没处理好这个事情，他找了我们系另一个教授谈，结果他不知道那个教授本来就和他的老板是对头，他老板知道了就很不高兴。他说话又不小心，在别人面前抱怨自己老板的研究，话传到老板耳朵里了。偏偏那个新老板本来说好了的 funding 出了点问题，等于是把他晃点了。结果他就……这一年多他其实就算是被晾起来了，要不是他在之前自己申请到一笔 funding，他老板估计早就把他赶走了。」

方一涵叹了口气，颇有点兔死狐悲，挥挥手告别了赵远鹏走出大厅，心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每次看到童光华，他都觉得好像看到了自己六七年后的样子。换老板，换城市，换 project，这样一轮一轮循环下去，步入中年每天还是要提心吊胆。他想起自己早上

去国内一家实验室的网站查资料，网站头条是宣传部热情洋溢地歌颂一个海归事迹的通稿：

他在美国留学的最大心愿就是要掌握一批先进的科研成果回到祖国。为了这个心愿，他艰苦奋斗了十年。

在大学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废寝忘食地进行科研工作。很多人改行了，他却为了能学有所成，一直咬牙坚持着。就这样，他取得了一系列尖端的科研成果。为了事业，他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甚至爱情，至今孤单一人。

他在美国的导师用高薪热情挽留他留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却被他婉言谢绝了。

朋友们都不理解他的选择，而他总是淡淡地一笑说，祖国养育了我，我没有理由不回到祖国。

……

方一涵在心里设想了一下把那则通稿里的人名换成自己，苦笑着摇了摇头。却一眼瞥见远处雷诺转过走廊的转角向自己的方向走来。他脚步一顿，看到雷诺和自己的目光对在一起，势必避不开了，只好无声地吐了口气，笑着迎上去打了个招呼。见雷诺一如既往一脸轻松自在的样子，方一涵忍不住想，为什么他好像从来都不会为这些事情发愁？还是说他只是表面看起来显得很从容而已呢？

雷诺不知道方一涵一霎时心里转过了这些念头，看到方一涵也只是笑着打了个招呼。他当然知道方一涵和雨晴之间的事，也并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甚至想过没准可以和他以后交个朋友也说不定。但是和方一涵打过几次交道之后就发现，方一涵固然并不讨厌，可是也实在和自己不是一个性格，聊起天来无论如何都停留在彬彬有礼的层面上，所以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这幢楼里看到方一涵让他有点意外，但是他这会儿没什么心思和方一涵做无谓的寒暄，所以只是点了点头就接着向前走去。就在两个人错身而过的时候，忽然听到方一涵叫住自己：「雷诺，呃……」

雷诺停住脚步看着方一涵，发现方一涵似乎也没想好该说什么，顿了顿才问：「你……和雨晴在一起了？」

雷诺眨了眨眼。他和方一涵极少这么面对面地说话，这还是第一次近距离打量对方，方一涵比自己略矮一点点，白皙的国字脸，额头很宽，嘴唇也厚，是那种让人一看就不会起提防之心的面相。要不是眼镜度数太深显得眼睛没什么神采，还真是挺精神的小伙子，他心里毫无来由地这么想到。

「没。」他简洁地说。看方一涵似乎还有话想说，笑着向他挥挥手，转身走开。心里暗自叹了口气，想，还真是没缘分做朋友。

太阳略略西斜，阳光射进走廊，在墙上留下连绵的拱券的影子。雷诺一路走到走廊尽头，拐出这幢庞大的建筑，走下长长的曲折台阶，穿过一片露天的快餐店，和几个正在太阳下面坐着聊天的本科时的熟人打了声招呼，沿着逐渐隆起的草坪一路向北，看到草坪上几个穿着露背衫的白人姑娘正趴在大毛巾上晒日光浴，脊背都晒得黝黑，他微微一笑，转身走进另一座大楼。

甫一离开阳光进入这幢厚实的水泥建筑，清冷的空气浸在肌肤上，让雷诺浑身打了一个激灵。他走到电梯前，犹豫了一会儿，不太确定地按下向下的按钮。电梯已经老旧了，还在老远的楼层上移动这里就已经能听到钢索吱吱嘎嘎的声响，过了很久才到。雷诺坐电梯来到地下一层，走出电梯的时候有点迷糊，研究了一会儿墙上贴着的建筑示意图才朝一个方向走去，拐了好几个弯，终于找到了自己要找的门牌号，敲了敲门，门是虚掩着的。他便索性推开门走进去，笑道：「你这里也太难找了，我好几个弯都差点拐错了。」

「我也以为你迷路了就不来了。」雨晴从转椅上转过身来笑着说。

雷诺打量了一下这件不大的办公室，屋顶很高，灯光并不明亮，两面侧墙贴墙各摆了一张书桌，但有一张似乎没有人在使用。对面的墙边放了一张沙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墙顶端有一个小小的气窗通向建筑外面的地面，从窗玻璃上能看到一点点阳光的光斑。「你这里还真……」雷诺顿住了，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好。

「你是想说真破旧？」雨晴问。「其实还好了，出门一拐就庭院，那里很漂亮。办公室里是很闷，但是就我一个人在用，至少很安静啊。」

「要我肯定在这里肯定呆上两个月就憋死了。」雷诺从雨晴身后的桌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说吧，什么问题？我还以为你所有工作中的问题都坚持只问小郭不问我呢。」

「……也没有啦。」雨晴没料到雷诺把话挑得这么明，有点不好意思。「平时那些问题都是数学问题，这次是我导师让我用 Python 算一个东西，小郭不懂这个，软件问题我微信上问你又问不清楚，所以……」

雷诺点点头，把椅子挪到雨晴边上看着她的屏幕，问，「我记得你跟我说是环境变量不对？」

「出错信息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我试着理解 Python 这个环境设置，但这也太复杂了。」雨晴困窘地说。

雨晴看雷诺侧着脑袋看着电脑，起身让开位置说：「你坐这里吧，我去给你倒点水去。」

雷诺嗯了一声坐了下来。椅子上似乎还有雨晴身体的余温，觉得有种暖洋洋的亲密感。他看着她的电脑，开始研究屏幕上的信息，过了一会儿，雨晴端着一个纸杯回来，见雷诺正在敲键盘，问：「好了么？」

「我不知道，你等一下。」雷诺头也没回地说。

雨晴把水杯放在雷诺手边，听见他小声说了句谢谢，注意力还是在电脑上。她退后了一步，看着雷诺侧脸上专注的表情，好一会儿没说话。

「我要重启一下可以么？你这没什么要保存的东西吧。」过了一阵雷诺才回过头来问雨晴，「你在看什么，我脸上脏？」他意识到两个人是第一次离得这么近。

「还好，反正屋子里黑，脏也看不出来。」雨晴好像忽然反应过来一样，笑着说道，「你起来一下，重启的时候要输密码。」

雷诺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你这椅子真不符合人体工学啊，我坐得浑身不舒服。」

「是吧，我也觉得，最近老是腰疼。」雨晴问雷诺：「你期末考试准备的怎么样？」

「还好，有一门有点费劲，别的应该都还好。你呢？」

「我不知道，」雨晴叹了口气说，「我觉得压力好大，光上课已经够累了，还要看书自学好多 biomedical 的东西，还要学编程，还要参加讨论班，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参加讨论班一点都听不懂？真不是夸张，我完全不知道台上在讲什么，一两张 slides 过去我就 lost 了。有一次我导师盯着我问我听懂了没，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真想挖个地洞钻进去。你说，我会不会以后越来越吃力，然后读不下来啊？」

「你想读下来么？」雷诺问。

「想。」

「那就不会。」雷诺平静而笃定地说。

雨晴没说话，听雷诺接着说下去：「你知道什么样的人读不下来么？首先是那些读纯理论的人，那需要特别的天赋，而很多人是开始读了才知道自己不具备

那种天赋的，所以读了一半不得已 drop。这个你问小郭，他肯定知道一大堆这种例子。其次是那些机会来得莫名其妙，所以放弃也不怎么在乎的人。最后就是那些和导师相处不好，被导师逼得实在不能不 quit 的人，这样的故事很多，但是杨凡这人我知道，他虽然有时候很严厉，但是人还算通情达理，不会太强人所难，也不刻薄。所以只要你有决心读，你就能读出来的，也许会很累，但是你别用太紧张的。」

雨晴把这段话听了一遍又在心里过了一遍，点点头。「谢谢你。」她轻声说道。

「其实更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不是你读不下来，而是因为各种原因你忽然不想读了。」雷诺补充道。「所以……谁知道呢。」

雨晴没有接话。沉默似乎有点醒目，但是雷诺也并没想打破它，只靠在桌子上看着雨晴的脸。

气窗外面传来一阵鸟儿唧唧喳喳的叫声，好像有鸟正在用鸟喙敲击玻璃似的。

雨晴静静坐在那里，似乎有点出神。半晌才问：「它搞定了么？」

「哦应该好了，你起来我试一下。」雷诺试着跑了一下 Python 环境，一切正常。「我把配置流程写在这

个文件里了，你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照着重新来一遍。」

两人之间又安静了一阵子。雨晴低下头说：「谢谢你。」

雷诺抬头看着她。

「我……不是有意避免问你问题的。我是就不喜欢让别人帮我解决这些事。」雨晴顿了顿。

雷诺很想调笑着说一句：「可我又不是别人。」但他忍住了，等着雨晴说下去。

「我不觉得我比别人更聪明或者更笨，我就是个正常的好学生，而且不喜欢写程序。」雨晴垂下眼睑，闪避开雷诺的目光，有点茫然地说道。「我知道我不应该说什么其实我很普通之类的话，我也没资格说。可是在大学里我真的没什么朋友。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特别害怕碰到电脑出问题。有时候就宁可放着不去修它了。」

「你男朋友呢？」雷诺问。

「他和我一样不会。」雨晴无奈地笑了笑。「我刚发现这点的时候也很无语，我还以为我不用为这问题发愁了呢。」

雷诺的心怦怦在跳。他觉得自己压根不该碰触这个话题，但是又似乎忍不住要问。「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三年吧。」雨晴想了想，「我们大二在一起的。」

「他……对你很好么？」

「我是在社团里认识他的，他那个时候很活跃。」雨晴扭过头看了看窗外，有点不自然地说道，「我们好像挺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所有人都说我们很合适，他爸妈，我爸妈，我们周围的朋友，都这么说。他们都觉得我的男朋友就该是他那样的。我妈妈好像喜欢他比喜欢我还多一点儿，她大概觉得她要是有个儿子就好了，我男朋友就是她心目中好儿子的样子。」她回过头，愣了一会儿，仿佛这才想起雷诺问的到底是什么。「嗯，他对我挺好的。」

「……」雷诺发觉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组织语言，只好转了话题。「对了你哪天回国来着？」

「12月15号的飞机。」

「13号学校礼堂有一出歌剧，你想不想去看？普希金的《尤金·奥涅金》。」雷诺看雨晴没说话，又补上了一句：「算是你回国前最后陪我看一次好不好？」

雨晴看着他的眼睛，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到了期末正是最忙碌的时候。小郭同时选了四门课，平时做作业的时候勉强还能应付，复习的时候就觉得捉襟见肘，每天看书看到凌晨。他有两门课都是 take home exam, deadline 撞在了一起，于是之前的那几天小郭只好没日没夜连轴转地准备考试。念梅做饭的时候见他在客厅皱着眉头抱着厚厚的课本从头开始看，嘲笑他道：「你怎么和小学生似的，什么事情都堆到最后做？」

小郭不服气地说：「你又没选这么多课。」

念梅一边切菜一边不屑地说：「我也选了三门课啊，两门 take home 我早早就做完了，现在只要准备一门考试就行了。」

小郭想了想说：「你是不是以前寒暑假作业都是一放假就做的那种？」

「是啊，」念梅笑嘻嘻道，「基本上都是第一周就全部做完，然后就可以安心玩了。」

「太羡慕你这种人了，」小郭说，「我也想这样的，但是从来都做不到。每次放假都是最后赶作业赶到开学前一天晚上。我曾经有一次一天之内写了两个月该写的大字你知道么？基本上就把楷书当草书写了。」

「怪不得你现在写字这么难看。」念梅大笑起来，「那你就没碰到过最后赶不完的情况？」

「碰到过啊，那种时候就只好让我妈妈帮着撒谎，给老师写信解释为什么作业没写完。」小郭沮丧地说道，「但是一般都刚好能赶完，因为越到最后一刻效率越高，到最后小宇宙爆发，那效率简直神了。我每次都想，要是一开始就有这种干劲，那我能完成多少工作啊，但是每次都还是要拖到最后。」

「拖延症害死人。」念梅点点头说。

「我一直以为人人都这样呢。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有个说法，叫一天学习二十四小时，一周学习七天，一学期学习两周……」

念梅笑得刀都拿不住了。「你们这帮人啊，就是都太聪明了。太相信自己的能力，加上没人督促你们，才养成这坏毛病的。」

「我不觉得这是自信啊，而且正好相反，我经常为了自己这么懒而自卑。我总是觉得，要是我不是这么懒，我会比现在牛多了。」小郭苦恼地说。

「这根本就不是懒不懒的事。」念梅给锅里倒上油，打开电磁炉，慢条斯理地说，「你平时干别的事情懒不懒？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或者你随随便便就能干好的事情，我看你干得挺勤快的嘛。」

「那有什么用啊，你都不知道我遇到正事的时候的那种焦虑。我当时考 GRE 之前都快考试了连单词都没背完。别人问起准备的进度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半夜醒来想起来这事，心里慌得都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该背单词的时候又还是把时间消磨过去，一打开红宝书就想干别的，其实也没玩好，但是还是一个单词也没背，然后到了晚上又开始自责。那种讨厌自己的感觉你大概都没经历过吧，觉得自己简直没出息到家了。」小郭说。

「那你后来 GRE 怎么办啊？」念梅同情地问。

「就考了个很烂的分数呗，但是也没烂到彻底不能用，就算是过关了。」

「那你现在呢？你这么熬夜准备考试，其实也还是一样心里清楚最后肯定会过关对不对？你只是在生气自己为什么之前不好好努力，并不是真的认为自己这学期要挂科吧。」

小郭想了想，点了点头，可是还是忍不住分辩道：
「但是这种滋味真的很难受……」

「我就是这个意思，」念梅打断他说，「你就是对自己太自信了，知道自己只要在重压之下肯定也能把事情最终搞定，所以才放纵自己一直拖着。你当然会难受，换了谁都会难受，但是你每次过关之后还是很得意，因为你觉得这再一次证明，你够聪明，够能干，最后一刻开始准备还是能考得很好。然后下一次就还这样。你这辈子真正靠持之以恒地下笨功夫干成过什么事没有？」

小郭怔怔地看着她，摇了摇头。

「所以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努力是怎么回事，也没尝到过努力的甜头。」平时两人聊天时都是小郭滔滔不绝，这还是第一次念梅这么长篇大论，「你平常大多数事情不用努力也能做好，所以碰到不得不下功夫的事情能躲就躲，躲到最后一刻躲不开了就开始玩命，然后还觉得这才是聪明人的办法。其实你只会这样做，对不对？」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小郭问道，「你又不是这样的人，而且我觉得即使我有这个问题，我也从来没想得这么深入过。」

「我姐以前也是这样的，」念梅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她后来被这个毛病折磨的要死，还去看过心理医生呢，这都是当时医生跟她讨论的。你都不知道，有一次她要考一个什么证，结果考前实在着急的没办

法了，跟我说她简直盼着赶紧地震，这样考试就能取消了。我听了都快笑死了。」

「对对对，我也有过好几次差不多的想法，」小郭像遇见知音一样激动，「我大三的时候……」

炉子上的油锅大约是受热太久，嘭的一声着起火来，屋子里的火警警报器骤然尖利地响起来，两个人都吓了一跳，念梅回头才看到炉子上的火，吓得尖叫了一声。小郭冲到炉子前面，推开念梅把电磁炉关掉，想端起锅柄，被意外的高温烫了一下手，有点着慌地四周看了看，找到一个玻璃锅盖，也顾不得尺寸不太一样，扔进锅里把着火的油盖住。冲念梅喊道：「去把门打开！」拿过厨房桌子上的抹布冲湿了包住锅柄，两手端着锅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外远远放在地上。

「警报器怎么办？」念梅捂着耳朵大声问。警报器还在尖锐地啸叫着。

小郭把窗子打开，拉着念梅走到门外说，「通一会儿风大概就好了，希望别把消防员惊动过来就好。」

过了好一阵子警报才安静下来，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惊魂未定。念梅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好不容易教育你一次，果然就这么损人品。」

小郭看着念梅微红的脸，张了张口没说出话来，念梅看着小郭，等了半晌，才听他仿佛泄了气一样说：

「那要不然我们出去吃吧。」转身正要进屋，念梅撇撇嘴，一把抓过小郭，在他脸上轻轻亲了一口。盯着还没反应过来的小郭说：「这次算我帮你作弊，以后你不能再让我主动了。」说罢转身走进公寓。

小郭站在门外愣了很久。

虽然已经是十二月，但是莫尼卡的夜晚仍然只是略带着一丝凉意。礼堂外的草坪上三三两两聚集着散场后的观众。雷诺和雨晴站在礼堂二楼的阳台边，俯身下去就能看到这一片草坪，草坪再远处是一个喷泉，喷泉背后是一片通向体育场的斜坡，视线尽头就是夜色里漫漶不清的群山。没有月亮，只有路灯点缀着校园。

两人都没有说话，一阵风吹过，雷诺看看雨晴，克制住自己想把她搂在怀里的冲动，只问：「冷么？」

雨晴摇摇头。她只穿了一条酒红色的长裙，其实是有点冷的，但是她不想说出来。「你觉得演出怎么样？」她问雷诺。

「还好吧。乐队没什么气势，老柴的音乐本来就软，被他们演奏得太甜腻了。但是塔季扬娜很好啊，那种又坦率又倔强的味道表现得真是太美了。」

「你喜欢那样的女孩儿啊？」

「我喜欢你这样的女孩儿。」雷诺镇定地说。

雨晴看了他一眼，扭过头看着草坪说：「我可不是塔季扬娜，我还从来没主动追过男生呢。」她的声音里有淡淡的软弱。「不过你还真像奥涅金。」安静了几秒钟之后，雨晴换了副轻快的口气说道。

「真的吗？有吗？」雷诺笑着说，「我还以为我没那么不靠谱呢。」

「还蛮……不靠谱的。」雨晴也笑了一下，「这样说也不公平。你比他靠谱，但是你会让人觉得，你现在固然很好，但是你不属于现在。」

「那我属于哪儿啊？」雷诺看着她问道。

雨晴摇摇头，没说什么。

雷诺看着雨晴，她的侧脸被草坪边的路灯的灯光勾出一圈金色的轮廓。他觉得有好几句话都争先恐后地涌到嘴边，但是一句也没说出口。草坪上的人都走散得差不多了。他想对雨晴说「我们走吧」，又舍不得。

「我们走吧。」雨晴说。

雷诺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憋了很久的那个问题问了出来：「你会和他结婚么？」

「我不知道。」雨晴摇摇头。

「如果他想结婚呢？」

「我……会答应吧。」

雷诺沉默了。两人顺着草坪上的小路向车库慢慢走去，都没有说话。直到两人走到车子跟前，雷诺才开口问道：「你后天真的不要我送你去机场？」

「嗯，我和小郭一起打车走。」雨晴坐进车子系上安全带，说，「跟小郭在一起，你就是去送我也和我说不了一些什么话啊。」

「那你回来的那天呢？」雷诺一边给车子打火一边问。

「大概……也不需要吧。」

「那就是说还有可能会需要了？」仿佛是捕捉到她语气里的一丝缝隙，雷诺扭过脸盯着雨晴问道。

雨晴也扭过脸来看着雷诺。在车里两人的面目都模糊不清，她只能看到对方眸子里的光亮，反倒是呼吸声在车厢里清晰可辨。不知怎的，塔季扬娜的影子飘过她的脑海。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告诉你的。」雨晴轻轻说道。

方一涵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觉得做研究也可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方向找对了，好的结果就源源不断地算出来。一开始他总是患得患失，生怕这结果只是昙花一现，换一组数据就无法重复，等到不同的数据都说明这方法的确管用之后，又开始发愁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方法在理论上阐述得更清楚。Susan 隔三岔五就发信叫他过去讨论。方一涵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走进 Susan 的办公室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暗自得意了许久。

「Susan 今天对我笑了！」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冷不丁地对赵远鹏宣布到。

赵远鹏差点把一块肥肉直接噎进嗓子。「你丫口味也太重了吧，这也能让你兴奋。」

「真的，她对我的态度真是史无前例的好，我都不习惯了。」方一涵大口扒拉着米饭说。「主要是她说这个方法可以系统性推广，所以不是那种发一篇就完事的工作，可以一直做下去。」

「看好到啥程度，能发个 Nature？你们应该很难发这种杂志吧。」

「我们系也不是没先例，但是我做的是算法，肯定没戏。」方一涵摇摇头说，「Susan 还没说定要投哪里，不过她好像说要试试 PNAS。」

「那你写完了没？我这段时间就没见你干别的了，成天在写。」

「别提了，」方一涵擦擦油光发亮的嘴说，「我成天净调参数了。Susan 让我把数据弄得极端困难，看看失败了再一点一点往回收，说要知道能应用在多大的范围内。问题是算一次要算好久，我就眼巴巴看着，然后万一不成功就特别不爽，还得再小心翼翼地试，折腾死我了。」

「晓虞她们成天都是这样的，你至少不用摇试管，按几下回车就行了，知足吧。」赵远鹏起身端着碗走去厨房，「说实话我最近确实发现你支棱起来了，走路都显精神。好好写，要真能发一篇 PNAS，你剩下几年就轻松多了。」

「发应该没问题，能不能 PNAS 就不一定了，谁知道呢。」方一涵伸了个懒腰，「对了我昨天和宋纯之吃了个饭。他来莫尼卡开会，昨天抽空跟我约了一下。他让我跟你说声好。」

「宋纯之？」赵远鹏愣了两秒。「哦那个硅谷的师兄。其实我跟他也不熟，你和他很熟是吗？」

「还行，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认识，他一直挺照顾我的。他最近从硅谷回国了，这周末出差的。」方一涵揉揉肚子打了个饱嗝，「接着调程序，唉。」

晚上方一涵翻开最新一期 PNAS，发现自己的文章真的登在了上面，拿起杂志就去找 Susan，趾高气扬地说：「我早就说投 Nature 也能中的，你偏不信，你看可惜了吧。」Susan 板着脸说：「别太得意，要不是我找 reviewers 找得好，能不能中还不一定呢。」方一涵不屑地说：「拒了最好，我再投别家去，羞死他们。」把杂志摔在桌子上就转身出门，气呼呼地回到办公室里坐下。金颖从旁边凑过来艳羡地说：「师兄你好牛呀，我还第一次亲眼看到身边有人中这么好的杂志呢。」方一涵看着金颖耳边的坠子摇来摇去，一脸淡定地说：「唉，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一边说着一边打开微信，一眼就看到群里转来一条公众号：「莫尼卡大学研究者发现新算法，或可带来生物医疗领域革命」。方一涵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小编懂不懂啊就瞎写。」点开一看，文章的标题却变成了：「方舟子再揭骗局，方一涵论文被指伪

造数据。」方一涵大叫一声：「不是吧，方舟子有病啊！」转头想看看金颖有没有看到这条公众号，却发现金颖的脸变成了穆雨晴正盯着他看，见他一脸慌张，冷笑着说：「我就知道你没本事发这么好的 paper，原来是假的。」方一涵急得汗都下来了，赌咒发誓说：「这些数据是我算了几个月才算出来的，怎么会是伪造的！不信你去问 Susan。」Susan 却又出现在身后，质问到：「我又没看到你做实验，谁知道你是不是骗人的？现在连我也牵扯进去了，你说怎么办。」方一涵一回头，看到雨晴甩手扭身就走，大为着急，连忙起身要去拉住她，却被椅子勾住了衣角狠狠绊住。他猛地挣扎了一下，惊醒了过来，在午夜的黑暗里坐起身子，过了半晌才定住了神，自言自语地说：「操，都快他妈神经了。」

第二天早上方一涵醒来还惦记着这梦，去办公室看到金颖还特意看了一眼她的耳朵，没看到什么耳坠，纳闷地想：「那耳坠是在哪里见过的呢？」

这天方一涵又要去见 Susan，把上次交给她的初稿从她手里要回来。在 Susan 的办公室里方一涵被骂得狗血喷头，嫌他的英语写作太烂，稿子上密密麻麻被划的全是红线，有的地方整段都被勾掉，换成了 Susan 自己的话。可是方一涵拿回来仔细看了一眼，又觉得 Susan 其实没说清楚细节，只是按照她的模糊理解在篡改他的原意。他硬着头皮把 Susan 的话稍微修正了一下，结果 Susan 看了改稿之后马上把他叫去问：「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写法来？」方一涵结

结巴巴地解释了一下，Susan 一口驳回说：「你这样说会让审稿人很容易挑出毛病的，就按照我的办法写。」方一涵只好满心不情愿地又改了回去。

转眼快圣诞节了，稿子已经交给 Susan 改了好几轮。金颖成天在办公室里做旅行计划，又问方一涵怎么安排假期，方一涵无所谓地说：「我还顾不上想呢，Susan 说尽量在节前就把文章定稿投出去，这几天我都快烦死了。」

「这样挺好的啊，总比圣诞节还要在家里改论文好吧。」金颖说。

方一涵在心里暗自想：「其实我就算投出去了圣诞节也还是没事干只能宅在家里。」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早投也好，我现在看着这稿子都想吐了。」

「那你定稿了没啊？」金颖问。

「这要看 Susan 了，她说定才能定。刚才我把稿子又发给她了，她也许定了就帮我投了吧。」方一涵不确定地说。

「为什么是她帮你投，」金颖一边打量自己新做的指甲一边心不在焉地问。「你自己投不行么？」

「PNAS 很麻烦，要找院士推荐什么的，我也不懂。」方一涵看看低着头的金颖的侧脸，忽然想到，

其实金颖也是好看的，只是自己好像从来没仔细看懂过她确切的长相。金颖和方一涵说话虽然随便，但是从来给方一涵一种敬而远之的距离感。这是他第一次仔细看她的，见她眉眼似乎都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但又并没真的在笑，唇彩仔细勾过，显得有点讥诮似的。方一涵想起自己的梦，又想起雨晴，心想，还是雨晴看起来更亲切。他并没注意到自己脸上泛起了一点微笑来。

金颖见他忽然不说话了，诧异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连忙避过金颖的目光，站起来百无聊赖地走了一圈，又坐下来刷新信箱。「咦？她好像已经投出去了，动作好快。」

「中了的话记得要请客啊。」金颖说。

方一涵没说话，金颖不解地抬起头，见方一涵死死盯着屏幕，诧异地问：「怎么了？」

方一涵过了半晌起身小声说：「我出去走走。」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金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见方一涵走远了，看看办公室没外人，方一涵的电脑屏幕还亮着，凑到他的电脑前去看邮件，看了半天也没看出异样，一头雾水地去做自己的事了。

金颖没注意到的是，在论文投稿的详细信息里第一作者的地方，写的是 Susan 的名字。

第四章 莫怨东风当自嗟

新年刚过，校园里就又热闹了起来，到处是本科生恣肆的笑声。莫尼卡没有冬天，即使是一月份，草坪和树林也是绿油油的。学校中心的广场上似乎正有一个学生组织在招新，又是街舞又是打鼓地颇为热闹，一群年轻女生穿成篮球拉拉队的模样一边鼓掌一边喊口号，声浪传得很远。赵远鹏站在牙医诊所外的电梯间眺望着，一时看走了神，差点连电梯来了都没注意到。他走进空无一人的电梯，正要关门，外面一个人一边冲过来一边喊道：「Wait!」他连忙用胳膊抵住门口，等电梯门打开了才看到是童光华站在门外。两人都是一愣。

「哎，我记得你不是去中部看老婆了么？」童光华走进电梯问。

「是啊，昨儿才回来。今天来洗个牙。你呢？」赵远鹏随口问道。

「我……来咨询点事。」童光华含含糊糊地说。

赵远鹏问的时候本来没在意，听童光华口气囫囵，反倒起了好奇心，用余光看了一眼电梯里贴着的楼层分布图，和牙医同一层的只有 mental health 部门，心里打了个突，暗自懊悔自己多嘴一问。童光华显然

也注意到了那张分布图，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电梯吱吱嘎嘎地下降，两人都没说话。

出了校医院大楼，两人又都是要一路走回办公室的，这下不能再不说话了，赵远鹏只好没话找话地问：

「你寒假干啥了？」

「宅着，我还能干啥。」童光华有气无力地说。

「可以回国啊，时间虽然短点，总比在学校无所事事要好吧。」

童光华摇摇头：「去年才回国开过一次会，懒得再回去了。」他似乎有点欲言又止，犹豫了一下才接着说：「再说回去了也还是没地方呆。」

赵远鹏看看童光华，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去年有一次两人喝酒的时候童光华说过自己父母早已离异，各自又成了家。当时自己没太细想，现在想起来估计他是觉得回哪边都不自在。想想也替他觉得难受，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嗯了一声。

「没劲。」童光华又补了一句。大概是觉得已经让赵远鹏窥见了心事，便索性接着说下去：「反正我在莫尼卡也不知道能待几天了，还不如多待一会儿。」看看赵远鹏迷惑的神色又说：「我老板上周和我摊牌了，说这个学年结束之后这个 project 也就结束了，让我自己想办法。」

「上周？那不是圣诞节么？」赵远鹏问。

「就是在圣诞节之前跟我发信说的。连个节都不让人安生过，真他妈不是个玩艺儿。」童光华眯起眼睛瞅了一眼快落山的太阳，说起话来似乎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架势，「老子给他当博士后又不是欠他的，该给他干的活儿我也都干了，何必一副他在我身上吃了亏的嘴脸。」

赵远鹏叹了口气，劝道：「你也别在乎他的口气了。你找下家不是还得要他的推荐信么，闹太僵了不好。等你走人了，他爱咋说咋说去。」

「推荐信？我还真未必敢让他给我写推荐信。」童光华咬牙切齿地说。

两人正走过一家星巴克，赵远鹏要进去买杯咖啡，童光华也就无可无不可地跟着进去。赵远鹏排着队想了想说：「要不回国找教职？」

「国内的教职也不比美国好找啊。」童光华摇摇头，「国内现在好一点的学校都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你要是美国的 tenure track 根本就没人理你。那帮孙子手里攥着大把的钱都用来抢牛人，这个百人那个千人的，像我们这种人家看都不看一眼。他们才不管真正的科研是谁在做呢，只要招到的人名气大，那帮人就觉得自己脸上有光了。我老板倒是有个南方的学

校想招他，房子都预备好了，而且每年只用在国内待半年就行。」

「那他想回去不？」

「他才不回去呢，在这边待得好好的，回去也是当花瓶，而且是二线城市，要是北京上海他没准动心。不过北京上海的话那点工资又算不上高了。」童光华冷笑了一声。

赵远鹏在收银台点了咖啡，走到取咖啡口接着排队。

「那你有没有想过回国找工作？你当年念大学不是还干过学生会么，国内认识的同学应该不少吧，看看有没有路子，不行就回去算了。」

「嗯，不少。」童光华的口气听不出来是承认还是自嘲，「当年我手下一哥们，搞宣传的，一天到晚在我跟前跑前跑后。现在人家是新疆一个天然气公司的副总了，上次回国在北京碰上，拍着我肩膀让我回国跟他干。」他长长吁出一口气，「我要是能拉下这张脸，回国当然也不是找不到工作。」

赵远鹏被他不咸不淡的语气顶得一阵光火，按捺了一下，不言声接着排队。童光华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等于是一直在和赵远鹏吵架，思量着换个话题，举目在星巴克里望了一圈，拍拍赵远鹏的肩说：「哎你看，那边靠墙有个姑娘不错。」

赵远鹏循着那方向看去，诧异地说：「那不是穆雨晴么，她回来了？」正好雨晴也看到了这个方向，两人对视了一眼，他挥了挥手远远打了个无声的招呼，想看看她对面坐的男生是谁，被遮住了看不清楚。

「那就是穆雨晴啊。」童光华含义不明地咂了咂嘴。

「你别想太多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赵远鹏拿到咖啡抿了一口说，「你就是平时太宅了，应该多出去玩玩散散心。我和晓虞本来还说今年元旦要去 Utah 的国家公园呢，结果她身体不好没去成，可能明年这时候去。那地方人多一起去才有意思，到时候你要是还在美国的话一起去好了。」

「明年？哪儿他妈还有明年啊。」

不知怎的，童光华的声音仿佛变了个腔调。赵远鹏听得心里一沉，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看了一眼童光华，端起咖啡，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吴念枫开着车驶在沿海公路上，眯着眼睛放下面前的遮阳板，对正出神盯着车窗外景色的小郭说：「第二次来美国了，怎么还一副乡巴佬的样子。」

「上次是大半夜到的，我根本就什么也没看清楚。」小郭说。「所以这条路我其实是第一次来，好漂亮啊。」

海水一波波涌到岸边，离岸不远处有几个小岛，岛上还有灯塔。海浪不大，有几个年轻人正在笨拙地冲浪。其中一个金发女郎明显技术比较高超，每一个浪头都能精巧地捕捉到。

车子很快驶远了，小郭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我发现我在国内还是怪想美国的。」他说。

念枫喷地一笑，「是想美国还是想我们家梅梅啊？你要是来美国的第一站是在中部的玉米地，一个人都不认识，就未必想回来了。」

「可能也还是想，家里好无聊。」小郭用手拨弄着车子上挂的香水坠说。「谢谢你来接我，其实我本来说自己做巴士回家的，太麻烦你了。」

「没事，我正好在这边而已，你要是再晚回来一天我就没法去接你了。」念枫换道下了高速拐进小路，

「不过今年你得考虑开始学车了。这学期还不着急，暑假之前尽量攒够钱买个车，以后就方便多了。」

「哦，好，那你到时候有空教我么？还是说我应该请个教练？」小郭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是请教练教的。」

「我要是有空当然可以陪你练车，但是一开始上手还是请个教练比较好，毕竟教得规范一点，也没多贵。另外去考试可能也要用教练的车，我工作日肯定没办法过来。当然你也可以看雷诺方一涵他们谁有时间。不过现在说这个太早了，另外你也得开始攒买车的钱了。」

小郭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还没答话，车子已经开到了公寓门口，念枫小心地平泊进街边两辆车的空隙里。两人下了车从后备箱里取出行李，念枫走到门口正想按门铃，门就被打开了。念梅穿着围裙站在里面看着念枫和小郭说：「回来啦！哟，换发型了嘛。」

「我刚还说他来着呢，回国一趟会倒饬自己了。」念枫笑着进门，小郭跟在后面只是傻笑不说话。

进了屋，小郭去洗手间好好洗了把脸，出来之后伸了个懒腰：「终于到家了，做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还真是体力活啊。」

念枫靠在厨房边上看了他一眼：「要不你先睡会儿？」

「不许睡！」念梅在炉边一口截断，「我好不容易做一次饭，吃完了再睡！」

念枫在念梅身后做了个无声的鬼脸。念梅一边用汤勺搅锅一边问：「雨晴姐姐呢？怎么没和你一趟飞机啊。」

「她昨天下午已经回来了啊。」小郭说，「我们这次不是从同一个城市飞的，她要去趟香港，从香港飞美国，我们就没买一趟飞机的机票。」

「昨天下午……」念枫想了想，问：「是雷诺去接的她？」

「好像是，怎么了？」

「没什么，我昨天去加油，刚好在加油站碰到他正在洗车，穿得人模狗样的，我还笑话了他两句，估计就是正要去机场呢。」念枫笑着说：「对了他们俩到底算是成了没有啊？」

「应该……吧。」小郭不确定地说，「反正雨晴姐应该是和她在国内的那个男朋友分手了。」

「有八卦！」念梅一脸兴奋地扔下手边的厨具凑过来，「讲讲，讲讲。」

小郭挠挠脑袋，拿了把椅子过来反坐着，下巴搁在椅背上说：「她在国内有个男朋友你们知道吧，所以她才一直不肯接受雷诺。这次回去第二天就俩人吃了顿饭，然后她回家大哭了一场。」

「他们吃饭都说什么了？」念梅急不可耐地问。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在旁边旁听。」

「那你怎么知道她大哭一场的？」念枫问。

「雨晴她妈妈告诉我的。她妈妈认识我，后来给我打电话问雨晴在美国的情况来着，提到这事了。」

「哇，原来你是雨晴爸妈的间谍！」念梅说。「那你把雷诺告诉他们了？」

「没，那雨晴还不打死我。」小郭摇摇头，「但是我确实跟她妈说这边有很多男生追她，都是很好的男生，条件一个比一个好。她妈问我都有哪些人，都是学什么的，我就随便说了几个人，方一涵啊，雷诺，还有赵远鹏什么的，然后她妈妈就很高心地挂电话了。」

「怎么还有赵远鹏？」念梅转头看了一眼炉子上的锅，又回过头来问。

「凑数嘛，又无所谓。关键是她妈妈担心这边没人照顾她，我就多说几个人……」

「那我要是雨晴的妈妈肯定更担心了。」念枫笑着说。「后来呢？雨晴就答应雷诺去接她了？」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具体是怎么说的，不过我觉得吧，其实雨晴心里本来就已经做过很多心理准备了。我回来之前还见到她一次，看起来很正常啊，一点也看不出来是被甩的样子。」

「本来就应该是她甩人家才对！」念梅叹了口气，「哎，为什么像雨晴姐姐这么漂亮的人也会有人不喜欢呢？」

「所以说你是小丫头。」念枫敲了敲念梅的脑袋说，「越漂亮的姑娘才往往感情越不顺利呢，你以后就明白了。」

「嘁，」念梅撅着嘴转身去做饭，小声嘟囔：「那也没看你感情顺利到哪里去。」

「你找死啊！」念枫大怒道。

金颖觉得，自己每次走进办公室只要方一涵也在里面，那他一定是在盯着电脑发呆。

方一涵很少抬起头来和别人打招呼，他已经习惯了在电脑前面一坐好几个小时心无旁骛。从上大学时起

就是这样，在宿舍里四个男生带着耳机打游戏，可以专心到有人进来把东西偷走也不知道。事实上，他们宿舍也真的这样丢过手机，不过不是他的。

在办公室里他当然不敢打游戏。他正在一封一封看信删信，有欧洲不知名高校的招聘信息，有学校校长关于经费削减的公开信，还有中国学生会发布的租房信息，不一而足。他看到一封信的标题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MANUSCRIPT ACCEPTED WITH MINOR RIVISION」的字样，一阵兴奋。定下神看了看内容，才发现是自己前一阵给一家期刊审的论文的审稿结果出来了，发给作者的同时也抄送给审稿人一份。

「靠！」他骂了一声，心想读博士没点好的心理素质还真干不下来。

「怎么了？」金颖一边舔着酸奶一边问？

「哦没什么。」方一涵这才注意到金颖也在屋子里。

「对了，我早上去找 Susan 的时候她问起你来着，说怎么好久没见到你了。」

「啊……」金颖顿时慌张起来。「我不就上次组会没去么，就一次她也计较啊。」

「她说她给你发信你也不回。你最近忙啥呢？」方一涵扭过头看了金颖一眼。她照例打扮得花枝招展，涂着眼影，头发末梢精心卷了一下，还带了一个复古风的发卡。两耳各一个硕大的耳环晃来晃去。方一涵看

在眼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究竟是哪里不对劲却也说不上来。

「朋友上周过生日，我陪着出城玩了几天。你别跟 Susan 说啊。」金颖吞吞吐吐地说。她知道其实最好的保守秘密的办法就是索性不告诉方一涵，但是她看到方一涵打量她时不以为然的眼神，又忍不住冲口说了出来。看到方一涵果然脸色不自然地黯淡了一下，心里一阵快意。「对了我刚才进楼的时候差点和赵远鹏撞上，是真的撞上，他走路飞快，我跟他打招呼他也没理人，好像刚吵完架似的浑身带刺。发生什么事了？」

「赵远鹏？我不知道啊，他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好好的。」方一涵说。

两人聊了几句不得要领，金颖的手机响了，她扫了一眼，挥挥手说：「我吃饭去了，下午见。」说着出了办公室。

「成天就知道玩。」方一涵看着她的背影，恶意地想了半天她无法顺利毕业的前景，终于觉得自己这样诅咒他人毫无意义。他当然知道自己心情不好的原因，早上去找 Susan 的时候正好远远看到雨晴和雷诺并肩走过，虽然看不真切，却能看出雷诺的手放在雨晴的腰上，心里狂跳了几下，镇定了一下才去见 Susan。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原地转了个圈，想着要不要找赵远鹏一起吃个午饭问问怎么回事。

赵远鹏心里确实憋了一肚子火。他路过老板办公室门前时看到门是开的，向里面瞥了一眼，看到老板正和一个没见过的络腮胡子聊天。正巧老板也正好看向门外，赵远鹏笑着向他点了点头正想走，却被老板唤住。「Don，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学生，赵。」他对络腮胡子说道，赵字的读音照例不准，介于饶和曹之间，赵远鹏早听习惯了，笑着跟络腮胡子寒暄了几句，原来这是理学院的副院长。

络腮胡子似乎喝了些酒，说话有些醉意，脸上又红又亮。三人随便聊了一会儿，赵远鹏正想告辞，却听络腮胡子冷不丁地问：「赵，你是中国人？」

「是的。」赵远鹏点点头。

「你看到国务卿说我们有必要把在美国的中国学生数量大幅削减的讲话了吗？」

「什么？」赵远鹏心里咯噔一下，他是学生会主席，自然知道这件事。但他从来没有和教授们讨论政治问题的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回话才好，只好含混地反问一句。

「我事实上觉得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你应该听听看。」络腮胡子笑着说。

「……」赵远鹏抑制住心里陡然郁积起的怒气。对方脸上和善的微笑带着一种不容分说的居高临下，让他几乎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他仓皇地转向在一旁显然有点尴尬的老板说：「我还和人约了见面，我先走了。」说罢向络腮胡子点点头，没说什么就离开了老板的办公室。一边走一边生自己的气：「为什么我反而要像落荒而逃似的？」

科学楼的大厅今天人特别多，来来去去都是陌生的面孔，每个人胸前都戴着胸牌，三五成群的站着聊天，和平时冷清的样子迥然相异。赵远鹏脚步急匆匆地穿过大厅，心里渐渐定住了神，热好了午饭回到他平时习惯了吃饭的那张桌子前坐下，问旁边的眼睛男：

「开什么会呢今天？」

「好像是美国统计学会的年会吧。」眼睛男咬着鸡腿含含糊糊不确定地说。

「不是年会，」一旁的胖子插嘴到。「就是一个专业小会议而已。年会都要选在会议中心开的，咱们这个楼可装不下。」

「怎么看着全是亚洲人啊？」赵远鹏环视了一圈大厅。

「统计本来就是中国人的天下，据说去年的统计年会四分之一的参会者都是中国人。」胖子撇撇嘴说，「我也不知道为啥中国人都这么喜欢学统计。」

「容易找工作吧。」麻子男用他一贯酸溜溜的口气说。

「看和谁比了，和你们生物比当然强得多。」胖子正要接着鄙视麻子男，肩膀却被人拍了一下，回头看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敦实男人，愣了一下神，大家都抬起头来看着他们。

「不认识我了？」男人笑着问胖子。

「哎呀，完全没想到你会过来开会。怎么也不跟我事先打个招呼。」胖子站起来亲热地说，回过头来跟大家介绍：「这是我堂哥，张鸿达，也是学统计的，在沃顿做 AP。——是 AP 吧？」他又转过头问，「还是已经 tenure 了？」

「没影呢，哪有那么快。」张鸿达笑着说，和大家一一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你们聊什么呢？」

「就在说你们这个会呢，说怎么全是中国人。」眼睛男说。

「嗨，中国人喜欢学统计呗，学统计容易留在美国。」张鸿达大大咧咧地说，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正坐在赵远鹏身边。

「又不是人人都想留在美国。」赵远鹏冷冷说了一句。大家都安静下来诧异地看着他，赵远鹏平时这类聊天听得多，说得少，这种突兀顶撞他人的情况更是从未有过。

「那是为了回去报效祖国？」张鸿达诧异地扭头看了看赵远鹏，脸上还是挂着笑，讥嘲的口气毫不掩饰。

「报效祖国怎么了？」赵远鹏语气淡淡地说。

桌子上其余各人面面相觑。这话题虽然在网络上每天都有人吵，却从未有人把它带入线下生活，更不用说来自一贯沉稳的赵远鹏。大家都有点尴尬，却没人插嘴。张鸿达笑了笑，翘起二郎腿说：「那你直接报效祖国不结了，来美国干什么？」

「我来美国干什么是我的事情。」赵远鹏强压着自己的语气，仿佛在和对方比赛谁更能显得更心平气和一样。「我就问你是不是每个人都想留在美国。」

「要不要我们做个调查？」张鸿达环顾了一下桌上诸人，见没人答茬，又指了指身后大厅里的参会者们，「要不要再问问他们？」

赵远鹏鼻子里哼了一声没说话。张鸿达轻蔑地一笑：「莫名其妙，跑这儿来上哪门子党课。也没人说不回国就是不爱国。留在这边有什么错？」

「没人说留在美国是错。」赵远鹏好不容易压下去的火又窜了起来，「难道回国就是错了？」

「你回去干啥呢？就国内那学术环境，你要是能保证能在国内做出比在美国更好的工作也行，你能保证么？」

「美国就这么好？咱们国家学术环境就一点都不可能变得更好？美国校园里成天有枪击案，中国有么？」赵远鹏不想让周围的开会的人注意到这边的争执，压着嗓子说，「是，就算你一辈子不想回国，你就算加入美国国籍人家还不是把你当中国人，中国不好你脸上有光么？」

「我有说我盼着中国不好？你这人说话真是好笑。」张鸿达哂笑了一声说，「就你爱国，别人都不爱国？别你妈装孙子了。」

赵远鹏二话不说，站起身来拿起饭盒就走。张鸿达看了看周围，转过头去问胖子：「这哥们哪里来的？真有意思。」

「清华的……」胖子小声说。

张鸿达点点头，「我说呢，清华净他妈出这种神经病。」

赵远鹏霍然折回，把饭盒放在桌上，一伸手揪起张鸿达的衣领，拽着他趑趄着站起身来推向墙角。张鸿达猝不及防，被椅子绊住失去平衡，慌乱挥动着两个胳膊想抓住什么东西，却什么也没抓到，一阵踉跄。

「你再给我说一遍？」赵远鹏恶狠狠地看着他说。

这一下变起不测，大家都慌了神，冲过来试图分开两人，桌子椅子一片吭唧乱响，一个饭盒被碰到地下，圆圆的盖子滚了老远也没人顾得上去捡。满大厅的人的视线都向这个角落看了过来。眼镜男和胖子两人合力费了半天劲才把赵远鹏的胳膊拽开。「好好说好好说，大家都是闲聊天，何必呢。」麻子男劝道。

「猥琐男就是火气大啊。」大厅另外一侧一对来开会的情侣窃窃私语地说。

雷诺和雨晴并不知道他们在校园里走过的时候，方一涵正远远满心嫉妒地看着他们。他们像任何刚确定关系的恋人一样注意不到任何别人的目光。抓紧空闲的时间牵着手走来走去，说些并不重要但是说不完的话，为了一些在旁人听起来莫名其妙的笑话笑出声来，在校园里没人的角落静静接吻，直到喘不上气来为止。雨晴觉得自己像是又回到了刚上大学第一次谈

恋爱的时候。「你喜欢我什么？」她不厌其烦地问雷诺。

雷诺把她拥在怀里，低下头搁在她的颈间，含混不清地说：「你喜欢我什么？」

「我先问的！」

「所以你也先回答嘛。」

雨晴拗不过他，想了想说：「我喜欢……你像个小孩子，我跟你在一起也让我觉得自己像小孩子一样。」

雷诺哧哧地笑。「我和你哪像小孩子，小郭和梅梅才像小孩子好不好。」

雨晴被雷诺的鼻息弄得耳朵直痒痒，不满地把脑袋扭开了一点。「不许你那么亲热地叫梅梅！」

「好好，不叫就不叫。」雷诺放开雨晴，两个人扣着双手漫无目的地走着。「哎，你说，他们俩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怎么知道，小郭又不会跟我汇报。」雨晴把头靠在雷诺的肩膀上，眯起眼睛看着树叶间的阳光。「他俩成天厮混在一起，我觉得……大概……可能……已经……了吧。」

雷诺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手指轻轻划过雨晴的小拇指，雨晴攥紧了他的手。一阵风刮过，树叶哗哗地响了起来，云彩飘过太阳又飘走，两人在地面上依偎在一起的影子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

过了好一会儿，雨晴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哎呀坏了，我下午答应杨凡要跟他去神经系那边听个 talk 的。」她看看表，哭丧着脸说：「已经彻底来不及了。怎么办？」

雷诺笑嘻嘻地看着她：「你根本就是陪着我，故意把时间错过去的吧。」

「才没有。杨凡本来说说要让我趁这个机会和那边的合作者好好谈谈，这下他肯定要把我骂死了。」雨晴苦恼地说。

「你们和神经系也有合作？杨凡胃口还真大。」

「就是大脑成像嘛，fMRI 那些东西，当然是跟神经系打交道了，还有医学院的放射系。」雨晴看到已经完全赶不及了，心里反倒轻松起来，但责任还是要推在雷诺头上的。「只好不去了，都怪你！」

「好好好。那他和谁合作你知道么？知道的话你自己约个时间去找人家一趟就行了，效果是一样的。」

「一个叫孙什么的 AP，和杨凡差不多同时来莫尼卡的，两人好像以前认识。」

「孙？」雷诺想了想，「孙宏斌？你见过他么？」

「见过一面，他上次来物理系和我们好几个学生大概聊了聊。」

「那你能不能不去和他合作？」

雨晴听他口气郑重，诧异地问：「他怎么了？」

「他……当然这都是私下传的了，反正人家说他这人不太好相处。而且……」雷诺考虑了一下措辞，谨慎地说，「有人说他比较喜欢女学生。」

雨晴不能置信地看着他。「你太八卦了吧，这你都知
道？」

「当然是别人告诉我的。不过他总和学生 hang out，也怨不得别人传他的闲话。」雷诺看着雨晴，「别去跟他合作行不行？或者就算要去，也不要和他有个人来往。」

「不讲理。」雨晴听着他专断的口气，心里一阵甜意，嘴上却不服气。「我总不能跟杨凡说我听说了一堆关于人家的流言蜚语就不跟他合作了。放心啦，就

算他和自己的学生如何如何，那也是因为他那是他学生。我和他只是合作关系，他能把我怎么样？」

雷诺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还没说话，旁边一个本科生骑着车子冲下坡来，转过弯才注意到两人，大叫了一声「Excuse me」，雨晴和雷诺都吓了一跳，闪身将将避过。那人歪歪扭扭地骑走了。雷诺看着他的背影说，「唉，我也想骑自行车了。」

「莫尼卡好像没多少人骑车啊，大家都开车的。」雨晴说，「你有自行车么？」

「有，本科的时候买了一辆放在家里。没机会骑就是了。」他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问雨晴：「你会骑车么？要不我们周末去海边一起骑车吧！这里海滩上有一个专门的自行车道。」

「会当然会，不过……」她一副可怜兮兮的口气，「要不你骑车带我去好不好？」

「不好。你卖萌也没用，这边的自行车根本就没后座。」

雨晴失望地点点头，心里掠过第一次谈恋爱时，自己穿着白衬衫校服，坐在男生自行车后座上招摇过市时的场景。那时自己多年轻啊，她想。

「想什么呢？」雷诺问。

「没什么，」雨晴换上笑脸，「对了你还没说呢，你喜欢我什么？」

「你怎么还没忘这个问题啊。」雷诺彻底被打败了。

学校里的中国留学生圈子说大也不大，赵远鹏又是学生会主席，基本上人人都认识，打架的事情立刻就传开了。念梅听说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手绘声绘色的传说，听得她乐不可支，下了课就打电话给念枫添油加醋地传达了一番。犹觉得不过瘾，早早就回了家要给小郭再讲一遍才痛快。

小郭却不在家。他最近参加了学校的一个建模社团，隔三差五就会有活动。直到念梅吃完晚饭小郭才回到公寓。念梅正在做酸奶，她最近从网上看到了做法，正在按图索骥地实践。小郭刚放下书包就被她叫住：「来来尝一下我新做的酸奶，好不好吃？」

小郭马上揉了揉肚子说：「我吃过了……」

「那正好，酸奶促进消化。」念梅表示很体贴。「尝尝嘛。」

小郭看了看那杯不太像酸奶的液体，不大有信心。

「你自己喝过了没啊？」

「我要是敢喝还叫你干什么。」念梅不由分说地把杯子递到他面前。小郭苦着脸喝了一口，品了品，咂吧了一下嘴说：「还不错，就是太稀了，像饮料，不像酸奶。」

念梅心满意足地继续开始做试验。小郭在边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念梅说起在学校的种种事情，社团里终于出现了一个女生，回家路上卖唱的老头今天换衣服了，诸如此类。念梅又想起赵远鹏的故事，她的热乎劲儿本来已经快过去了，又觉得自己不能白等这么久，就重新鼓起热情讲了一遍。一边讲一边看着小郭的脸，等着看他在哪里爆发出大笑。

小郭哪里也没笑，直到听完了之后，很认真地问念梅：「你不觉得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么？」

念梅头上一盆凉水浇下，翻了翻白眼，「你这人的笑点快到二楼了。」挥了挥手不去理他，转身去接着研究酸奶。

小郭却不依不饶。「本来就是啊，我觉得两个人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换了人家骂我是神经病我也不开心啊，还要地图炮，我就看不惯别人说话用这种口气了，什么清华的就如何如何，偏偏这种人还到处都是。」

念梅无语地扭过头来看着小郭：「又不是我说赵远鹏是神经病的，你冲我发这一顿牢骚有什么用。地图炮怎么啦？我这就觉得你们学数学的都没幽默感呢，讲个笑话也要上纲上线。没劲。」

「什么叫没幽默感。你这个故事哪儿幽默了？不就是两个人打架么，打架又不是说相声，为什么一定要觉得好笑才叫有幽默感？」

「好好好，你有幽默感，我没幽默感，行了吧。」念梅想起自己刚才还在眼巴巴等着他回来给他讲这个故事，心里一下子就委屈了起来。「你今天是打游戏输了还是怎么着？哪儿来的这么大脾气。」

「我哪有发脾气。你不同意我就告诉我你哪里不同意我，干什么又是扣帽子又是说我发脾气。你就说服我啊，然后我再说我的道理。你光好好好算什么意思？我最烦人家说好好好了。」

念梅扔下手里的东西盯着小郭，一字一句地说：「我告诉你，我想骂人了。我们这是随便聊天，不是每个讨论都要有结果。你也用不着这么激动，我有我的观点，有我说话的方式，你不要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行不行？」

「我哪有强迫你？我就是在陈述而已。」小郭不依不饶。

念梅点点头，冷冷地说：「那行，那我们都陈述完了，各自保留意见好了吧。」

「你这不是不讲理么？」小郭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喝了口水，「你又是说我没幽默感又是说我上纲上线，这就叫说服我了？」

念梅气得无话可说，「我干嘛非要说服你？我说不过你，你还不许我让着你。我说好好好也不行，我不和你说了行不行？」

她转身要走，却不知道「让着你」这三个字正碰上小郭自小而来的心理阴影。从小到大，他记不清有多少次听到别人对他说「你知不知道大家都是在让着你」之类的话，最委屈也最难于启齿的地方，是他心里明白这话偏偏是真的。念梅正在气头上，她本来嗓音就圆润清亮，这几句话更是咬牙切齿说得一清二楚，一字字递到小郭耳里，他只有一个念头回响在脑海里：「原来你也这么想。」

「谁让你让着我了？就你懂事？就你成熟？你一天到晚逛街买衣服买鞋买化妆品就叫成熟了？」

小郭话音未落就自己也意识到要糟。这句话说完，屋子里一下子彻底安静下来了。

「我真的要慢慢等他长大么？」念梅趴在被子上对着手机另一端的念枫说。夜已经深了，房间里灯没开，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进来让屋子里有些朦胧的光影。

「……」念枫无声地叹了口气。她听念梅的嗓子还有点哽咽，显然是打电话之前才刚刚大哭过一场，心里也心疼得紧。她不知道自己是该帮着念梅数落小郭，还是帮着小郭安慰念梅。一刹那间她忽然无端想到，妈妈看着出嫁的女儿回娘家诉苦，大概也就是这种心情吧。「要不……我去跟他聊聊？」她试探着问。

「不要。」念梅的声音因为鼻子红肿而闷闷的。「你不要理他，我也不要理他，让他一个人呆着去好了。」

「他就是个小孩子，你也是个小孩子。你平时也挺折腾他的啊，关键时候也要迁就他一下。他又不是在每个方面都不靠谱，是吧。」念枫耐心劝道。

「这不是我迁不迁就他，是他嫌我你知道吗，他！嫌！我！」念梅说着说着声音里又带上了哭腔。「我没嫌过他这他那，他不懂浪漫不懂体贴人，我都觉得，没事，我比他成熟，我来教他。我让他多去 gym 他不去，说健身不是他的 style，我想，好，他们都说爱一个人就不要总想着改变他。我一天到晚想着要在他面前漂亮一点。他为我做过什么啊，我为什

么要没完没了等他长大，到时候我都老了，他又去喜欢别的女孩子了。」

念梅越说越语无伦次，哭得稀里哗啦，从床边的小桌上摸来一张纸大声擤鼻涕。念枫听得哭笑不得，只好哄她先好好睡一觉。念梅哭了一阵也平静了些，挂了电话也懒得再洗漱，就趴在床上沉沉睡去。

念枫把电话放在手边，暗自沉吟了一会儿。她也拿不准这时候该怎么办，想找个人商量又找不到。她的朋友圈子里美国人居多，平时不觉得孤单，能在这种事情上出主意的却是没有。她既想和小郭好好谈谈，又不想让念梅觉得自己在多管闲事插手她的感情，当然更不想看念梅继续伤心下去。而就算她背着念梅和小郭聊这些事，能不能让他听得进自己的意见也还是个未知数。她并不讨厌小郭，但是她更关心的当然是念梅。如果念梅费尽心力调教出来的好男人却只不过是便宜了他的下一任女友，念梅又怎么会开心呢？

「雷诺？」她的脑海里划过他的影子。雷诺也许是最适合去和小郭谈这些事情的人了，小郭也服气他。自己虽然和雷诺认识并不太久，这个忙他大概还是会帮的。念枫一翻身重新打开手机，寻找雷诺的名字，正要拨打过去，又顿住了。

「这么晚了雷诺不定正和雨晴干什么呢，明天再打吧。」她无声地咧了咧嘴角，仿佛是在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无厘头的想法。

可是一旦往这个方向想，雷诺的影子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地盘旋着。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了许久，身体一阵阵地热起来，怎么也睡不着了。

就在念枫犹豫要不要打电话的时候，雷诺正和赵远鹏坐在校园门口的一家餐厅里喝酒。

他们是偶然撞见的。这家餐厅的 pizza 风味很不错。赵远鹏晚上懒得做饭，回家的时候想着顺路走进来买点带回去吃，正遇见雷诺和雨晴在里面吃饭，两人叫住他一起坐下来吃一会儿。雨晴其实已经吃完了，急着要回家赶作业，先起身告辞。雷诺和赵远鹏两人晚上都没什么事，便又要了几瓶啤酒边喝边聊。不知不觉之间，夜色就深了。

这家餐厅是典型的美国风格，中间一圈吧台，墙上有好几面大屏幕正在放校际的橄榄球比赛，食客和观众大多是学生，一边喝酒一边看球，气氛和赵远鹏在国内念书时去校外餐厅吃饭看足球也差不太多，只是环境稍雅致些。赵远鹏和雷诺两人都对橄榄球毫无兴趣，偶尔回头瞄上一眼。赵远鹏皱着眉头说：「我到现在也还是看不懂橄榄球，你说是不是中国人骨子里就很难喜欢这个？」

雷诺摇摇头，「我也不看。不过不看球的话和美国人 social 起来很吃亏的，人家觉得你始终是个外人，我也挺头疼。不过这个好像和来美国的年纪有关系，年纪越小来的美本美高越可能喜欢上，博士博士后就有点难。」正说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问：

「哎，说到博士后，你们系那个，叫童什么来着？」

「童光华？」

「对对，童光华。他是不是有点不对劲？我和他以前吃饭的时候见过，今天我在科学楼后面那条路上碰到他了，正对面走过来，我就跟他挥了挥手还打了个招呼。结果人家直接从我身边走过去，眼睛看都没看我一眼。你说就算他不记得我是谁了吧，路上有人冲你招手说话你也会站住问问是怎么回事，这哥们当时那个状态就好像我是透明的一样。幸好是大白天，不然我非吓得够呛不可。」

赵远鹏沉吟了一下点了点头。「他好像是压力太大了，确实不太对头。我年初见过他一面，之后直到几个礼拜前才有事找他，系里怎么也碰不到他，问别人也说很久没见他了。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倒是接了，他说他在家，平时懒得来学校。我就说我去他家找他，去了之后见他家里好像几个月都没收拾过一样，满地满桌都是随手乱扔的东西，吃剩下的方便面盒子堆得到处都是。家里也没开灯，就电脑屏幕是亮的。他给我开了门之后也没寒暄就坐回电脑前面，我

跟他说话，他要么没回应，要么就随便说个是或者不是。我问他最近在干啥，他说他在给他导师写信抗议，我听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见他也不理我，我就只好走了。」赵远鹏见雷诺听得瞠目结舌，苦笑说：「是不是很扯？」

「这也不是个事啊，」雷诺说，「那你跟别人说过这事没？」

「我跟谁说？他导师我倒是认识，俩人势成水火，我也没法去问。」赵远鹏叹了口气，想起年初撞见童光华去学校医院 mental health 部门就诊的事情，想想这到底是医疗隐私，就顿住了。

两人讨论了一阵，终究不得要领，渐渐又转开了话题。赵远鹏想起刚才见雨晴和雷诺吃饭说话时的互动，感慨了一番：「还是你动作快，看起来已经很亲了啊。」

雷诺摸摸鼻子，笑着说：「一开始嘛，还不都这样。你也是过来人，再过一阵还不一定怎么样呢。」

「那是你太花心。我和晓虞这都六七年了，也没怎么样。人家都说七年之痒，我觉得也和头一两年感情差不多。」赵远鹏喝酒多了有点上脸，说话倒是照旧清晰流畅。「认准了的人就不会总折腾。」

雷诺定定地看着赵远鹏，反应有些迟钝地样子，顿了一会儿举起酒杯说：「走一个。」

两人端起酒杯正要干，赵远鹏的电话响了。他掏出来看了一眼，愣了一下抬起头来看了雷诺一眼说：「这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童光华的。」说罢站起身来接电话。

电话里没说几句，赵远鹏基本上都在「嗯」，表情却渐渐凝重起来。又说了几句话，赵远鹏说：「那你把那封信转发给我让我看一下，我待会儿给你打回去。」挂了电话之后他没顾上对雷诺解释什么，先查邮件，童光华转发过来的信已经显示在里面。赵远鹏示意雷诺坐过来一起看，邮件是童光华的老板发给系主任和系里的秘书的，也抄送给了童光华一份。邮件标题只写了童光华的名字，正文的第一段话很是简洁：

各位好。童光华自即日起不再属于我的研究组。他的合同将正式被终止。

两人对视一眼，脸色都变了。

童光华是我的博士后，他的研究由我名下的 ONR Grant 支持，暑假期间他的工作由他自己的 NSF Grant 支持。在他的合同载明了他需要从事的科研任务。

从去年秋天开始，他对我分配给他的科研任务漠不关心，而只专注于他自己构思的一个研究课题。我一向认为，博士后应当着手寻找和培养自己的科研兴趣和方向，这对他今后的职业发展也有好处。但是作为一个由我的研究基金支持的博士后，他理应对我的研究组的工作做出他应有的贡献。我就此和他在去年九月十三日、九月二十七日和十月四日进行了三次谈话。他表示会听取我的意见，但他的行为并无改变。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我的组会上他和我就一个学术问题发生了争吵，随后他离开了会议室。当晚他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可以应要求展示），在邮件中他对我做出了许多不实的指控，主要是关于我所布置给他的研究方向的学术价值，以及我对他的所谓不公平待遇问题。我对此非常愤怒，但我认为我应当给他一个和我当面讨论这些问题的机会。他没有依照我的要求来和我面谈。我想我们都度过了一个不愉快的圣诞节。在我告知他我有可能结束和他的合同后，他于今年一月四日和我进行了面谈。他向我就那些指控表达了歉意。我对他说：我欢迎学术上的争论，但决不允许个人层面的攻击。

今年三月二十日，他因为得知自己并没有找到别的合适的新职位而来问我能否延长我们本应在今年八月份结束的合同。我告知他我不准备延长这个合同。在我们的讨论中他再次重复了他曾经提出过的那些关于我布置给他的研究方向的学术价值的指控。我告诉他，

我听说他还曾经在系里其他教授面前散布过类似的言论，我不准备追究这些责任，但是我有权利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决定我是否延长和他的合同。我们的讨论不欢而散。翌日，我收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可以应要求展示），他在信中表示他认为我没有尽到作为博士后导师的职责，并且威胁说将要在学术界破坏我的名誉。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同他的工作关系已经没有意义，因此我决定立刻终止这份合同。除此之外，我认为他的性格和品行会对学术共同体造成危害，我有义务将之告知我的同事们。因此我将起草一份正式的信件，寄送给所有研究机构和大学，告知他们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以提请他们在招聘时给予应有的注意。

.....

雷诺和赵远鹏看得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许久，赵远鹏才指着最后一段说：「这也太狠了吧，有必要做这么绝么？」

「他们俩到底有什么问题啊，你知道详情么？这封信写得含含糊糊的。」雷诺问。

「我倒是听童光华断断续续说过一些。但是童光华说的那些事情听起来完全就是他老板不讲理。你也知道，同样一个事情从双方视角看起来可以差很大，我也不知道细节上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综合起来看大概是童光华想给自己争取一些灵活性和后路，但是

在他老板看起来这就是挑战自己的权威，结果两个人彼此越来越较劲。至于最后这部分，」赵远鹏指指屏幕上那一段文字，「我不知道童光华说了些什么会显得像是威胁，他是不是压力太大跟老板说了些不合适的话，这就没法猜了。」

「唉，那他是需要马上离境回国么？他是 H1b 签证吧，H1b 在合同中止以后有多长的滞留期限？十天？」雷诺不确定地问。

「我也不知道，不过好像他可以先申请转成别的签证拖延一阵？」赵远鹏皱着眉头说。「以前有个有点类似的例子是方一涵有个师兄，我也认识，叫宋纯之，和老板处得不愉快，但那个师兄能力很强，直接自己先发制人找工作做 backup，后来去了硅谷，发展很好。我估计童光华现在找工作怕是来不及了。」

「那童光华刚才电话里是怎么说的，他现在什么打算？」雷诺问。

「我其实没太听明白。」赵远鹏说，「唉算了我再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吧，不行我去他家找他一趟。这叫什么事啊。」

雷诺在接下来的一天中都没有听到赵远鹏或者童光华的消息。他吃午饭的时候把这件事情讲给雨晴听，听得雨晴毛骨悚然食欲全无，眨着大眼睛可怜兮兮地看

着他说：「要是我也被老板赶走了怎么办？你会养我吗？」

「……」雷诺犹豫了一下，「怎么可能，杨凡不是一向挺喜欢你的么。」他说。

雨晴捕捉到他片刻的迟疑，撇了撇嘴，接着他的话茬往下说：「杨凡最近可不一定喜欢我，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搞一堆 NIH 的数据，已经很久没和他汇报过进展了。」

「搞是什么意思？」雷诺问。

「就是下载，整理，清洗，预处理，这些破事。」雨晴叹了口气，「光下载就很烦，因为是政府数据，不是随便一个什么 FTP。当然杨凡也应该知道，所以他也没怎么催我，但总之我就没什么成果可以给他汇报的。」

「别着急，你这才上手多久。」雷诺安慰到。

「我想赶上年底开题。」雨晴说，「错过这一波就要错过好久了。」

雷诺正要说话，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嗯嗯啊啊了一阵之后放下电话问雨晴：「你猜是谁？」

「反正是女生呗，不然你哪会笑得这么开心。」

「还真是。」雷诺说，「是吴念枫，你记得她吧。她让我帮她管教小郭。」把事情原原本本转述了一遍。

「你说怎么办？」

「让你？去跟小郭说这个？不太好吧。」雨晴咬着嘴唇歪着头想了一阵，说：「让我去跟小郭说吧，我是他姐姐，长姐如母，本来就是我的事。晚上我把他叫出来单独跟他吃个饭就好了。」

「干嘛还单独……我们仨一起吃不就行了？」雷诺咬着面条含混不清地说。

「这种事就要单独谈才谈得开，你去算干什么的啊，我们说话都放不开，他也感觉没面子。」雨晴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吃慢点，又不跟你抢。」

「我算……长姐夫如父？」

「一边儿呆着去，我给小郭打电话了。」她掏出手机三言两语就把电话打完，看着雷诺不解地问：「你笑什么？」

「我笑你跟小郭说话还真有姐姐的范儿。」雷诺说，「你们在哪吃？要我开车送你们不？」

「就在上次跟你说过那家泰国店。我晚上和小郭一起过去，吃完了你去接我吧，那么晚我不想一个人走回来。」雨晴说。

太阳落山很久了，街道上的行人却不见变少的样子。莫尼卡春夜的花香熏人欲醉，空气暖暖地扑在人脸上，带来一丝若有若无的海的味道。路灯在不知不觉的时刻悄然亮起，街旁的棕榈树在路面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街边的饭馆和酒吧门口都是喧闹的学生们，坐在车里可以隐约听到他们的欢闹声。雷诺把车子开得很慢，仿佛怎么也走不到头一样。「你们都说什么了？」他扭头问雨晴。

「就那些事情。」雨晴靠在车窗上向外看去。她的声音和白天相比轻柔了许多，「我告诉他，他需要明白女生的想法和他会有很大不同，不能想当然，更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就那些大道理呗，说了半天。」

「那他听进去了没？」

「口头上当然听进去了，心里大概该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吧。」雨晴把窗户放下来了一点，嗅着窗外植物

的味道。「这种事情，靠别人讲怎么会有用呢？只有自己吃过亏才行。」

「那你干嘛还积极地要去和他谈？」

「他早晚会明白的，到时候他就能想起我对他说过的这些话了啊，那时候就不会忘了。」雨晴轻声地说。

「至于眼前，我只让他去跟梅梅道个歉。他估计也挺想找个台阶下的，还问我怎么道歉合适来着。」

雷诺笑了笑没说话，却见雨晴转过头来，说：「还有个事我想和你说一下。」

雷诺见她口气严肃，诧异地看着她。

「我今天吃饭的时候问你你愿不愿意养我，你知道，我不是真的要让你养我。」雨晴说道。

雷诺愣了一下。「啊我当然知道你是开玩笑的。」

「但我也不是完全是开玩笑的。」雨晴用一种坚持的口气说，「我是觉得，我是觉得，你很会谈恋爱，但是……」

她犹豫再三，不知道要不要把在脑海里盘旋了有些日子的那句「我觉得你好像在躲避我们的关系变得更深入」说出口，担心这句话说的太早，显得自己太急切，也担心它的重量压过了它的尖锐程度。

雷诺等着她往下说，见她迟迟不语，正想说两句安慰的话，手机忽然震动起来。他看了一眼，是赵远鹏。

「童光华出事了。」赵远鹏在电话里惶急地说。

雷诺和雨晴赶到医院的时候，正碰到一辆急救车开出车库，警笛声在夜色里显得格外尖锐。雨晴刚来美国时特别不习惯美国的街道上三天两头的警笛声，不是哪里房子失火有人抽烟就是哪里汽车追尾，频率仿佛要比国内高得多，她还因为这个开过好几次玩笑。眼下两人当然都没有开玩笑的心情。两人匆匆走进急救室外的等待间，看到赵远鹏和方一涵都坐在里面。赵远鹏垂着头看不清脸色，方一涵注视着门口的方向，目光漫无焦点地游移着。雷诺顾不上寒暄，直截了当地问赵远鹏：「多久了？」

赵远鹏被惊醒一般地抬起头，看着雷诺的目光颇为迷惘，过了许久才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被救护车送过来的，两三个小时吧。」

雷诺点点头，和雨晴一起坐了下来，两人看向方一涵，彼此点点头打了个招呼，什么也没说。这是三人许久以来第一次会面，只是情况特殊，也没什么尴尬

的。等待间里空气沉甸甸地凝固在那里，压得人不想开口。

四人对坐无言，等待间里这会儿并没有其他人，只有接待处的黑人大姐偶尔站起来走动会带来一些声响。过了不知多久，雷诺才艰涩地问了一句：「能确定是……？」他噤嚅了一下没说下去。

赵远鹏苦笑了一声，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过来说：「他自己留在桌子上的。」

雷诺接过来，看到上面写着赵远鹏的英文名字和地址，犹豫了一下问：「可以看么？」

「方一涵也看过了。我不想一个人……」赵远鹏顿了一顿，不知道怎么选取合适的字句，见雷诺点点头表示理解，也就没再说下去。

信是手写的，并不整齐，但也没有多少涂改的痕迹，像是一口气写下来的。

我不知道我该给谁写这封信。想来想去，好像也只有写给你。我这样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很抱歉。但是我有些话想说，说给我爸我妈听也毫无意义，还不如写给你。

我也不瞒你说，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在琢磨怎么才能彻底逃离这些事情。我也去看过学校心理咨询部门，人家说我是抑郁症，开了药，说是缓解压力的，

但是又说是可能上瘾，我也一直没敢吃，直到上个月，实在是太难受了，才开始吃，吃了好像除了脾气变大了之外也没什么作用。你可能想象不出来我这段时间都是怎么过的。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觉得接下来的这一天会像受刑一样难熬，一点盼头都没有。人家说晒太阳对心情有好处，我也晒了，屁用都没有，就象是每天都是在夜里一样。出去吃饭，有时候在路边走着走着就想一屁股坐下来再也不走了，也不是身体走不动路，就是不想再走。每天都是在受罪，有时候好点，有时候坏点，但是总之就是受罪。我不止一次问自己到底在等啥。所有这一切痛苦都可以很容易结束，我已经忍不住了。

我算是看透了，这条路根本就是一个独木桥，千军万马都要闯过去，但是只有一少部分人，会做研究，也会钻营，还要运气好，才能走得过去。大多数人都是走到一半就失踪了。当年的高考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高考失败了，总还有别的出路。人呐，要失败就要趁早，早死早托生。到三十多岁再失败，就没后路可走了。

我有时候想想，自己也真是可笑，还去和他争论我的研究方向有没有意义。其实他让我做的那些方向固然是垃圾，我自己选择的方向又何尝不是垃圾。我到现在为止论文也有十来篇了，引用加起来几百，还不是放在图书馆里发臭。但是我还是不能原谅他。大家都是出来混碗饭吃，他混得好，我混得不好，但是他总应该给别人留条路走。他自己在美国早已经站住了脚，就忘记了自己当年没站住脚的时候是什么模样。他觉得我不能给他带来利益，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恐吓我说要让我在美国无处容身。让我这么一个后辈无处容身，对他有什么好处？就算他觉得我对他没有利用

价值没法压榨了，大家好说好散不行么？何必赶尽杀绝？

但是我也知道，就是他这种性格，才有可能在学术界获得成功。像鲨鱼一样，看见哪里有油水就猛扑过去，尽全力指挥自己的手下去抢占地盘抢占资源，然后等这一拨热过了再找下一拨。我承认他用功，比我用功得多，他每周工作我看起码得有五十个小时。说好听点，这叫热爱学术，但是他这号人其实放在哪个领域都一样，就是工作狂，而且是只追求个人利益的工作狂。他平时判断一个学生好不好，就看那个学生能不能贯彻他的思路做他的工具。他那几个学生，凡是听他的话，他说做多少实验就做多少实验，他就捧到天上，剩下的就说人家工作不认真，给人家小鞋穿。去年还有一个学生因为和他意见不一致，他就直接把人赶出了实验室。他还得意洋洋，觉得这是杀鸡给猴看。

唉，说这些都没用，人家手里有 funding，就连系主任都不能不买他的帐。圈子也没多大，牛人就那么几个，彼此都知根知底，得罪了一个就等于得罪了所有人。很多人都 tenure 了也还是不敢和他们这个圈子对抗，何况我呢。

我还打听过买枪的手续，很麻烦，但是也不是完全做不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其实也没有那么想要他死。他对我不公平，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我把他杀了，只会让他成为一个烈士。我倒要背负所有的骂名。还不如就这样，反而能让他身败名裂。

我是真觉得这日子过下去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什么未来都没有，什么力量都没有。我不知道自己还要待在

这里干嘛？申请绿卡？我倒是问过律师我这点论文不够自己申请 EB1，律师建议我申请 NIW，等排期排到了差不多得十年后了吧。有好几次我早上醒来，想着自己两手空空，没脸见以前国内的朋友，也不敢想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连几个月后自己会在哪都不知道，心里堵得只想哭，哭了又鄙视自己，大老爷们怎么这么没出息，然后越鄙视越止不住眼泪。这样的日子，我真是一天都不想再过了。

我也想过爸妈，你也知道，他们俩现在都各有各的家庭，但是也还是把我当儿子看，隔三岔五地打个电话。我爸还好点，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儿，我妈后来就一直再没生过。她那边对方有个跟过来的女儿，据说不太孝顺。要说我担心的事情，也就这一件。

其实我没资格说这话，我自己就够不孝顺的了。我也想过他们接受得了接受不了，但是有时候也觉得，他们再痛苦，也和我没关系了。我知道这样做是自私，但是我活着这么痛苦，他们也帮不了我，就让我首先帮帮自己吧。他们的痛苦，可能就是一阵子，时间长了总会好的。我的一辈子却看不到头。

我不知道他们要不要来美国，如果要的话，可能有些事情还得你帮忙张罗一下。我知道这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但是我在这边也不认识什么别人了。我账户上还有三千来块钱，我都打到你的 paypal 里了，你看着处置吧，我估计我这一摊子事还要花点钱，就从那里面出好了。我的东西你可以不用管它，也没什么值钱的，房东希望怎么办都无所谓。我不知道系里会怎么处理这事，但是都和我没什么关系了。

谢谢。

再见。

直到信的末尾，字迹始终是清晰的，好像是一个人心平气和写下来的文章一样，和雷诺想象中一个心如死灰要走上绝路的人的状态颇为不同。他默默把信还给赵远鹏，雨晴早已抽泣起来，雷诺把她搂在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肩膀。方一涵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说一句话。

「系里知道了么？」雷诺问。

「我还……」赵远鹏正要说话，急救室的门开了，一个医生走了出来唤他过去。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三个人都听不到，但是赵远鹏的表情是一望而知的。

仿佛被一阵突如其来的寒冷攫住了心，雨晴哇的一声大哭了出来。

第五章 闻道长安似弈棋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莫尼卡的阳光依旧慷慨大方。棕榈大道上，那些百年老树的巨大叶片在永恒的晴空下被晒出一层油亮的事不关己的光泽。几周过去，校园里的中国人圈子气氛依然有些压抑，像一层薄雾在微信群的闲聊中止处和食堂偶遇时欲言又止的眼神里无声弥漫，但远观则一切如常。

长周末前的最后一个下午，穆雨晴坐在物理楼一楼的天井里水池边的桌子上对着笔记本干活。长周末和雷诺约好了一起出城玩，她想在出发前把数据初步处理完毕，省的还要占用假期里的脑子。午后的阳光穿过巨大的落地窗，将原木桌椅的纹理照得根根分明。她最近越发爱上了这里。和位于地下室只有惨白的灯光照明的办公室相比，在这里不管是工作还是发呆都让她觉得安心了许多，像是个小小的避难所。天井的对面是个柱廊，可以远远望见校园里川流不息的师生们，但噪音又被距离隔开。从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前抬起头，就能看着陌生人仿佛默剧般来来去去，雨晴想要放松的时候就会看着人流发呆，既不会觉得自己隔绝于校园，又可以呆在自己的世界里。

「嗨，雨晴！」Karl 端着笔记本从身旁走过，跟她打了个招呼。「在发呆？」

「在等着数据下载。」雨晴伸了个懒腰。

Karl 是同专业的师兄，对她手头的项目也很熟悉。

「还在处理 NIH 那批数据？」

「是啊，每次登陆 dbGaP 的服务器都要重新认证一遍，很烦。」雨晴一边说。「我本来想写个批处理程序，后来发现不行，非要一遍一遍手动。」

「哦 dbGaP 的授权确实超级麻烦。」Karl 一边附和着一边走开，忽然想起了什么又折了回来。「Hey，你认识童吗？」他把声音压低问到。

「不算认识，我有几个朋友和他更熟。」雨晴叹了口气，抬头看着 Karl，做了一个「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的表情。

「很遗憾听说他的事。」Karl 说，「我听说学校本来有一个小型的纪念活动，但是取消了？」

「是的。我没有参与，但我听说是因为组织起来有点麻烦。他导师肯定不会参加，他导师的其他学生似乎对参加有些顾虑，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但童……」雨晴犹豫了一下该怎么措辞，觉得似乎怎么说都过于直率，但还是没想出更好的表达。「童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除了他导师的其他学生以外他在美国其实并没有很多熟人，仅有的几个都是像我一样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所以后来他的几个朋友觉得，以校方的名义办

纪念活动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困扰，还不如以私人朋友的名义办一个更简单更私人的，其实就是今天。」

「我明白了，这也很合理。」Karl 嫌端着笔记本一直站着有些费劲，索性在旁边的位置上坐了下来，看着天井中间的大榕树。「我听说他的事之后心情很复杂，但我也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长周末什么安排？」两人熟不拘礼，雨晴一边盯着笔记本屏幕看数据传输进度一边问。

「在家带娃。」Karl 言简意赅地说。

雨晴见过 Karl 的双胞胎宝宝，都是金发蓝眼睛，典型的日耳曼洋娃娃，正是最需要操心的年纪。「你不打算带他们出门……咦？」

数据传输的页面忽然断了。雨晴刷新连接，却看到了一条警示信息：

```
Error: Access Denied. User lacks authorization for
the server partition 'NIH-NCBI-dbGaP-phs002049'.
prefetch.3.0.5: Failed to authenticate for
'phs002049.v4.p2'.
```

「服务器宕机了？」雨晴想。「Karl 帮个忙，用你的电脑连一下 dbGaP 看看能连上吗？」

Karl 打开笔记本，熟练地在终端开启连接。「可以。」

雨晴困惑不解。「这里有个注释，说是这个项目的 DUA 过期或已被取消。DUA 是什么？」

「数据使用协议。你是不是需要更新你的权限了？你查下邮件。」

雨晴打开邮箱，果然发现一封刚收到的信，但信的寄出者却不是她熟悉的地址，而是一个政府机构的邮箱。「这……啥啊。」

Karl 把头凑过来。「介意我读吗？」他问。

「不介意，我完全看不懂。」雨晴把笔记本屏幕转向 Karl 的方向。

「due to a recent modification of your Principal Investigator's access credentials …」Karl 一目十行地看着，一边看一边小声地念，「your authorization to use this data has been rescinded …」他忽然扭过头问雨晴：「你的 PI 是杨凡对吧？」

「啊？是的。」雨晴说。

「这里说由于某些政策问题，杨凡不再符合使用 NIH 数据的资质，而你的资质是挂在他名下的。让我看看你能不能绕过他单独申请数据权限……」Karl 又顿住了，开始接着往下读，「哦，看起来如果你要绕过杨凡，需要学校帮你专门递交一份 clearance 申请，然后你要完成一个安全培训课程，然后……」他皱着眉看下去，「然后等 NIH 给你批准。」他抬起头看着雨晴，脸上的表情一言难尽，「你先去和杨凡讨论一下吧，这看起来不是什么小问题。」

「这太荒谬了吧！」雨晴瞠目结舌。「可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用这个数据库啊，难道它就是今天下午忽然更新政策的？一个长周末前的下午？」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今天下午更新的政策，但看起来你的授权确实是今天下午被系统取消了。」Karl 同情地说。

雨晴怔怔地看着 Karl。「好吧，所以我在长周末之前搞定数据看来是没希望了。」

「这不是长周末的事，」Karl 说，「当然这也可能是个意外的疏忽，比如杨凡忘了填什么表格，可以很快修复。但如果不是，我估计你接下来至少几周甚至几个月都不能用数据库了。」

「啊？哦……不过好在这是最后一批数据被卡住了，那我这段时间就先用之前下载完成的数据工作好了。」雨晴愣了半晌说。

「不是这么回事。」Karl 看雨晴仿佛还没真的理解发生了什么，摇摇头提醒道：「这是回溯性的。数据当然已经在你的电脑上了，但你不能用它们做任何事，因为你已经没有这些数据的合法使用权了。除非你有把握这个授权一定百分之百能恢复下来，否则我建议你先不要花时间做可能是无用功的事。」Karl 看着雨晴的表情，补充了一句，「无论如何，你还是先和杨凡讨论一下再说。」

「……那我现在去找他一下，但我不确定这会儿他在不在。」雨晴被这一连串陌生的信息冲击得有些迟钝。「你今天有见到他吗？」

「我刚才经过他办公室他的门是关着的。」Karl 说。「而且就算他在，他能做的任何事其实也只能等到下周了。我觉得你可以先给他发个邮件告知一下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下周和你讨论前有个心理准备。当然看这个邮件的说法，他自己也应该收到了相应通知才对。」

「所以我今天下午什么活儿都干不成了？」

「你就当多放半天假呗。」Karl 耸耸肩说。

雨晴合上电脑，茫然地望着远方的柱廊。似乎看到远处方一涵晃晃悠悠地走过去，看着有些蹒跚的模样。看时间他应该是刚从童光华的告别式回来，雨晴想。

方一涵带着一身酒意走回自己的办公室。他本来没想喝酒，但参与的几个人都是熟人，又是长周末前的下午，大家都不忙，有人提议喝一轮酒，算是向童光华最后的致意。他被赵远鹏叫来帮忙操持后事，无论身心都疲惫不堪，觉得喝点也好。别人问起他的研究，虽然 Susan 占据他论文第一作者位置这事本身他不想多提，但是还是忍不住和大家抱怨 Susan 平素种种，越喝越多，终于酩酊大醉。散场后想起还有东西还落在办公室里，强撑着回来取。

这时已经快要下班，楼里一片安静。他以为办公室必定没人，径自推门进来，却不料撞见金颖还在屋子里，身边还有一个男子，两人姿态颇为亲昵，见他闯进来慌张地分开。他觉得男人看着眼熟，但醉眼朦胧，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呃……我回来拿点东西。」他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先退出办公室，又觉得似乎没有必要，目不斜视地走到

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收拾。金颖比他更尴尬，拉着男人招呼都没打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收拾完东西，方一涵坐在椅子上发呆，想回忆自己在酒桌上有没有在抱怨 Susan 的时候说出格的话，只觉得大脑一片朦胧，记不清爽。又在想刚才那个男人究竟是谁，自己一定见过。金边眼镜，一丝不苟的三七分头……

「孙宏斌！」他忽然一个激灵。

为什么会是他？自己是不是喝太多了出现幻觉了？

他想了一会儿毫无头绪，意识渐渐模糊，靠在椅子上睡了过去。过了不知多久，他隐隐预约听见办公室门被打开了，懒得睁眼，接着让自己浸泡在昏睡里。又过了一会儿，只听「啊」的一声大叫，他骤然惊醒，扭过头去，看到金颖惊慌地看着他。

「你怎么还在？」金颖拍拍胸脯，「我以为你早走了。」

「我……睡着了。我今天喝得有点多。」方一涵挣扎着坐起来说。

金颖没说话，自顾自收拾自己的东西，屋子里陷入一阵僵硬的沉默。过了半晌，金颖一咬牙转过头来解释说：「刚才那是我的未婚夫。」

「哦……啊？」方一涵瞠目结舌，「Seriously？」刚说出口就忍不住扇自己一个耳光，这叫什么话。

金颖显然也被他的直率噎住了，看着他一脸酒气醉醺醺的样子，不知如何回应，只能机械地接着收拾。

「对不起，我是说……congratulations。」方一涵摇摇头，发现自己这时候连这个词都说不利索。又想到对方并不是在告知自己订婚的消息，这时候祝贺似乎也不伦不类。

金颖没做声。

方一涵不知道接着该说什么，尴尬地沉默了。他想要在回忆里寻找这事有没有端倪，混混沌沌地想不清楚。又想起今天喝酒时大家议论童光华的遭遇，七嘴八舌地彼此抱怨为了身份问题而忍受的种种烦恼，苦笑了一声。「你这倒是真他妈省事。」他想。

「你说什么？」金颖问。

「啊？」方一涵愣了半天，才意识到刚才脑海里那句话被自己说出了声。「没什么。」他慌乱地说。

金颖端起桌上的水杯走过来，方一涵还没反应过来，金颖一扬手把杯子里的凉水泼在他的脸上。「你刚才说什么？」她脸如寒霜又问了一遍。

「你干什么！」方一涵措手不及，一时甚至都没反应过来该怎么应对，手忙脚乱地起身甩掉身上的水，用衣袖抹了抹脸。站起来觉得一阵发晕，又跌坐了回去。

「我问你刚才说什么。」金颖盯着他一字一句的说。

「我说你这倒是够省事的！怎么啦？」方一涵心一横冲口而出。

「你什么意思？」金颖的嘴角微微有些发抖。

「我什么意思！」方一涵觉得自己太阳穴突突地跳，酒意、怒意和几天来积攒的烦躁伤感全都嗡的一下冲上大脑。「如果童光华有你这条件，结个婚就能解决身份，他根本就不会死了，我说错了吗？」

金颖盯着他一言不发许久，胸口急促起伏。方一涵心想话已出口，也无法撤回了，坐在那里和她僵持着。

过了半晌，金颖冷冰冰地问：「你是不是过几天要回国探亲？」

「啊？是。」方一涵没料到她忽然换了话题，一时有些发愣。

「如果你回国那几天被人介绍了个结婚对象，迅速办好手续，然后把人用婚姻身份带到美国来。这叫什么？」

「我……什么？」方一涵完全没跟上她的思路，茫然地问。

「你们把这叫搬运是不是？一亩三分地里讨论这事的经验的帖子一版一版的都是。像你这样情况的，回国搬运一个女的过来过日子，没有任何人会奇怪，没有任何人会说婚姻和移民身份不能绑在一起，所有人都觉得合情合理，对吧？」金颖尖刻地说。「那怎么轮到我你就有这么些屁放？」

她转身放下水杯，抄起自己的包，摔门而出。留下方一涵呆坐在椅子上。

杨凡坐在办公室里，心神怔忡不宁地发呆。窗外的蝉鸣一阵响过一阵，换了往常他会因此非常烦躁，但此刻竟充耳不闻。敲门声第三次响起他才听到，猛的一惊：「谁！」他大声喊道，旋即被自己的没控制好的嗓门吓了一跳。

门外的穆雨晴显然也吓了一跳，过了好一会儿才怯生生地说：「是我杨老师，我跟您发邮件约好的……」

「哦哦，进来。」杨凡心想自己简直杯弓蛇影，定了定神，不肯在雨晴面前露出异样。「请坐。你邮件上说什么事来着？」

「那个……上周五开始 NIH 的数据服务器我没有访问权限了。」雨晴说。

「哦对对对对。」杨凡一连说了好几声，发现自己还是没法集中注意力。只好拿起香烟说：「你等一下，我下楼抽根烟，马上回来。」

下楼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腿有点软，苦笑了一下，扶着扶手慢慢走出了楼，看到不远处停着的警车，连忙低头转了个方向，躲进大楼另一侧的阴影里，点上烟狠狠吸了几口。耳边又想起了在雨晴来之前才离开他办公室的两个 FBI 官员冷漠的声音：

「我们知道你很忙，杨教授。你的研究非常有影响力，我们对此表示钦佩。正是因为你的工作如此重要，涉及到联邦政府的大量拨款，比如来自 NIH 和 NSF 的资金，所以我们才需要确保一切都符合规定。」

「我们注意到你在前年申请的一项基金，一份非常出色的申请，非常有前景的研究。你在表格的其他支持

部分，列出了你所有的合作项目和资金来源。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再核实一下这部分信息。」

「你确定你已经列出了所有的项目吗？包括你在海外的合作关系？比如说，你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合作。我们看到你和那边的张文华教授在过去五年里共同发表了七八篇论文。非常了不起的合作成果。那你有没有从张教授的实验室，或者通过他，从中国获得过任何形式的资金、补贴或者资源支持？哪怕不是直接给你个人的，而是支持你实验室的博士后或者学生？我们看到你前几年，每年都会去中国两到三次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这些旅行的费用是谁承担的？」

「你看起来有些紧张，杨教授。请放松，我们只是在核实信息。你知道，向联邦政府提供不实信息，尤其是在申请联邦拨款时，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名。这不仅仅是退还资金的问题，根据《美国法典》第18篇第1001条，这属于虚假陈述罪，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

「我们不是在指控你，杨教授，我们是在给你一个机会来澄清事实。有时候人们会犯一些无心之失，忘记填写一些细节。但当这些无心之失形成一种惯例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我们提醒你一下，你参加过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评审吗？或者，有没有人跟你接触过，邀请你加入千人

计划？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非常有声望的项目，你可能单纯认为这是一种荣誉。我们理解你面临的压力，也理解你想和家乡的同行保持联系的愿望。但你现在同时是美国大学的教授，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钱做研究。我们希望 you 了解，这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

「你看，杨教授，我们今天来，是带着诚意来的。我们可以友好地在这里谈话，也可以让这件事进入一个更正式的程序。一旦进入正式程序，我们就会发出传票，调查你所有的银行账户、电子邮件、旅行记录，你所有的学生和同事都会被我们约谈。你的生活和事业会被彻底打乱。这不是你想要看到的吧？」

「这是我们的名片。如果你想起来有什么需要补充或者修正的信息，或者你准备好跟我们进行一次更坦诚的谈话，随时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们建议你尽快。因为我们的调查不会停止。如果我们得不到你的合作，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意思，杨教授。」

杨凡掐了烟，抬起头看着天空，阳光从未像此刻这么刺眼过。他几乎有些挪不动步子，想起雨晴还在办公室等着，叹了口气，回到楼里。

在办公室外面杨凡定住脚步，花了一分钟时间酝酿了一下接下来要和雨晴说的话，轻轻咳嗽一声推开了门。「抱歉让你久等了，刚才在外面又接了个电

话。」他坐回自己的桌子前面，看着显然有点疑惑和不安的雨晴说，「数据库那个事情我了解了一下，不是很好办。这个项目你可能只能先搁置了。」

雨晴挪动了一下身体，消化了一下这句话。「搁置的意思是？」

「嗯……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我现在不太可能为你去申请这个权限。我知道你已经在这个项目上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我非常抱歉，但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不可抗力。这当然不是你的错，不是我们任何人的错，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去适应它。」杨凡用尽量镇定温和的口气说，「我这周会和 Karl 的导师谈一下，让 Karl 来接手这个项目。你们之间很熟，交接起来也很方便，你们自己协调就可以了。」

雨晴来之前设想过很多麻烦的前景，但她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简单而不容置疑的局面，一时间甚至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表达抗议。「那我的研究呢？」她问道。

「嗯，是这样，我不确定这个数据权限问题要多久才能解决，为了不耽误你的研究。我仔细想了一下，想到有一个项目很适合你，是我们和医学院放射系合作的交叉项目，impact 很大，本来负责这个项目的是我之前的一位学生，他今年毕业了之后这个项目也就暂时停顿了下来。之前这个项目推进的速度有一些……呃……不尽如人意。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沟通能

力很强的人，可能会在这个项目上发挥你的优势。」杨凡见雨晴的表情僵硬，心里知道这话不是很有说服力，但脸上也只能坦然维持着和蔼的笑容看着她。

「这个项目的科研成分是什么？」雨晴等了一会儿，看杨凡没有接着说下去的意思，只好问道。

「嗯……是这样，这个项目因为是和实践相结合的项目，所以具体的科研方向需要你自己在协调的过程中挖掘。但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咱们别的科研项目其实申请基金的时候也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影响力，你这个项目直接从实践出发，其实对你未来 claim impact 有很大好处。」

雨晴在心里咀嚼了一下杨凡的这番话。「那这个项目要做多久？我本来预期年底要开题报告，我该用哪个项目开题呢？」

「开题不是问题，咱们系的开题一向很随意，做个 presentation 就可以。」杨凡其实完全忘了还有开题这回事，只好现想现说。「我建议你尽快上手医学院这个项目，等你对这个项目里的难点和有价值有潜力的地方有个基本的了解，就能把它变成一个开题报告，我保证这是能通过的。」他心想也只能先这么承诺了。「至于这个项目要做多久，现在我们很难预计，但你放心，我和医学院谈过了，他们会负担你的工资，这样你也可以更好地把精力放在研究上，不需要腾出时间来做助教。」

雨晴看向窗外，蓝天白云下树冠的影子投射在窗户上婆娑摇曳，她出神了好一阵，回过头来看着杨凡比平时亲切友好得多的殷切眼神。

「好，我知道了。您把这个项目的资料发我邮箱我尽快看一下。」她尽量语气平静地说。

从杨凡的办公室出来，雨晴看着莫尼卡永远透明的蓝天和白云，忽然意识到自己无处可去，也无事可做。Ph.D. 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生活，你既可以忙得要死，连节假日都搭进去，脑海中永远被论文占据着，也会在某个工作日的白天发现自己忽然被抛置在一种空白状态里，理论上甚至可以直接扔下一切冲去海边冲浪，没有人会知道或者介意。此刻便是如此，雨晴在脑海中设想了好几种计划，又一一把它们掐死，最终还是沿着惯性走回了家。

家里空空荡荡，她扔下书包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天花板，把杨凡今天的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一阵困意袭来，昏昏睡去。

过了不知多久，Annie 开门的声音惊醒了她。

「Honey，怎么大白天在客厅睡觉？」Annie 一边放下自己的大包小包一边问。

「我不小心睡着了……」雨晴迷迷糊糊地说。「现在是几点？」

「快六点了。」Annie 说。「你要我把客厅的灯打开吗？还是你想接着再睡一会儿？」

「没事你开灯吧，我起来了。好讨厌这种下午五六点醒来的感觉。」雨晴睡眼惺忪地从沙发上坐起来，摇摇脑袋看了看手机，没有任何消息。「完蛋了晚上又睡不着了。」她苦恼的说。

Annie 放下包换了件轻便的衣服，走到沙发边上看着雨晴。「你看着不太好。出什么事了吗？」

「是不太好。」雨晴嗓音闷闷地说。

「Reno？还是研究项目？」

「……都有。」

「那先说 Reno 吧。」Annie 从冰箱里取了一罐饮料盘腿坐在沙发上。「你们怎么了？不是长周末还一起出去玩来着？」

「你就是想听八卦。」雨晴苦笑了一下。「也没什么，就感觉哪里不太对。」

Annie 看着雨晴没说话。

「今天他室友不在城里。本来我们说好了今天我去他那边过夜的。」雨晴说，「但他今天一整天都没找我。」

Annie 眨了半天眼睛。「亲爱的你知道我是百分之百站在你这边的。但这件事听起来实在是……太小事一桩了一点？」

「我就说其实也没什么。」雨晴烦躁地甩了甩头。

「你们吵架了？」Annie 问，「长周末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也没有啦……」雨晴想从沙发上站起来，但又跌坐了回去。她长叹一声，「好吧可能确实有。」

她低下头，让长发从脸颊前垂下，不知从何开口。

「都是小事。确实是小事，但都是些越聊越聊不清楚的小事，聊到后来，显得我好像在没事找事一样。」

「是最近才这样的？我记得前一阵你们相处挺甜蜜的啊。」Annie 说。

「你知道普希金的《尤金·奥涅金》吗？」雨晴沉默了半晌，忽然问。

「我听说过，但我没看过。」Annie 说。

「是这么个情节。奥涅金是一个俄罗斯的贵族，他遇到了一个叫塔季扬娜的姑娘，塔季扬娜疯狂爱上了他，勇敢地对他表白，但他不怎么动心，非常抗拒。后来在一场舞会上，奥涅金发现大家都在议论他和塔季扬娜，大为恼火，就故意去勾搭另一个女的，是他一个朋友的未婚妻。那个朋友非常生气，要求跟他决斗。」

「然后他死了？」Annie 忍不住评论道，「两百年前这些故事都很神经病，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来一场决斗，然后就总是要死一个重要的角色。」

「不是，那个朋友死了。」雨晴说，「奥涅金开始流浪。很多年以后他回到了圣彼得堡，又遇到了塔季扬娜，这时候塔季扬娜已经嫁给了一个老头。奥涅金才发现自己其实是爱着塔季扬娜的，就又开始追求她。——好了你不要翻白眼了我知道这故事听起来有点蠢，但反正快结束了。塔季扬娜对奥涅金说自己仍然爱他，但还是让他走人了。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Annie 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在 Reno 追我的时候，学校有一次演出这个歌剧，他邀请我去看。散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对话，我说我觉得他有点像奥涅金。」雨晴看着 Annie，「我最近常常不断想起那个对话。」

「可这个故事听起来和你们两个的经历并不像啊。」Annie 说。

「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像。」雨晴摇摇头。「奥涅金非常空虚，Reno 不是。我说像是因为……」

她顿住了，斟酌了半天词汇。

「他有点逃避，在这个意义上像。特别是我们在一起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能说他不喜欢我了，但他明显从一个进攻的人变成了一个防守的人。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个感觉，就好像他忽然切换了模式。他作为男朋友其实不错，他太聪明了，知道一个好男朋友应该是什么样子。可是我一旦想要更深入地向他索取，我就觉得自己仿佛把力气都打在了棉花上，好像他总在躲闪一样。你能理解吗？」

Annie 看着雨晴点了点头。「我跟他没那么熟，但听你这么说，我觉得我完全能想象得出来。」

「然后最让我沮丧的是，你知道吗，我常常想起我的前男友和我在一起最后的那段时间的感觉。他们俩当然是很不一样的人，但在这一点上，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感受出奇地相似。每次当我想要更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似乎需要小心翼翼地证明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才行。」雨晴把头搁在膝盖上，转过脸看着 Annie。「我甚至觉得这是不是我的问题。我好像陷入了一个循环，我越是努力，越是想要通情达理地体谅对方，我就觉得对方似乎离我越远。」

Annie 叹了口气，拉起雨晴的手。「宝贝，我不是心理医生，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这其实就是你潜意识里想要的恋爱模式？」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是在想通过这种关系来证明你自己。」Annie 说。

「为什么？」雨晴又问了一遍。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聪明、得体但又退缩的人。你给我的感觉是，你是在用他们的认可来不断重复证明你值得被一个不那么容易爱的人所爱。」

雨晴怔怔地看着 Annie，仿佛不认识她一样。过了很久，一滴眼泪从她的脸颊上滑了下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她小声说。

Annie 用手指轻轻拨掉她的眼泪，把雨晴的头轻轻抱在怀里拍一会儿，然后放开她。「先别想这个了，说点别的。」

雨晴看着她不说话。

「对了，你刚才不是说除了 Reno 以外，你的项目也遇到问题了吗？是什么问题，你还想说么？」Annie 问。

雨晴眼眶红红地笑了一下，躺倒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

「我可能没法按时毕业了。」她说。

方一涵跟着宋纯之走进阔别多年的万人食堂，微微有些恍神。

「今儿还行，人不算多。上周数学中心开个会，我的妈呀到了中午这里简直快出现踩踏风险了。」宋纯之端着餐盘说。「哦那边有个座，走走走赶紧先占上。」

方一涵几乎有些机械的跟着宋纯之走，放下夹克占了座位，又去档口窗口面前排队，眯着眼看今天有什么菜。身体的记忆感觉隐约要被气味和环境唤醒，但又还蒙着一层陌生感没有捅破，探头探脑地试探。

「你上次来是哪年来着？」宋纯之回头问他。

「前年吧，好像是前年冬天。」方一涵也不是很确定，「而且当时没进来，跟人约在南门外那家烤鱼。」

「哦我知道那家。」宋纯之说，「现在变得不好吃了，好像换老板了。」

「我其实没明白我们为啥要约在校内，你是在学校里挂了个职？」方一涵一边左右张望一边问。

「嗨，不是，公司有个跟学校合办的活动，我最近正好回来了好几趟，然后想着你也很久没吃食堂了。」宋纯之说。

两人打完菜回到桌子前落座，宋纯之拧开一罐饮料喝了一大口。「怎么样回国这几天？你是先回了老家？」

「对我在老家呆了快一周。」方一涵说。

「在老家呆一周对我来说是极限了。」宋纯之说，「你都干啥了？相亲？」

「倒是没有，见了一圈亲戚。」方一涵听到相亲就想起回国前和金颖吵的那莫名其妙的一架，心里苦笑了一声，心想等自己回美国还是要和金颖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也好几年没见亲戚了，趁这次挨个都拜访了一遍。我们家还挺讲究这个的，不然亲戚对我爸妈会有意见。」

「说到见亲戚，我刚回国的时候也是走了一大圈。」宋纯之嘴里含着饭，说话有些嘟嘟囔囔。「当时光伴手礼就挑了半天，老家那边说是空手看亲戚不礼貌，但你说如今你从美国回来能带啥礼物呢？真送了人家又会说，嗨就这，还不如我们淘宝买的呢。我觉得他们其实心态也挺矛盾的，又觉得家里出了个美国名校留学生是个可以显摆的事，又迫不及待想要显示出来但国内现在也很好。」

「我啥也没带，就到处陪笑脸点头哈腰鞠躬敬酒，纯当完成任务。」方一涵说，「跟亲戚吃饭吃胖了一圈，赶紧躲到北京来了。」

「然后呢？你直接从北京回美国？」

「对，过几天走。这几天在北京约了几个朋友见面。今天中午才在西二旗那边见了一个以前的学弟。」

「哇西二旗，去一次真的折寿。」宋纯之摇摇头，「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房价十万一平的地方能破成那样。」

「是有点破。」方一涵说，「但你别说，人家不是都说从美国回来最稀罕的就是烟火气么，西二旗还是有点烟火气的。」

「可太烟火气了，去一次熏着我一次。」宋纯之说，「说说你吧，最近怎么样？」

「就还那样。你呢？我看你回国一两年了好像变化也不是很大。」

「你这个注意力真的不行。」宋纯之指指自己的脑袋，「你看我头发少了多少？」

「那说明大厂熬人。怎么样，你感觉，从美国大厂回中国大厂，落差大么？」方一涵问。

「大。而且都不叫落差，就完全是两个世界，甚至不可比。」

「怎么说？」

宋纯之一时没说话，连着吃了好几口菜，想了一会儿。「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事我一开始感触非常鲜明。现在按说已经习惯了，但想起来还是觉得很神

奇。我刚回国非常震惊地发现，这边是不写单元测试的。」

他抬头看了方一涵一眼。「对了你没上过班，你知道什么是单元测试么？」

方一涵摇摇头。「我能从名字猜个意思，但我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一种保障你写的代码尽量没 bug 的测试体系。学术界没人写这个，所以你不知道很正常。这个事情写起来非常烦人，没人爱写。但理论上它又确实能显著提高代码质量。」宋纯之吃了两口饭嫌太干，把菜汤倒进米饭碗里搅了搅，「我在美国的时候受的训练是再不爱写也得写，你不写单元测试根本提交不了代码，然后我一直以为全世界都这样。」他稀里呼噜把泡软的饭一股脑吃下去，吃得急了，噎了半天。

「然后你发现国内不写。」方一涵替他把话接上。

「对我发现国内不写，也不是哪都不写，但总之不写很正常。」宋纯之缓了一会儿，揉了揉自己的胃。

「然后我就琢磨了很久这事。因为按说，这个东西存在总有它的意义，就像保险存在是因为大家吃了亏发现买了还是比不买强。那你说国内这帮人代码质量能有多高？难道就没人发现不写测试吃亏？」

他站起身。「太咸了，我要去再买瓶饮料，你要吗？」方一涵摇摇头。

宋纯之快步走开，过了一会儿拿了瓶汽水回来坐下。

「然后我发现这事还真比我本来想象的复杂。你比方说有两个团队，一个团队非常精耕细作，代码写得慢但是写得好，bug 少，事故少。另一个团队主打一个糙快猛，成天出不大不小的事。然后你是这俩团队的老板，到了年底一评估，第一个确实没出事，但慢也是真的。第二个团队 launch 了一大堆，人均工作量遥遥领先。而且说实话，公司里其实出事未必是坏事，只要别出上热搜的大事，出事了你加班加点抢救回来还能在老板面前露脸，大家都有存在感。你说你的代码质量高，三年五年之后还能用，问题是国内这个速度，哪家的架构三年五年之后还不大改？最后一算总账，第一个团队无功无过，第二个团队可能因为 bug 出事开了俩人，但剩下都升职了。到底哪边划算？」

方一涵听得发愣。「我一开始以为你是想说你回来无法适应这个环境，结论听糊涂了，所以你是想说它好还是不好？」

「就不是好不好的事。美国那一套磨刀不误砍柴工，有它的道理。中国这一套萝卜快了不洗泥，也有它的道理。具体哪边好我其实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宋纯之看看方一涵的餐盘，「吃完了没？吃完了我们出去溜溜。」

两人走出食堂，沿着河畔一路向南走。校园里正是出门上晚自习的时候，学生们骑着车飞快地从身边经过。月亮已经升起来了，远远挂在大草坪的上空。方一涵想起莫尼卡的傍晚自己从来都是早早回家，很少在校园散步，感觉那是个遥远而静谧的梦，一时有些恍惚了。

「喏，这才叫烟火气。」宋纯之指指路边卖夜宵的小摊，几个学生一边排队一边笑闹。「我后来觉得，与其去琢磨两边的大厂哪边好，不如去比这个。」

「所以看起来你回国还是挺开心的？」方一涵说。

「嗨，糟心的事情肯定有。国内你也知道，烦人的那些地方烦死你。」两人走到十字路口，宋纯之左右看了看，「去工字厅那边走走。你怎么样？还要多久毕业？」

「……」方一涵没回答先叹了口气。他和 Susan 现在处在一个微妙的状态里。Susan 日常对他的态度倒是和善了许多，他怀疑一方面是因为他第一时间没有选择翻脸抗议，Susan 觉得应该安抚他一下，另一方面童光华的例子摆在那里，可能对 Susan 多少也有点影响。但只要他真的去和 Susan 谈论毕业进度的问题，Susan 的态度就还是模棱两可滑不留手，只说他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大有前途，让他努力再多发几篇后续扩大影响力。这话在道理上听起来也说得通，但

他现在对 Susan 已经彻底失去了信任，完全无法辨别 Susan 是为了谁的利益在说话。所有这一切都没法跟宋纯之解释，他只能模模糊糊地回答：「可能快了，一两年？希望吧。」

「那你是打算一直做学术还是来 industry？」

「我……说实话以前是想做学术，最近有点动摇。」方一涵说，「但我也还没开始认真看工作的事。我之前甚至连 intern 都没做过，感觉临时转型去 industry 也还需要做点准备才行。」

「如果你能一年左右毕业，那我有件事想跟你说。」宋纯之站住了脚，用一种很郑重的语气和他说。

「啊？你说。」

「我在认真考虑出来创业。不是马上，现在公司里手头有些事要先了结，然后投资跟合伙人什么的也需要时间来谈。如果你一年后毕业，时间上正合适，我希望你到时候来给我帮忙。」宋纯之说。「我们俩也够熟悉了，所以别的虚头巴脑的话也不用多说。我知道这不是小事，首先这牵涉到你是不是回国的问题，其次创业本身也不是一个说着玩的事。但我想先跟你打个招呼，让你有个思考的空间。」

方一涵完全没料到会有这么一个邀请，有点发愣。

「这事我需要想想。」

「当然，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便问我。」宋纯之见方一涵陷入沉思的模样，说，「来咱们接着往前走，别在路边傻站着。」

「首先，」方一涵走起来一边说一边整理自己的思绪，「我不确定我一年内一定能毕业……如果我直接拿个硕士文凭走人你要么？」他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说。

宋纯之以为他会关心具体的创业方向，没想到他第一个问题竟然是这个。「看来你是真的很急着毕业。是研究做得不爽吗？」

「没有，我就顺着你说要一年内毕业的话随便说说。」方一涵感到一丝潜意识被戳破的尴尬，掩饰到。「因为这对我来说确实算是提前毕业了，有点紧。」

宋纯之狐疑地盯着他看了一眼。「那我还是建议你拿到博士。你都念这么久了，不拿太亏了。而且国内很多地方有没有博士学位差别很大，你去下面基层那些开发区，有个美国名校博士文凭光落户就能给你批几十万奖励。我当然不觉得你是不是博士对你的能力有任何区别，但创业毕竟是创业，总有个失败的可能性，要是为了这事让你本来就要到手的博士没了，那好像也不是很合理。」

这是很实在的话，方一涵点点头。「你让我先想想吧，我回去可能还得先跟我导师聊聊。」

两人走到了工字厅背面的荷塘边上，在游廊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上次坐在这里的时候好像自己大学还没毕业，方一涵想。

「说实话这次见你感觉和上次还是不太一样。」宋纯之说，「去年见你还是愣愣的，跟本科生没太大区别。这次看起来有点像博士生了。」

方一涵想了想：「可能还是经历了一些事儿？」

「你们那个博士后的事情？」宋纯之问。

「哦，你也听说了？」

「我们村里也通网的好吗。」宋纯之说。「对你触动挺大的？」

「其实那事发生也没多久。我觉得更主要的可能是，」方一涵沉默了一下，「我不知道哪天忽然意识到，我一直以来以为是为我设定好的那条道路其实是个我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

宋纯之笑了。「是这样的。我们大部分人，至少这里，」他指指周围的园子，「这里出来的大部分人都是在一条路上闷头狂奔长大的。别的人可能早早就撞

墙撞得头破血流了，我们还在往前跑，跑着跑着就跑出了幻觉，好像有什么命中注定的方向一样。」

他停顿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不存在什么属于我的道路这事儿。」

两人一时都住了口。方一涵抬头看到月亮已经升上了半空，照着渐渐寂静下来的校园。荷塘里间或响起一两声蛙鸣，在夜色里分外清晰。老家县城酒席的喧闹似乎还在耳边，叠印在这熟悉又陌生的景色上，而几天后自己就又将回到莫尼卡的办公室里，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轨道上重复自己的每日劳作。自己这几天在老家和北京见到的每个人都其实本可以是自己，可毕竟又不是自己，真正的自己位于远方，但也不是很能确定真的属于远方。他一瞬间禁不住希望这场景的推拉切换能给自己带来一些神谕，可是什么也没有。

当然什么也没有，他想。人生拐起弯来真是够莫名其妙的。

City National Plaza 是一座沉闷的棕色花岗岩高层建筑，坐落在市中心一个现代主义摩天大楼的丛林里。建筑和周围的城市景观一样方正古板，无法给人留下任何鲜活的印象，和几十英里之外的校园大相径

庭。建筑前厅里有一座名为 Stairs to Nowhere 的公共艺术装置，一对扭曲上升的彩虹色楼梯，带来了可能是整幢建筑周围唯一鲜艳的色彩。

在这座楼四十层的一间会议室里，杨凡已经坐着枯等了半个小时。会议室和整座建筑一样没有任何特色，杨凡触目所及的一切细节——桌椅、百叶窗、台灯、桌面上的笔筒和记事本——都像是电脑游戏里的道具一般，干净纯粹得近乎只是符号。会议室外不断有人经过，传来窸窸窣窣的人声。不知道上一个坐在自己这张椅子上的人是谁，杨凡想。他或者她甚至可能比自己更绝望，但不管那个故事是什么，都被这一尘不染的墙面吸收得了无痕迹。这间会议室可能见证了无数人生起伏，然而对此完全无动于衷。

他又想起刚才路过的前厅里的那个艺术装置。Stairs to Nowhere，他在脑海里对自己说。

门被敲了两声。杨凡还没反应过来，门就自己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灰白头发的律师走了进来，身上的西装显然和杨凡穿惯的 banana republic 不属于同一个世界。「抱歉杨先生，我迟到了。」他和匆忙站起身来的杨凡轻握了一下手，「你放心，等待这段时间是不算在账单里的。」他微笑着说，脸上的皱纹显得分外生动。

杨凡意识到自己这里应该跟着笑一下，觉得紧张的胸腔确实稍微放松了片刻，但也只是片刻而已。他重新

坐下，看着对方在对面落座，打开面前的文件夹。

「这是你自己的律师，不要紧张。」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付费了，所以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律师双手交叉地放在桌上看着他，方才礼貌的笑容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杨先生，我不能撒谎，你面对的是非常严重的困难。这不是一次误会，这是一场正式的联邦刑事调查。」

杨凡清了清自己发紧的喉咙。

「但好消息是，」律师在这里顿了一下，「从 FBI 找你谈话到目前为止，你做的都是对的。」

杨凡困惑地看着他。「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再和他们说话，而是直接来找律师。请记住，从这一刻起，你不能再和 FBI 的任何人谈论这个案子。一个字都不要说。」

「他们说他们还会找我谈话，澄清一些信息。」杨凡说。

「这是他们的标准说辞。你只需要说一句话：请联系我的律师。然后把我的名片给他们。」

杨凡深吸了一口气。「我现在除了你以外还应该找谁通报这件事？」

「不要和任何人通报这件事。」律师紧盯着他。「不要和任何人通报这件事。」

「但我至少要和学校谈一谈。我昨天收到了学校的法律办公室给我发的信，让我去和他们开个会。这也是我今天想咨询的问题之一，我应该在会上怎么说？或者你会去和我一起开这个会吗？」

「不。这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第二条最重要的规则：不要和学校的任何人谈论案件的细节。尤其是学校的律师。你要记住，学校的律师代表的是学校的利益，不是你的。现在，你和你的大学在法律上是潜在的利益冲突方。学校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它自己免受政府的处罚。如果这意味着需要牺牲你，他们会毫不犹豫。」

「那我的工作怎么办？我还有研究生。」

「如果你运气好，你可能可以获得带薪休假。至于你的学生，我无法提供建议，但我需要告诉你，接下来你面对的法律流程可能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你的任何安排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杨凡沉默了一会儿。「请给我大概描述一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他艰涩地说。

「他们指控的，或者准备指控你的，很可能是三项罪名中的两种，或者全部：电信欺诈，虚假陈述，也可能包括税务欺诈。本质上，检方会说，你在申请联邦经费的表格上，故意隐瞒了你和中国机构的关系，因此骗取了本不该属于你的联邦资金。因为你是通过网络和电子邮件提交的申请，所以构成了电信欺诈。因为表格是提交给联邦机构的，所以构成了虚假陈述。」律师看着杨凡的额头浸出的汗，停了下来。

「你要喝水吗？」他问。

杨凡摇摇头。

「我需要你做的第一件事，」律师说，「就是把你过去五年所有的经费申请文件、进展报告、和学校科研办公室或财务部门就信息披露问题来往的所有邮件，全部整理出来交给我。尤其是你如果有任何主动向学校披露你与中国机构合作活动的邮件，这会非常重要。」

「只要有谈到就可以吗？」杨凡问，「我应该没有填过什么正式的披露表格，但谈及是有的。」

「任何邮件。」律师重复了一遍。「我们需要证明的是你没有故意欺骗的意图。第二，我需要你写一份详细的时间线，把你所有与中国机构的合作，什么时间、什么项目、有没有报酬、报酬是多少，都原原本本

本地写下来。不要删除任何东西，不要凭记忆猜测，只写你有记录和事实支撑的部分。」

杨凡沉默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检察官也会有一系列动作，包括发出传票，获取你的财务和旅行记录。检察官会约谈任何他们认为有关的证人，包括你的学生和同事。你会因为你给别人带来困扰而觉得尴尬和愧疚，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事。」

「我能不能至少跟他们打个招呼，告诉他们可能有人会找他们谈话，并且对给他们带来的麻烦表示抱歉？」杨凡问。

「不可以。」律师斩钉截铁地说。「你的所有此类沟通都可能被解读为妨碍司法或干扰证人。你可能觉得只是表达善意，但检察官可以说你这是在暗示同事应该小心说话或者与你统一口径。你也可能会无意中透露一些信息，特别是你在为自己解释的时候，而如果这些信息与同事的记忆相悖，这会被认为是你在试图污染证人的记忆。请记住，」律师身体前倾，盯着杨凡，「如果同事主动问起，你只能告诉他们：根据我律师的建议，我不能讨论这件事。」

「我太太呢？我总不可能也不告诉她。」

「家人的情况稍有不同。法律里存在配偶特权，你的配偶不能被强迫在法庭上指证你，你们之间的通讯也受到保护，但我仍然建议你们的所有交流尽量口头进行。」律师说，「注意不要让你的家人去联系其他人或者传递信息，不要让他们与朋友或邻居谈论案件。为了避免他们无意间泄漏信息，我建议你和家人沟通尽量局限于情感交流和支持的部分。我知道，你会觉得自己被置于一个极度孤立的境地，但事情正是如此，你必须接受这一点。」

杨凡面无表情地听着。

「从今天起，我们的策略不是去澄清什么。我们不会去否认你和中国机构之间有过的联系，我们的策略是证明，检察官的指控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我们会攻击整个案件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 materiality。」

「Materiality。」杨凡不自觉地重复了一下这个词。

「检察官不仅要证明你遗漏了信息，还必须向陪审团证明，你遗漏的那些信息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 NIH 或者 NSF 当初知道了这些信息，就绝对不会把经费批给你。这就是 materiality。而事实是，那些科研经费的拨款机构最关心的是研究本身的科学价值，以及你是否在从其他地方拿另一份钱做同一个研究。至于你是否在某个中国大学有一个顾问头衔，或

者暑期回去讲过几次课，他们很可能其实不在乎……」

办公室的门从外面敲响了两下，然后打开了，一个助理走进来俯身在律师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律师站起身来对杨凡说：「抱歉，一分钟。」走出办公室关上了门。

Materiality，杨凡想。自己甚至不确定此前有在物理学以外的任何地方见过这个词，而此刻自己的全部人生就悬挂在它上面。

过了应该不止一分钟，律师敲门重新走了进来。「抱歉，我说到哪了？」

「这些机构很可能不在乎。」

「对。」律师用一种似乎是刻意剔除了一切感情色彩的透明语调说。「我们会深入研究这些机构在你提交申请时的拨款规定，按照我们的经验，这些规定很多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我们证明，在实践中，像你这样的学术合作关系，很多学者都不会申报，而 NIH 或者 NSF 也并不在意，那么所谓骗取了本不该属于你的联邦资金的指控就失去了根基。所以，我们的短期目标是在检察官决定是否向大陪审团提起正式起诉之前，向他们充分展示我们掌握的证据，让他们明白这个案子存在法律缺陷。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他们主

动撤诉。我们会尽一切努力避免让这件事进入公开审判的阶段。」

「所以他们主动撤诉至少是可能的？」杨凡鼓起一丝希望问。

「如果我们把每件事都做对，并且事实材料里不包含更多复杂因素的话。」

「如果一切顺利，这个过程……费用大概是多少？」

「非常昂贵。」律师停顿了一下，仿佛是为了让杨凡心里有个缓冲空间。「联邦刑事案件的辩护费用通常在六位数到七位数之间。今天会面后，我的助理会和你讨论具体的收费结构和预付金数额。我知道这对你和你的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负担，但我相信你一定理解，这是保护你的未来、你的事业和你的自由所必须的投入。」

六位数到七位数之间，那最后很可能就是七位数，杨凡想。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律师合上文件夹，看着杨凡显然因为连日失眠而失神的眼睛。「请你回去之后尽快完成我刚才告诉你的两件事。并且记住，除了我，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案情，包括你的学生和同事。你明白吗？」

杨凡沉默良久，点了点头。

差不多与此同时，穆雨晴也正坐在医学院的办公楼里等着和约好的放射系教授见面。这里比物理系繁忙的多，走廊里几乎永远有人走来走去甚至跑来跑去，不少人还穿着医生和护士的短衫。大厅里专门有个接待处，让这里不像是个教学楼，倒更像是一所医院的前台。雨晴在和接待处通报了之后坐在旁边的等待区里，感觉自己像是要来看病一样。几乎每个人走过旁边的走廊时都会向雨晴看上一眼，让她颇为不适，但也只能耐心等着。

「雨晴……雨晴？」在她等得神游物外昏昏欲睡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是我。」她扭过头去，看到一个光头黑人小哥正在轻声叫自己的名字。

「雨晴，我念的对吧。」

「足够好了。」她笑著站起身来，打量了一下小哥，修身的 blazer 套着高领衫，显然是精心搭配过的项链和耳环，修得一丝不苟的眉毛。即使作为 gay 也过于英俊了，她在心里想。

「我叫 Jamal。」小哥微笑着看着她，「跟我来，我带你去你的办公室。」

「我的……办公室？」雨晴正要站起来跟他走，闻言诧异地停顿了一下脚步。「呃，我是来见 Goldsmith 教授的。」

「我知道。」Jamal 轻快地说，「但 Goldsmith 教授还在开上一个会，你待会儿可能会见到他也可能会直接见到 Celia。」

「Celia 是谁？」雨晴迟疑地跟上 Jamal 的步伐。

「噢，Celia 是我们的主任，Celia Connor，你当然也可以叫她 Connor 教授，但我们都直接叫她 Celia。Goldsmith 教授是汇报给她的，所以你反正也要见她。」

「汇报给她。」雨晴在心里琢磨了一下这个在物理系没听说过的组织结构，她意识到这里一切都和自己熟悉的环境不同。Jamal 熟练地带着她穿梭在走廊里，拐了好几个弯，推开一扇又一扇门，雨晴紧紧跟着，暗自希望自己待会儿还记得出去的路。

终于两人走到一间走廊尽头的屋子里，是一个摆着好几个半独立办公空间的大办公室。「这是你的办公桌，你可以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待会儿 Goldsmith

教授或者 Celia 会直接来这里找你。」 Jamal 指着靠窗的一件空桌子说。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有个办公室？」雨晴把包放在椅子上，困惑不解地问。

「啊？」 Jamal 也诧异地看着她。「你不是从物理系转到这边来的吗？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转到这边？」雨晴重复了一遍。

「我得到的讯息是这样，你在物理系那边教授的工作安排有点问题，所以把你转到了这边。」 Jamal 看着迷惑不解的雨晴说。「没关系，如果这里有什么沟通中的误解，你反正待会儿就能澄清了，我只是复述我知道的信息，我并不安排你的工作，别担心。」

「噢，好的，谢谢。这里有饮水机么？我有点渴。」

「跟我来。」 Jamal 带着她走到走廊转角出指给她看，「那边是饮水机，再往前走是洗手间。我就在你隔壁房间工作，你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问我。」

雨晴谢过他，打了水回到自己的桌前，反复琢磨刚才的对话，心里疑问重重。她掏出手机想和雷诺发几句话，犹豫了一下又把手机放了回去，望向窗外。

这里似乎是大楼的背面，望出去并不是她来时的路。窗外被茂密的树影覆盖着，从树叶的缝隙中看过去，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庭院。庭院里点缀着几丛竹子，还有一个葡萄架。远远能听见庭院里年轻人的嬉闹声。

「我见过这里么？」她想。

「Hey, girl!」背后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

她转过身，看见一个花白卷发的老太太走进办公室。

「我是 Celia。你是不是还欠我一个冰淇淋呢？」老太太说。

雨晴张大嘴巴，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所以情况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我不太清楚杨凡具体遇到的问题，但他估计是预料到了这种麻烦，所以把你的工资关系转到了这边。技术上来说，你现在还是物理系的学生但在这边工作。」Celia 和雨晴坐在庭院里的葡萄架边她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长椅上。葡萄架上的叶子在风里微微摇晃着。

雨晴本来想说：「这比我以为的还要糟糕。」但她很快意识到这已经不是糟糕不糟糕的问题，而是彻底进

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轨道。于是她点了点头，惘然地看着远处没有说话。

「至于这个项目本身，我得给你一点背景介绍。物理系和放射系一直在做一个医学成像技术的合作，确切来说，是杨凡一直想把一种新的成像技术应用在医学实践里，但他需要医学院的参与和帮忙。之前他派过来一个小伙子负责两边的合作，我已经忘了他叫什么了，直到他毕业离开也没有真正取得什么进展。很显然他并不是这块料，他在物理水平上没问题，但他对如何说服人一窍不通，而医疗这个领域，」Celia 转过头来看着雨晴，「可能是所有技术领域里人的因素最复杂的。」

「所以我并不是来这边做物理的。」雨晴迟疑地说。

「你当然需要一点物理，毕竟没有人期待你在这边做医生。但总的说来，你是来搞政治的。」Celia 说。

雨晴看着 Celia，抿紧了嘴没说话。

「我知道这不是你预期的博士研究，这应该也不是你来美国时设想到的前景。」Celia 看着雨晴的表情莞尔一笑。「学科边缘总是一块尴尬的地方，你会觉得没有归属感，别人也会不拿你当自己人。但实事求是地说，学科边缘也总是变化发生的地方。我这不是试图画出一条乌云的银边来安慰你，回过头来看，一个领域的前进有一大半都是在这些地方突破的。问题不

是这里是不是有价值，而是你是不是那个能够这些地方建立价值的人。而这一点没有人知道，有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

Celia 停顿了一会儿，眯着眼睛看了看斜照过来的太阳。庭院渐渐染上了金黄色。

「你听说过 Physician-Scientist 这个职位吗？」她扭过头来问道。

雨晴摇摇头。

「这是医学院里一个独特的岗位，通常同时是 MD 和 PhD，或者至少是受过 PhD 训练的 MD。NIH 有一个专门的 MSTP 项目培养这样的人。他们既是临床医生，要参与患者诊治，也要在科学家的角色上做研究。他们的考核既要看手术量和患者满意度，也要看论文和学术影响力。他们通常忙得要死，因为他们等于是同时在做两份工作。」

「你是建议我应该以此为职业目标吗？」雨晴不确定地问。

「不，这对你来说太难了，你完全没有医学背景。」Celia 摇摇头。「我只是告诉你，有些人如此辛苦也要这么做，因为他们相信这么做是值得的。至于你，」她看着雨晴，「我建议你先把长远职业生涯规划之类的事放在一边，看看你能不能解决一点具体的

问题。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如果你发现自己什么也推动不了，那通常不是你的错。杨凡不会责备你的，我也不会责备你。」

「但我可能会责备自己。」雨晴说，「至少我会怀疑我自己在干什么。」

Celia 笑了，「我说了，你是来搞政治的。搞政治的前提就是要相信自己，不然没有人会相信你。」

雨晴长吸一口气，点了点头。「我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

「你先去和 Goldsmith 教授聊一下，然后去找每个你能约到的人开会。然后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了。如果那时候你还不知道，那可能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Celia 站起身来，拍拍裤子上的灰。雨晴也跟着站了起来。

「真那样也没什么，世界还是会照样运转的。」
Celia 认真地说。

第六章 风波不信菱枝弱

从莫尼卡到维加斯的公路要穿过一片巨大的戈壁荒漠。正午的艳阳下，这片土地的光影界限显得刀劈斧凿一般，远处的山峦呈现出一种被烤干的缺乏水分的紫色。空气被热浪扭曲，让视线尽头的一切都微微摇晃，仿佛随时会融化。

小郭开着念枫新买的特斯拉行驶在笔直的公路上，公路左右都只有零星低矮的灌木，景色单调而催眠。副驾驶座位上，念梅歪着脖子睡着了，一顶宽檐帽严严实实地遮住了她的脸，只露出小巧的下巴。后座的念枫怕小郭也打瞌睡，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这是小郭和念梅第一次一起出来玩。小郭学车前念梅就和他说好，等小郭考过驾照要带她出门 roadtrip，小郭当然满口答应。一开始只是个遥远的许诺，在想象中很是甜蜜而又不用落实。谁知小郭学起车来进步神速，一考即过，这事忽然变成眼前真实的安排，两人都有点措手不及，商量具体行程时两人小心翼翼地兜了许久圈子，后来还是小郭建议索性把念枫也叫上。念梅长舒一口气，她也有同样的想法，怕说出来小郭不高兴，看小郭自己也能想到这一点，不由得心里表扬了他一番。

她去找念枫说这事，念枫却有点不清不愿：「你们两个开开心心地玩，我当什么电灯泡，而且你们自己不觉得别扭吗？」

「不别扭不别扭。」念梅笑嘻嘻地说。「你要是觉得一个人孤单你可以把你最近 date 那个同事小哥哥也叫上，我们四人约会。」

「拉倒吧，我跟他刚摊牌了，不 work。」念枫意兴阑珊地说。

「那你去 dating spp 上临时找一个？你平时养那么多条鱼，总有关键时候能用的着的吧。」念梅说。

「这叫哪门子关键时刻。」念枫哭笑不得。「就为了给你谈恋爱打掩护也不能这么牺牲你姐吧。」

「哎呀，你不去我们真的……」念梅忸怩地说，「害怕尴尬。」

念枫翻了个白眼。「你们平时就住在一起诶大小姐。」

「那能一样吗！」念梅说，「而且那可是维加斯。」

「这跟维加斯又有什么关系……那小郭开车？我可懒得开那么远。你坐过小郭开的车了吧，他开长途行吗？」

「还行吧租车去过一次中国城，没出过远门。但沙漠里这大直路还不是跟玩一样。」念梅听念枫语气松动，连忙拍胸脯应承。「不过他在出行之前买车肯定是来不及了，他这个年纪租车好贵，开你的新车行不行？」

「……你这都是成套计划好坑我的是不是。」念枫无奈，「反正出什么事涨保险算你头上。」

真上了路，念枫看小郭换道转弯竟然颇为镇定老练，不由得刮目相看：「你可以啊，不像是新手司机。」

「你别说了姐，」小郭目不斜视，「现在出了城还好，刚才我手捏方向盘都捏出汗了。这是我第一次开这么远，还是第一次开电车，紧张死我了。你这车还这么新。」

「那不是挺好，以后你就直接开电车吧，也不用养成油车的肌肉记忆了。」念枫说。

「是挺好开的，至少比方师兄那个车开起来舒服多了。」

「对说到方一涵，有个事我一直想问你，我怎么隐约听说方一涵和他老板有点问题？」念枫问。

小郭把从赵远鹏那里辗转听来的故事讲了一遍。念枫摇摇头说，「选导师没选好就是麻烦。不过他这也算极端情况了，一般来说导师都是通讯作者，大家一看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会瞧不起导师的贡献，何必跟学生抢一作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研究结果确实很好吧，所以导师也忍不住想抢。」小郭说。「以前我有个师兄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跟一个导师做数学。有一天他想出来一个很好的 idea，觉得可以解决一个大猜想。但是他拿不太准，就去找他导师讨论。他导师听完之后说，这个不行，肯定走不通。他只好回去接着想，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有希望，就多推了一点细节又去找导师。他导师听了之后还是说，这个有问题。他只好又拿回去，下了好多功夫，终于彻底把这个猜想证出来了。然后他决定不去找导师了自己直接投杂志，结果人家跟他说，哎你导师前不久已经和另一个合作者用这个办法把这个猜想证明了啊。」

「还能这样啊？」念枫问，「那后来呢，他怎么办？」

「他就抗议呗，但是他导师和另外那个合作者都是大牛，他导师一口咬定没这回事，另一个人估计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闹得沸沸扬扬，但是有谁会为了一个中国学生得罪两个大腕啊，所以就不了了之了。」

「那他还跟导师混得下去么？」

「好像后来没拿学位就回国了。」小郭说，「很可惜的，因为这个工作要是归到他名下的话，不要说毕业，凭这个就够在美国找个教职了。」

「太可怕了，这书念的。」念枫一阵咋舌，「对了，说到这个，你转专业转的怎么样了？我听梅梅说你现在经常去雷诺他们系听课？」

「哦还没有正式转，就只是随便听听别的系的课程。」

「那你觉得有意思吗？你们学数学的，是不是看这些课程都有一种手到擒来的感觉？」

「也没有，」小郭看外面四周一片荒漠平原，想切换成自动驾驶模式，想了想还是不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说，好像学数学的学什么别的都是降维打击。上次有人给我拿了一套量化基金的面试题，说数学系的应该都会做，结果我看了一眼发现根本做不了，还是得从头练才行。」

「量化基金？你想去做 quant？」

「我……其实真的还没想好，我也没下定决心不做数学呢。」

「我觉得吧，你……」念枫正想跟他说说自己的想法，又刹住了。「所以你是怎么想这问题的呢？」感觉有点像是在替念梅考小郭，心里默默笑了一下。

「我不知道啊，我也和雷诺讨论过，他建议我就先从多听听不同系的课开始，我觉得也挺好。主要是我觉得要找到既有兴趣又有发展前景的方向还挺不容易的。」小郭说，「最近不是自然语言处理很热门嘛，我就去他们系旁听了一下。」

「我都没听说过这个词。什么东西？这个发展前景是什么？」

「就是你说个上句电脑能接下句。」小郭说，「信不信由你，这个领域的人都觉得自己要改变世界了，说这是比特币诞生以来最伟大的新技术。」

「疯了吧。这听起来不就是智能音箱？」念枫捂着额头，「妈呀我才毕业多久就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比特币我就已经不懂怎么就伟大了，又来一个。哎你有买比特币吗？」

「我哪来的钱买。我攒了钱首先得先买个车吧。姐你倒是可以买一点。」

「你懂这个啊？」念枫忽然想起来，「哦对了你是不是学数论的！数论我记得是和密码学有关系？然后密码学能用来发币！」

「怎么你连这个都知道。」小郭大笑起来，「说是这么说没错啦，但其实从懂数论到懂比特币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我以前 date 过一个 crypto bro 告诉我的。他们公司好像招过不少学密码学的人。你要不要认识一下？」念枫刚说完又后悔了，「算了你还是别接触那个圈子了，容易学坏。」

「……」小郭觉得这句话还是不接为妙。

「所以这东西到底能不能改变世界？」念枫又问。

「我真说不好。你让我评价一个东西数学上有没有价值我还有点直觉，这种现实世界的趋势我完全一头雾水。就像姐你会买个纯电车，这种判断我就不会做。」

「这叫什么判断，我买纯粹是因为我周围人都买了。」念枫说，「你刚才不是说开着还不错？」

「嗯我不是说我喜不喜欢的问题。」小郭说，「我这点车龄也没资格谈我喜欢什么车。我是意识到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理解这个现实世界，不知道理解问题

的角度是什么。不像你和雷诺，好像生活里什么事都自然而然就很懂。」

听小郭这么把自己和雷诺放在一起评论，念枫心里泛起一丝异样，但她立刻把这种感受压在了心底。「都是假的，」她笑着说，「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这句话我来美国已经听了无数次的了，但我其实也没理解。」

「慢慢你就懂啦。」

小郭沉默了一会儿，想要追问，又没想清楚该怎么问。「那是什么？」他忽然指着窗外远处问到。

「那就是维加斯啊，我们快到了。」念枫说。

荒漠尽头，一片绿洲犹如海市蜃楼一样在天际线上浮现。开得近了，就能看到红绿灯、草坪、喷泉、欧式庄园、摩天大楼次第浮现，不讲逻辑地并置在一起。小郭瞠目结舌，看着一整座繁花似锦的城市毫无征兆地从虚空中铺陈开来。

威尼斯人酒店运河水道的天花板上永远是凝固的蓝天百云。念枫和念梅坐在河边的小酒馆里，桌边是川流不息的游客。其实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但一切晨昏莫辨，时间仿佛静止。小郭在大厅赌场里玩，约好了和她们在这里回合，又迟迟没出现，两人边喝酒边等。

「你过生日都叫了谁？」念枫问。

「我的几个朋友。小郭那边我没问，估计就雨晴姐姐和雷诺吧，然后既然他们俩要来那应该就没有叫方一涵。」念梅说，「你们今天来的时候在车上都聊什么了？我一路上睡得死沉死沉的。」

「聊了聊方一涵和他老板的事。」

「我前两天在学校里见到方一涵来着。」念梅看了看手机，还是没消息。「我感觉他气色不怎么好。」

「估计是一连串打击都堆一块儿了。能挺过来就不容易，能挺下来还要坚持跟没事一样接着跟导师干活就更不容易了。」

「那他怎么办啊，就一直这样撑到毕业？」

念枫摇摇头，「看他能不能提前毕业吧，毕业就解脱了。但我看这意思，他导师似乎一时半会儿还不想放他走。」

「这太冤了吧，研究做得好还把自己陷进去了。他又不像小郭可以索性咬咬牙转专业。」念梅叹了口气。

「对我今天还听小郭聊他转专业的计划来着。你有没有觉得他最近还是比刚来的时候成熟了一点？」

「也就……那样吧。」念梅想了想。「但我觉得他有时候心思太重了。好像一个人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总是在自己跟自己琢磨哪里有问题。」

「哟，会观察人了。」念枫笑道。「就是不一样，我没见你观察别人这么敏锐过。」

念梅喝了口酒没说话，脸红扑扑的，看不出是酒精还是羞赧。她心里一直怀着鬼胎。下午逛街的时候沿着 strip 暴走其实已经很累了，很想赶紧回房间歇着。但这会儿如果回去必然是和念枫一起睡，不太情愿，但又想不出换房间的理由，只能等着小郭看看有没有随机应变的机会。念枫心里明镜一般，暗暗好笑，也不说破。又想起自己来过维加斯几次了，每次都和不同的伴儿，这还是第一次身边无人，有点伤感。

两人一时都沉默了，看着赌场里人流来去。远处的首饰店里似乎起了什么争执，传来一阵尖锐的叫嚷，旋即又沉寂了。

等来等去，念梅见小郭毫无消息，索性打了个电话过去，却是无人接听，有点着急。「他手机丢了？」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念枫，「赌场里治安应该还好吧？到处都有监控。」

「只要他没出这楼问题就不大。」念枫安慰道，心想小郭也不是会和人在赌桌上起争端的性格。也觉得纳闷，只能耐着性子等。

又过了一会儿，念梅明显焦虑得想要暴走的时候的电话终于响了，她看了看屏幕上的名字，长舒一口气，接起电话说了几句，转头对念枫说：「他说他马上到，好像出了点什么事，但他没说具体。」

过了半晌小郭终于出现了，明显还没完全平静下来，先咕咚咕咚喝了一大杯水。「我刚才被关小黑屋了。」

「哈？」念枫和念梅异口同声。

「我刚才随便挑了个赌桌在玩二十一点，赢了几把，也没有赢很多。然后忽然就被人拍了拍肩膀说让我跟着他去旁边的办公室坐一下。我看他是工作人员，衣冠楚楚的，而且非常礼貌，周围的人好像也都见怪不怪，我甚至还问了一下发牌的大妈说这是怎么回事，大妈笑嘻嘻地说你就去呗，待会儿回来座位还给你留着。然后我就跟着去了。」

「怎么像电影情节一样。」念梅说，「你也够胆大的就这么去了？」

「我觉得黑帮也不至于看上我要绑票吧。那个办公室其实也就是旁边的一个公共区域里的几个沙发一张桌子，我觉得看起来也还算安全。然后一个非常壮的西装革履的黑人大叔问我是哪来的干啥的，我就说我是学生。他问我要 ID，我也给他了，他拿去看了一会儿，我问他能打电话么？他说你稍等，我就只好干等着。」小郭噤里啪啦连珠炮似的说。「过了一阵子把 ID 还给我说没事了。我问他这就完事了？他说嗯你可以回去接着玩了。然后我看手机上一堆未接电话就赶紧打回来了。」

「懂了，这是拿你当算牌的了。」念枫笑了，「第一次来维加斯就是这个待遇，可以。」

「什么是算牌的？」小郭问，「意思是觉得我有作弊？」

「不是作弊。21点这个游戏不是老虎机那种对赌客毫无优势纯拼概率的赌博，理论上你是可以根据已经出的牌调整你的行为，增加一点点赢面。」念枫解释说。「你打过麻将吗？跟麻将那种看着底下已经有什么牌推算接下来胡哪张更容易的原理差不多。有些人是职业算牌的，可以根据这一点点优势赢赌场钱，所以赌场对算牌手很提防。但这种事情我以为十年前才有，我估计现在都是直接用科技手段判断了呢。他们

大概是觉得你长得就像是数学很好的样子所以特别警惕。」

「中国理工男长得不都是数学很好的样子嘛。」念梅说。「所以你赢了多少钱啊会被盯上？」

「也就几百刀啊。」小郭说，「我其实一开始还真的心算了一下概率来着，后来觉得就这点输赢算不算也没啥区别，与其算这个还不如观察旁边的赌客有意思呢。」

「观察出什么了？」念枫问。

「就感觉……反正和学校里完全是两个世界。每个人都嘻嘻哈哈，但又看不出来他们是真的嘻嘻哈哈还是在想别的。然后我发现他们还会彼此搭讪，还和发牌的大妈唠嗑，就总之感觉不是在赌博，是在表演一个和大家都其实没关系的游戏。但钱的输输赢赢又都是真的，感觉非常奇妙。」小郭端起水杯发现已经喝空了，「我也去点一杯酒。」他起身说。

「你坐着吧我去，你这张脸百分之百要查 ID，人家不会卖给你的。我正好去趟洗手间。」念梅起身把他按回座位上。

「挺好的，有这经历也算你不白来维加斯一趟。」念枫笑着说。

小郭缓了半晌，平静了一些。「其实我在赌桌上一直在想你白天跟我说的那句话，fake it till you make it。你说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但我没想清楚要怎么问，然后在赌桌上，看着周围所有这些赌客，我觉得我终于有点明白我想问你什么了。我想问的是，所以大家 fake 的时候是都心安理得，觉得一直 fake 下去也无所谓呢？还是也在小心翼翼地琢磨这个 fake 什么时候能变成真的？我不是说我对这事本身有什么排斥，我只是……」他停下来斟酌了一下用词，发现自己找不到合适的形容。

「你只是希望自己时刻能尽量把所有一切问题想清楚。」念枫说。

「对对对。可难道你不想吗？」

「那你都想清楚了吗？」

「……」小郭沉默了。

「你这么聪明，你都想不清楚，那你觉得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念枫问。

「可是如果什么都不想，不就变成自欺欺人把自己也骗过去了嘛。」

「不是的，」念枫摇摇头。「你只是害怕。你觉得你要是想不清楚所有事，你就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人，

别人就会看轻你。」念枫端起酒杯喝了口酒，看向吧台的方向，念梅还没回来。「我问你，咱们三个人里，最聪明的是谁？是你，对吧。」

这没什么可否认的，小郭点点头。

「最能干的呢？」

「那当然是你。」

「最快乐的呢？」

「……」小郭愣了好一会儿。「可是为什么啊。我知道你是说梅梅，我当然也希望是梅梅。但我其实也不是很理解这件事。」

「因为聪明和智慧是两码事。」念枫说，「你啊，我啊，还有你雨晴姐，雷诺，方子涵，我们在外人看起来都人模狗样的，各有各的一大堆优点。但我们也各有各的痛苦，我们都害怕我们各自非常害怕的事情。但你看，我们家梅梅就不害怕，也不痛苦。」

「我不害怕什么？」念梅端着酒回来了，「你们在说我啥？」

「说你天赋异禀。」念枫端起自己的酒杯一饮而尽，「我累了我要上楼了。你们俩慢慢喝，我估计就直接

睡了，不要来吵我睡觉。」她站起来揉了揉念梅的脑袋，转身离开。

小郭没反应过来，念梅的脸腾的红了。

穆雨晴很快就意识到新的工作和做研究有多么不同。在物理系做研究的时候，要弄明白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难点在哪并不困难，接下来只需要思考怎么解决它就可以。在医学院，她发现甚至要了解问题在哪里本身就是一个迷宫。不同的人仿佛在讨论同一件事，但措辞和视角都彼此冲突，以至于她经常不确定一场讨论下来，问题到底是实质有所推进还是只是在文字游戏的层面上打转。「我算是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说工作就是开会了。」她和雷诺吃饭时抱怨说，「我以前很难想象这种事，但我现在的工作真的就是每天开会。」

两人在周五的傍晚坐在一家地中海餐厅的露天桌子前。这是学校附近雷诺最喜欢的就餐位置之一，可以吹着晚风看着远方校园的灯光和建筑，但又有一种周末了终于和校园隔开距离的松弛感。但饭已经吃了一半，雨晴还是愁眉紧锁，显然还没从一整天的会里放松下来。「你把那边的人认全了吗？」雷诺问。

「还没，其实也谈不上认全，因为有很多人其实很难说是不是属于这个项目。他们如果愿意参与或者发言甚至阻挠，他们也是可以随时参与的，但如果他们觉得事不关己，也很难强行把他们拉进来。」雨晴一边小心翼翼地切下一片牛肉裹进酱汁里一边说，「有好几个人我已经约了好几次了也没约上见面，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对方是真的很忙还是只是觉得麻烦在推脱。」

「所以你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具体困难是什么？」雷诺问。

「信不信由你，我甚至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首先建立一个语言对应表。」雨晴说，「之前那个师兄留下来的材料都太物理了，我发现对医学院的人完全没用，人家根本不知道这都是在说什么。反过来，我经常在跟医生开会的时候发现他们在意的东西在物理这边并没有自然而然的对应，交流起来非常痛苦。」

「比方说？」

「比方说物理这边讲 undersampling, 信噪比, 功率谱密度, 医生那边讲病灶可见性, 定量一致, 读片时间, 就反正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雨晴皱着眉头咽下牛肉，「我前几天和对方一个博士后开会时对方一直在抱怨 artifacts, 我听了半天才听明白对方说的 artifacts 具体是什么意思, 然后顺口说了一句, 可是物理上看一切信息缺失都可以看作

artifacts, 老方法新方法都无法避免, 你只能选择接受这种 artifacts 还是那种 artifacts。结果对方震惊地看着我, 好像我在拿病人当儿戏, 毫不介意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医疗事故一样。」雨晴疲倦地往椅背上一靠, 「这牛肉不好吃, 我今天就不该点牛肉。」

「那你觉得这个事很难吗？」

雨晴摇摇头。「其实不难, 我觉得我和对方一个稍微懂点物理然后很懂医疗的技术员坐在一起花上一天时间讨论就能搞出来。」

「但你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来跟你搞？」

「不是, 我是找不到人愿意来读它。」

她抬起头看着雷诺: 「我觉得这是最基础的困难。整个事情给我的感觉是, 对方会觉得, 就算你说的对, 但我为什么要 care 呢? 老办法又不是不能用。」

雷诺给酒杯里重新添了点酒。「所以你觉得他们并不欢迎你吗？」

「正好相反, 我见到的每个人都挺欢迎我的。」雨晴无奈地笑了一下, 「所以整件事就非常荒谬。他们很喜欢跟我开会, 但事情还是纹丝不动。我觉得 Celia 说的对, 我根本就是去 social 的。」

「可能这种事最终确实就归结于 social。」雷诺说。

「可我不想去 social。」雨晴说，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烦躁。「我是来念书的，就算我现在因为不管什么鬼原因要换一个项目，我也不想让我的工作的实质变成 social。」

「可这不是你能决定的啊，这是这个事情本身决定的。而且你又不是不会 social。」

「我……」雨晴好像有一大堆话要说，但最后一句话也没说，叹了口气沉默地看着桌子发呆。

雷诺看了看雨晴的脸色，沉默了一会儿。「好吧先聊点别的。小郭跟你说了没？他们家要搞个 party，念梅过生日。」

「说了，但那天我得去一趟市中心的一个医疗中心参加这边放射系和那边器械设备部门的会，我会和他们一起去一起回来，所以我不确定几点才能回到这边，没准很晚了。到时候你自己先去吧，我要是回来的时候来得及就赶过去，太晚了或者太累了我就不去了。」雨晴说。

「那我去结个帐，然后我们去溜达一会儿？」

雨晴沉默地点点头。

两人沿着餐厅外面的小路慢慢走着。这条路是走惯了的，车流不多，七拐八绕地一直慢慢爬升，直到通向学校后面的小山。雷诺几次想开口，看看雨晴，又噎了回去。

「我知道我今天心情不好，」过了半晌，还是雨晴先开了口。「我也能看出来你一直想要安慰我。但……」她犹豫了一下，「但你好像一直想让我觉得只要把这个问题看得无所谓一点，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无所谓了。」

雷诺迟疑了半晌，「说实话我确实是怎么想的。」

「我知道，」雨晴说，「但这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不是我处理问题的方式。」

「我没有想把我处理问题的方式强加给你，但这个问题客观上就是这么个要求。」雷诺说，「你想要索性知难而退吗？显然不想。你欠缺解决它所需要的人际关系技能吗？也没有。所以我没明白问题究竟在哪。」

雨晴没说话。

小路开始缓慢爬坡。路渐渐变窄。这条路是两人走惯了的。如果继续往上走，会在穿过一丛花木掩映的小

径之后拐到小山上。天色已晚，路边的花逐渐开始失去了颜色。

「是，我知道，你对靠个人魅力建立和别人联系这件事非常敏感，我觉得我多少也能理解。」雷诺见她不说话，自顾自接着说下去。「但这是个 fair game。我在工作的时候也要展现我自己去跟人打交道，这有什么错呢？」他问。

「所以我说这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啊。」雨晴说。

「但我们每个人不都在扬长避短地处理问题吗？难道我追你的时候应该把我的吸引力都隐藏起来，这才叫诚实和公平？」雷诺问。

「可我们是在说工作，工作不是谈恋爱。」

「工作中的你也还是那个你啊，你又不能把自己隐藏起来变成一个机器人。」雷诺说。

雨晴沉默了很久。「我想要以我希望的方式被人看到。」她低沉地说道。

夜色越发深了，两人已经渐渐看不清彼此的脸，只在黑暗里并肩向坡上走着。「我知道，但这不是你自己能选择的。」雷诺说，「就说工作好了，假如不是你，也不是我，是小郭，他也得靠自己的聪明来征服别人吧。难道他应该装得和别人一样笨才行？」

「那我也想像小郭一样行不行？」

「你这不是没苦硬吃吗？」雷诺叹了口气，「你明明就不是小郭，我也不是小郭，我们为什么非要跟自己较这个劲呢？你要不要去问问大家，看看大家是更羡慕谁，是更想成为小郭还是想成为你？」

雨晴明显想说些什么，但没说出口。

「你知道有多少人想成为你吗？」雷诺见她不说话，补充了一句。

雨晴猛地站住，转过身来看着雷诺。

「我不想。」

她胸口急促起伏着。「我。」这个字她咬得又深又重，「我不想成为我自己，你明白吗？」

两人正走到一个路灯下面，雷诺这才惊异地看到，雨晴整个脸颊都沾着泪。

她没再等他回话，一转身快步走远了。

「所以你和 Susan 讨论毕业的事了吗？」赵远鹏四仰八叉地躺在大厅的沙发上拿着一罐啤酒对方一涵说。这是方一涵办公室外面的 lobby，赵远鹏下午过来听一个 talk，结束后拿着 tea time 里的啤酒过来找方一涵闲聊。

「说了。Susan 毫不犹豫就把我堵回来了。」方一涵苦笑一声。「她让我先别想毕业的事，先好好把手头这几个论文发出去看看投稿结果再说。」

「那你怎么想？」

「我这几天想了很久宋纯之那个 offer，我觉得还是挺想去的。」方一涵说。

「所以他到底创业是要做什么？」赵远鹏问。

「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方一涵挠挠脑袋。

赵远鹏哭笑不得。「不是，你这也太 desperate 了，你到底是想创业还是只是急着毕业走人。」

「那倒也不是，我是还挺信任宋纯之的判断的，我又不是有什么要改变世界的 idea 要实现，那跟一个我觉得合适的人干比考虑干什么具体业务更重要，反正是做技术。」方一涵说。「你那个 tea time 那边啤酒还有吗？我也去拿一罐。」

「没了，早散摊儿了。不然我也再去拿一罐。」赵远鹏晃晃手里已经快喝完的罐子。「他那边时间卡得很死吗？一定要你一年内毕业？」

「那肯定不至于，迟点应该没问题。问题是我现在感觉遥遥无期，就算我拼死拼活把手头的几篇论文都投了，也都中了，然后呢？我还是没什么办法能说服 Susan 放我毕业。主要是我手上没有什么可以和她议价的资本。」

赵远鹏沉默了一会儿。「总之你毕业后肯定不接着做学术了？」他问。

「本来还是有点想，至少是两可之间吧。」方一涵叹了口气，「童光华那事一出来，我觉得我心里已经很动摇了。然后宋纯之邀请我的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不管宋纯之这事本身成不成，我在那一刻心里的第一反应已经足以说明了我的真实倾向。」

「那你只能专心想想怎么才能说服 Susan 了，听起来这是唯一卡住你的问题。」

「其实，」方一涵犹豫了一下，看看左右无人，放低了声音说，「我最近有个很荒唐的想法。」

「你说。」赵远鹏见他郑重其事，也把声音压低了。

「是真的很荒唐。」

「我知道我就当是在听你说梦话。」赵远鹏不耐烦地说。

「你说如果我直接把手头这几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也让给 Susan 怎么样？」

「哈？」赵远鹏愣住，「你这算是……很另类的行贿了。」

「主要是对我也没什么区别，如果我反正要回国创业，或者就算不创业，只要我去了 industry，这几篇论文我是不是第一作者有什么关系呢？她既然那么想要，我就给她呗。」方一涵说。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这话你怎么跟她开口说呢？而且……」赵远鹏沉吟了一会儿，「你现在和她也没什么互信，论文投稿肯定在毕业之前，你总不能把这事变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如果主动让了，你也不知道她接下来会怎么做啊。」

方一涵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正想开口，忽然转过头去冲着赵远鹏身后说：「嗨！」

赵远鹏回过头去，看到金颖走进 lobby 向着办公室走来。这是方一涵从国内回来之后两人第一次遇上，她远远看到方一涵的时候脸上已经挂了一层寒霜，本

想不理不睬地径自走进办公室，却不料方一涵大声向自己打了声招呼。她愣了一下，又看到赵远鹏也在，这下倒不好完全不答应了，只得僵硬地点了点头。

方一涵灵机一动，跟赵远鹏说：「你等一下。」站起来快步走到办公室里，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走出来迎上金颖递给她：「这是给你的。回国前那天我真的喝醉了，胡说八道非常失礼，你千万别介意。」他本来的打算是在办公室私下里送，刚才忽然意识到当着赵远鹏的面金颖更不容易推却，赶紧抓住机会。

金颖猝不及防，没想到方一涵会有这个动作，迟疑地接过盒子，看了看上面的 logo，更是诧异，抬起头认真看了方一涵一眼：「你……谈恋爱了？」

「啊？没有啊。」方一涵说。

「这不像是你会做的事，这也不像是你会选的牌子。」金颖说，脸上倒是无法再维持一片冰冷的脸色。

「呃，选的时候确实是咨询了一下朋友的意见。」方一涵说，想了想又添上一句：「但只是这部分我没说别的。」

金颖自然而然地把视线转向旁边的赵远鹏。赵远鹏完全不知道前因后果，愣了一下，不确定方一涵是不是

要自己打这个掩护，只好含含糊糊地说：「我也很少见他这么诚恳。」

金颖又把视线挪回方一涵身上，犹豫了一下说：「谢谢，那我收下了。」转身走进了办公室。

见她走了，赵远鹏用嘴形问：「怎么回事？」

方一涵摇摇头，「回去再跟你说。」他也用嘴形说道。

晚上九点多了，念梅家里还是一片灯火通明欢声笑语。大饭桌前几个女生闹做一团，捉弄头上戴着生日帽的念梅。桌上还散落着没吃完的蛋糕。客厅角落堆着七零八落的礼物盒子，还有一个硕大的还没彻底拆封的玩具熊，小郭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成功运回家搬进屋子，也暂时靠在角落里。客厅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画，雷诺端着酒站在画前端详了许久，偶尔看下手机。

「上次你也看这幅画看了很久。」背后有声音说。

雷诺转过身，对着念枫举了一下酒杯。「是，那好像是咱们俩第一次说话。」他指了指那幅画，「我确实觉得这画不错。」

「你是和那一群小姑娘聊不来？」念枫问，「来这里躲着。」

雷诺扭头看看那边。「要聊当然也能聊，这不是给小郭一个锻炼的机会么。」

念枫扑哧笑了。「你最近怎么样？应该已经开始考虑毕业的事了吧。」

「我啊，大概还是去做金融。」雷诺说，「目前找的实习也都是金融方向的。」

念枫摇了摇头，「你这个 vibe，如果再去做了金融男，那可真是过于……」

「过于典型的 douchebag？」雷诺笑着说。「那我也不能就为了避开刻板印象换个职业方向吧。」

「所以你实习和工作都是要去东岸？咱们这边没什么好工作。」

「应该是吧，至少现在找的实习都是在东岸。毕业具体去哪就再看了。」

「你去了东岸和雨晴怎么办？」念枫几乎就要问出口，想了想觉得毕竟还是太冒昧了，生生咽了下去。

「雨晴今晚还来么？」她问。

「她一直没回我消息，还在从城里回来的路上吧我猜。」雷诺掏出手机看了看，「可能回来太晚了就不来了。」

念枫拎了瓶刚开的红酒过来，给自己倒了半杯，两人举杯碰了一下，看着客厅另一边的喧闹。「我听小郭说你给他转行提了些建议？」念枫问。

「是，他还在犹豫，所以我建议他多看看。」雷诺说，「但说实话，我觉得小郭最后可能兜兜转转还是又回去学数论了。」

「怎么说？」

「不知道，纯感觉。」雷诺耸了耸肩，「我觉得他现在什么都想了解只是因为好奇。当然好奇很好，但学数学这件事对他的意义并没有消散掉。要消散也要再过几年，可能热情被磨损干净了，也可能他发现了另一个真正喜欢的领域，但至少目前，我的感觉是他还在试着理解自己，还没有真的下定决心告别数学呢。」

念枫深深地看了雷诺一眼。「你要小心哦，过于擅长洞察别人，有时候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不也一样？」雷诺看着她，脸上似笑非笑。

两人对视了片刻，念枫躲开眼神，喝了口酒清了清喉咙。

「其实我也很好奇，你和梅梅为什么感觉完全是两种性格。」雷诺说，「当然我知道姐姐妹妹肯定有区别，但……」

「什么区别？」念枫问。

「你比她……警觉太多了。」雷诺想了半天合适的词。「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说你像一只猫？」

「我妈在我五岁的时候去世了。我爸后来又结了婚，生了梅梅。」念枫用一种无所谓的声音说。「这是比较容易的归因。但你说它多有道理？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的妈妈对我不错，说视同己出有点夸张，但我觉得如果有朝一日我嫁的男人带着个女儿，我能做到的充其量也就她这样。」

她挑了挑眉，「我至少只是像猫，不是刺猬。」

雷诺看了看她，念枫的脸上有一层嫣红的醉色。他沉默了片刻，正想说话，客厅那头一阵众人起身的声

音。两人转过身去，见大家在收拾穿衣，「梅梅你们是要散了吗？」念枫大声问道。

「对。」念梅说，「没事你不用管我们。」

念枫和雷诺对视一眼。「那我们……？」念枫试探着问雷诺。

「我们要不去你家外面走走吧。」雷诺说，「把酒拎着。」

众人很快散去了，屋子里从喧哗骤然跌入沉静，有种空气里还有声音的回响在余波荡漾的错觉。念梅的生日帽还没摘，和小郭一起收拾残局，撑开一个大大的垃圾袋把大饭桌上剩余的食物和饮料往里扔。「还行，」小郭说，「准备的量刚好，没剩下太多东西。」

「我其实本来担心不够来着。」念梅说，「结果来的这些女生都没什么饭量。」她把垃圾袋扎上口放在墙边。「下次你也叫点你的同学吧，不然还像今天这样，这性别比例太悬殊了。」

「我其实想过来着。」小郭挠挠脑袋，「但我和他们也没那么熟，把他们叫来给你过生日感觉有点奇怪。」

「过生日只是个玩的借口嘛，没关系的。」念梅一边擦桌子一边说。

「你姐呢？」小郭问。「怎么也走了，她今天不睡这边？」

「她刚才拎着酒和雷诺一起出去了，估计待会儿还回来吧。」念梅说着迟疑了一下，看向小郭，「我问你个问题。」她声音不自觉地放低了一点，「你有没有觉得……」

她顿住了，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

「……有。」小郭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那怎么办？」念梅问。

「这题对我太超纲了吧。」小郭说。

念梅长叹一声。「一边是我姐，一边是你的姐姐，这叫什么事儿啊。」她摇摇头。「你们男的真是大猪蹄子。」

「……」小郭无辜地看着她。他很想说一句：「这好像也不是雷诺单方面的责任吧？」但还是识趣地闭上了嘴。

念枫和雷诺坐在公寓背后街边的马路牙子上。残月挂在半天，周围一片寂静，连鸟叫声也没有，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高速公路上的车声。

「你呢？」念枫问，「你又为什么是这样的性格？」

「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破碎的原生家庭比较合理？」雷诺说，「没有，我的家庭就是非常普通的家庭，普通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它。」

「你和爸妈亲么？」

「一个男孩子能和爸妈亲到哪去？他们没有对我说过爱我。但他们那代人本来也不会这么表达感情，我怀疑我爸也从来没对我妈说过我爱你。」

「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你的？」

雷诺看了一眼念枫。「这话说的，你怎么知道周围的人就一定喜欢我？」

「你不觉得你观察别人的需求然后调整自己的能力过于发达了么？」念枫喝了口酒，「从小就在周围的赞赏中长大的人是这样的。被喜欢这件事对小孩子来说是一种没法抗拒的毒品，你永远想要更多。」

「你这是……辅修过心理学？」雷诺问。

念枫摇摇头，「我只是 date 过的人比较多而已。」

雷诺笑了。「行，也算是一种久病成医。」他目光凝视着远处的树丛和树丛顶端月色下的云彩，「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说也没错，一旦你拥有了这个能力，你很难忍住不去用它。」

「肌肉记忆。」念枫说。

「肌肉记忆。」雷诺晃晃酒杯，喝光了剩下的一口酒，又给自己续上半杯。「前几天我和雨晴才因为这个事情吵了一架。她对利用别人的喜欢这件事耿耿于怀，而我……」

「甘之如饴？」

「那也谈不上，我只是很久以前就不在乎这件事了。既然我知道大家喜欢的我的样子，那 why not？」

「说到这个，」念枫想了想，「前一阵我跟梅梅和小郭出去玩，小郭说他无论如何都很难理解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这件事，问我大家是已经把表演内化成了生活的一部份，还是其实也在小心维持一个界限。当时我忍不住想，也许你是个回答这问题的合

适人选。」她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听了你刚才这番话，我觉得还是不要了，别把小郭带到沟里去。」

「唔，」雷诺笑得有些勉强，「你怎么知道小郭以后不会自发地也这么想？」

「那是他的选择。但至少现在，我可不想看到小郭为了努力去讨别人喜欢而把自己彻底隐藏在一个壳子里。」念枫平静地说，「我希望他不要回避自己的真实感受，我希望他能有一个长而稳定的感情，毕竟事关我们家梅梅。」

雷诺盯着看了念枫好一会儿。「你好像已经认定了我不会有长而稳定的感情一样。」他说。

「你有么？」念枫问。

雷诺没说话，只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你想要有么？」念枫转过头来又问了一句。

云彩遮住了残月，雷诺的脸落在暗影里看不清楚。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过了好一阵子他开口说道，低沉的声音像是忽然换了个人。「我的第一个正式女朋友是大一的时候在羽毛球课上认识的。她不是顶漂亮那种姑娘，但是非常有亲和力，男生女生都有很多人拿她当好朋友。」

「她追的你？」念枫插嘴问。

「算是吧，发生得很快。也谈不上追。你很难抗拒一个如此活泼阳光的姑娘，特别是对当时还没谈过恋爱的我来说。我的很多第一次都是和她一起，一起出去旅行，一起在校外通宵，一起做计划——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和别人一起做计划。然后，也是在做计划的过程中，我发现……」

「发现你不爱她。」

雷诺叹了口气。「说不爱也有点不对，应该说是害怕，好像撞上了一堵墙一样。谈恋爱这件事和我想象中的一点也不一样，恋爱的体验越丰富，我越是觉得自己是走在一条高空绳索上，紧张盖过了快乐。到后来我意识到，和她相处的时候我几乎有一半的精力都花在暗自琢磨怎么才能和她得体地提出分手。」他给自己又倒了半杯酒，在路灯下举起酒杯，凝视着红色的酒浆。「后来我终于受不了这种快要爆炸的自责感，精心挑选了一个场合把她约出来，把我的所有苦恼和挫败感和她一吐为快。那是我至今想起来都很内疚的一刻，我知道我即将要深深地伤害她，但我甚至同时还在寻求她的理解和同情。」

「她怎么说？」

「她平静地听完了，告诉我第一次恋爱是会搞砸的，没关系。」雷诺说。「然后她永远离开了我。」

念枫叹了口气。「多好的女孩子。」

「是。」雷诺沉默片刻，看向念枫。「怎么样？在你 date 的男生讲过的故事里这算 cliché 吗？」

「大多数男嘉宾讲的第一个故事都是关于他怎么被前任伤害的。像你这样上来就讲自己怎么伤害别人的，要么大概对继续发展关系丝毫不感兴趣，要么是 PUA 高手。」她笑了笑，目光看向远处。「你跟雨晴讲过这故事吗？」

雷诺摇摇头。

「你觉得如果你告诉她这个故事，会发生什么事？」

雷诺想了想，没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得替我自己辩护一句，」他顿了片刻说，「每次进入一场新的恋爱的时候，我确实都是抱着这次我能做得更好的决心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决心根本下错了方向？」念枫说，「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你下决心要做个好人的事儿？」

「怎么说？」雷诺问。

念枫看看酒瓶，已经空了。「起来走走吧。」她站起来说。

雷诺也跟着站了起来，把酒瓶和酒杯留在原处。两人慢慢沿着小路溜达着。「你听说过这句话么？爱的本质是深入地看见。」念枫说。

雷诺愣了一会儿。「你是说我没有深入地看见雨晴？」

念枫摇了摇头，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是说你有没有深入地看见你自己。」

雷诺扭头看着念枫。

「你说人生太难了，所以你选择表演那个大家都喜欢的样子给所有人看。但你难道没发现，这并没有让你的人生真的变得更简单？」念枫声音在一片寂静里又清晰又遥远，「你说你也想要长而稳定的感情，你到底是更害怕孤独，还是更害怕长而稳定的感情本身？」

「你这是要拯救我么？」雷诺沉默了一阵之后说。

「我才不会蠢到想要去拯救一个你这样的人的。」念枫说。可能是因为酒意上涌，她的步伐有点踉跄，但声音还是镇静如常。「我清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

知道这个过程会非常令人着迷，会让人想要不断投入，会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偶尔特别动人的甜蜜，然后这种甜蜜会引诱着人进一步燃烧自己。」

她语气放缓了些，像是对着空气讲话一样。「但最终，你的课题还是你的课题，我很可能要赌上全部的我，来换取一个根本不会改变的你。」

雷诺倏然站住脚，转过身来，仿佛第一次认识她一样凝视着她。

「怎么了？」念枫问。

雷诺张了张嘴，但没发出声音。

「不管你要说什么，要记得你现在是个喝醉了的状态。」念枫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说。

雷诺盯着她，像是想要用注视看穿她的眼睛一样。她的脸庞在黑暗里并不清晰，但眼神还是灼灼晶亮。

「不要说话。」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她说的对，我现在是个喝醉了的状态。不要说话。」

他动弹不得，和她对视着，只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过了像是有一个世纪那么久。

「好了别霸道总裁了，你要不要还是回头看一眼。」她看了看他的身后，开口说道。

雷诺转过头去，看到不远处的路灯下面，雨晴沉默地看着他，脸色苍白如纸。

周五下午的校园照例笼罩在一股懒洋洋的闲适氛围里。方一涵走过学校广场侧面的甜点店，远远就看见穆雨晴坐在店外一张桌子旁发呆。他犹豫了一下，不确定雨晴是不是一个人，但还是走过去打了个招呼。

「嗨，还没回家？」

「哦，嗨！」雨晴仿佛有些神不守舍，愣了一下才注意到他。「对我和人约了在这里见面。你下班了？」

「对，今天没什么事，可以早点回家。」走得近了他才注意到雨晴脸上妆也盖不住的黑眼圈。「对了我还没当面谢谢你。」他本来想问问你还好吗，张嘴还是改了。

「什么？」

「上次问你要给女生道歉买礼物那事。」方一涵说。

「噢。」雨晴反应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我后来忘了问你。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对方还挺开心的……至少表面看来还挺开心的。」方一涵挠了挠脑袋说。

「你能想到问我这事我也挺惊讶的。」雨晴笑着说，但笑容里也还是透着疲惫。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方一涵，「我怎么觉得你回了趟国变精神了？」

「有吗？」方一涵想了想，「可能是回去了一趟简化了一些人生选项，所以轻松了一点儿？」

「怎么说？」雨晴正要问下去，一抬头看到 Celia 正走过来。「哦，抱歉我约的人来了，我另外找个机会再问你。」

「没事没事，反正说来话长，也有很多事还没确定，改天再聊。」方一涵挥了挥手，转身离开。

雨晴站起来迎接 Celia。「你等了很久吗？」Celia 一边入座一边问。

「我确实在这里坐了很久，但是是因为觉得坐在这里比较放松。」雨晴一边给侍者招手示意一边说。

「刚才那是你男朋友？我在校园里见过他很多次。」

「不是。」雨晴摇摇头。「我男朋友……」她本想说雷诺的楼在另一侧，平时不太出现在这里，但一开口一阵情绪涌上来梗住嗓子，竟没能说下去。

「出什么问题了吗？」Celia 听出她声音有异，抬头问道。

「没事。」雨晴摇摇头，想着自己还要和 Celia 讨论正题，不能让私事喧宾夺主，但连日来积攒的复杂情感在胸口翻滚，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正好侍者走了过来，她收拢了一下心神，对 Celia 说，「你先点吧。」

Celia 点了一杯圣代。雨晴要了一杯热柠檬茶，她看着 Celia 关切的眼神，心想闲聊两句也好。「我们……是有点问题。」

她犹豫了半晌。「有时候一段关系好像是一道你势在必得的题目，但你费了半天劲，最后发现题目根本就出错了，没有答案。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我结过三次婚，你说呢？」Celia 说。

雨晴苦涩地笑了出来。「我有个冒昧的问题，希望没有冒犯到你。」她说，「为什么你离了两次婚之后还会想要结第三次？」

「因为需要有人在我做手术的时候签字？」Celia 看着雨晴的表情，笑着摇摇头。「我开玩笑的，我有个妹妹可以签字。」

Celia 沉吟了一会儿。「你觉得离婚是人生的错误吗？」她问雨晴。

雨晴摇摇头。

「那结婚当然也不是。它们都只是当下你能做的最好选择而已。」Celia 说，「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新的 leap of faith。你总要往前走。」

雨晴垂下眼睑，轻轻叹了口气。两人点的东西上来了，雨晴沉默地喝了一口自己的柠檬茶。「我来给你汇报一下我的进展吧。」她定了定神说道。

「不需要非常详细，争取在我冰淇淋吃完之前讲完就行。」Celia 舀了一勺冰淇淋说。

「我和我能约到的人都开了会。」几口热茶喝下去，雨晴的声音变得镇定流畅了一些。「我的感觉是，之前这个项目没有进展的主要原因是它被当做一种泛泛的技术来做介绍，对医学院的人来说，他们有点像在听科普而不觉得这里有什么切身利益。所以我希望能定位一个具体的应用方向来推动临床试验。」

她看了看 Celia, Celia 面无表情地吃着冰淇淋听着。

「目前看起来，比较有潜力的方向有神经成像的弥散张量，骨科的关节软骨 T2 mapping，腹部的动态增强，还有心脏自由呼吸成像。我个人的判断是作为临床痛点，心脏自由呼吸成像的收益更大。」雨晴说。

「心脏成像需要患者屏住呼吸，屏气失败导致的扫描时间延长，图像质量下降或者检查失败的比例大概有 20% 以上。这可以构造一个很有说服力的 case。」

「你能把屏气时间降到多少？」Celia 问。

「理论上可以实现10到12倍的加速，这意味着我们能把传统上需要10次屏气，耗时5到10分钟的扫描压缩到一次20到30秒的自由呼吸扫描中完成。」

Celia 想了想，「OK，你接着说。」

「接下来是我想问的问题。」雨晴看了看 Celia, 从脸色判断不出她的支持程度。「我不是很确定应该怎么具体始临床评估，action items 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找几个健康的志愿者，跑一下我们的序列，然后把数据拿回来重建看看效果，如果效果好，再去找心脏科的医生合作？」

Celia 放下冰淇淋勺。「你漏掉了好几个关键的地方。你的图像重建是在哪进行的？」

「我们的工作站可以用来做重建，速度可以控制在分钟左右。」雨晴有点犹豫地说。

「一个心脏科医生看完一个病人的平扫，需要在几分钟内拿到电影图像来评估心室功能，然后决定下一步增强扫描的方案。」Celia 说，「医生不可能为了你的图像中断工作流程。图像必须在扫描结束后最多一分钟内自动存到我们的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里。」

「所以重建必须发生在西门子的机器上？」雨晴问。

「是的，但西门子的 Prisma 扫描仪是个黑盒子。你不能随便上传代码，你需要和西门子签订专门的研究合作协议，获取他们的图像重建环境的访问权限，把你的代码封装成兼容的程序包。这个过程涉及到法务、商务和技术调试，可能需要半年以上。」

雨晴张了张嘴，但没说什么。

「然后是第二个问题。」她没管雨晴的反应，接着说，「你开了这么多会，有没有人跟你抱怨过重建图像的塑料感或者蜡样感？」

「有的。」雨晴说，「早期的迭代算法重建的图像都有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已经能拿出很好的一致性分析了。」

Celia 摇摇头。「不会有医生因为你论文里有几个统计数字就采用你的方案的。你需要扫描几十个病人，让资深医生盲评打分，从多个维度进行比较。但做这样的实验，首先需要 IRB 做伦理审批。这意味着你需要找到一位真正对你技术感兴趣，认可它的临床价值并且愿意投入时间的心脏科医生。他或者她需要帮你一起设计临床研究方案，帮你招募病人，帮你解读图像，最后和你一起署名发表文章。」

雨晴沉默了一会儿，前几天和雷诺的那场争论又浮现在脑海里。她摇摇头，把雷诺的影子甩开。

「我明白了。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去寻找这个心脏科合作伙伴的准备，但如果我要开始找这样一个人，你有什么推荐吗？」她问。

「人选的问题可以以后再说。」Celia 说，「你首先需要把你的故事准备好。你觉得对一个心脏科医生来说，你的故事的首要卖点应该是什么？」

「呃，解决一个传统方法无法治疗的病例？」雨晴不确定地说。

「是钱。」Celia 简洁地说。「你去做一个临床价值的量化分析。别只说能解决痛点，去我们的PACS 系统里查数据，统计一下过去一年我们中心到底有多少心脏成像因为呼吸伪影被标记为诊断质量欠佳。把这个比例算出来，再乘以每次扫描的费用，把这个数字放在你 slides 的第一页。」

雨晴沉思着消化了一会儿。

「害怕么？」Celia 问。

「还好。」雨晴说。

「会是很漫长的一段路。但你会走到的。」

「我以前去爬山的时候，」雨晴用一种疲倦的声音说，「会觉得一方面远处的山按说是有可能爬得上去的，毕竟地图就是这么标记的。另一方面，当我看着它的时候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看起来实在是太高了。」

她向后靠在椅背上，抬起眼睛看向 Celia。「我有时候看着你就像是一座山。我实在是很难想象我怎么才能有一天变得像你一样。」

Celia 笑了。「你不是在爬山。」她说。

「爬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生活是另一码事。你会在一个阶段盘旋很久，好像完全停滞不前，好像你彻底被困住了。但然后就会有一些时刻——你不知道人生中会有多少这样的时刻，但总会有——你忽然突破了它。然后你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这样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头发白了，开始给别人讲你的人生故事。」她吃完最后一勺冰淇淋说。

雨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得回家了。」Celia 站起身，看着雨晴才喝了一半的柠檬茶。「你还要在这里再呆一阵子吗？」

「是，我想在这里再坐一会儿。」雨晴说，「周末愉快。」

她送走了 Celia，看了看手机，有一条雷诺发来的消息。她闭上眼睛，做了一会儿心理准备，然后打开消息查看。

「我们晚上吃个饭？讨论一下我们之间的事。」

她放下手机，仰头看着渐渐昏黄的天空。一阵痛楚从心脏出发放射到四肢，带着微微的麻痹感。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她想。

尾声 莫愁前路无知己

春天的纽约暖意迟迟不见冒头。习惯了莫尼卡蓝天烈日的小郭走在曼哈顿的街道上瑟瑟发抖，不敢相信四月还可以这么冷。

这里道路的逼仄和混乱也让他极为不适。从上西区一路下来，地铁车厢的味道熏得他晕头转向，走出路面才缓过来了一点。他看着无论哪个方向看起来都差不多的狭窄街道，皱着眉头比对地图的方向，穿过被建筑工地护栏分割得错综复杂的十字路口，终于走进了一片街区中心的广场。这里看起来是个新的商业区，虽然有些萧条，但至少干净宽敞。他长舒了一口气，有些茫然地抬头辨认四周。

「小郭，这里！」他听到斜后方有人叫自己，转过头去，看到雷诺大踏步向自己走来。

「哇，我竟然能找到你而没有迷路。」小郭说。「你们纽约真是……太可怕了。」

「适应一下也好，没准以后你也要来的。」雷诺说。「饿吗？我们现在去吃东西，还是我先带你逛逛？」

「不太饿，可以等会儿再吃。但你最好带我去暖和一点的地方，纽约真的冷死我了。」

雷诺哈哈一笑。「行，我先带你去个视野好的地方歇会儿。」

他带着小郭穿过这片广场，拐向一幢高层公寓的背面，熟练地走进一部不甚显眼的电梯，按下70楼层。

「这是个我很喜欢的屋顶 lounge，你可以看到整个曼哈顿。」

走出电梯，小郭 wow 的惊叹了一声，正是雷诺期待的效果。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无遮无挡的景色。从脚下的中城开始，鳞次栉比的楼宇一直向南延伸，直至汇聚到远方的世界贸易中心。哈德逊河在一侧流淌，反射着天空的色彩。再远处就是天空和海洋的分界线，点缀着波光和游船。太阳已经西斜，楼宇之间投下了长长的深邃的阴影，从高处俯瞰下去抽象而凝固，很难想象这就是他刚刚用可怕来形容的同一个城市。「可以，要不咱们也别出去了就在这儿吃饭吧。」他对雷诺说。

雷诺笑而不语，带着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拿来两罐饮料递给他一罐。「我们多久没见了？」他说。

「上次见面是去年梅梅生日你来我家。」小郭说，「大半年了。」

雷诺一边问一边自己也想了起来，听到小郭说出口，身体还是不自然地僵硬了一下，旋即又恢复了正常。

「你看着肌肉结实了不少啊。」他打量了一下小郭说道。

「可能是因为梅梅拉着我陪她打网球。」

「你能打过她？」

「打不过。」小郭老实承认。

雷诺在沙发上调整了一个更舒服的坐姿，打开饮料喝了一口。「你这次来纽约是……？」

「有个 workshop，要在这边呆一周。」小郭说。

「关于分布式系统的。」

「那是什么？听起来是个计算机领域的事情。」

「哦，其实确实是的，但里面会有一些共识协议的部分用到数论和加密理论。」小郭想要进一步解释，想了半天还是放弃了。「去年有一次念枫姐开玩笑说让我小心不要混到币圈里，结果我现在做的事还真的和区块链有点关系。」

「那你这算是换了专业还是没换？」

「没……吧？至少我应该还是会在数学系把博士念完的。」

雷诺沉默了一会儿，用一种不太经意的口气问：「雨晴还好吗？」

「她忙的要死。」小郭像是早就预料到会有此一问，答得很干脆。「我几个月才能见到她一次，感觉她气质都变了，走路说话都变快了好多。」

「还是在放射系那边？」

「对。她好像已经很接受这个身份了，上次她跟我聊天的时候随口说我们医学院如何如何，然后自己也愣住了，我还笑话了她一下。」

「说到这个，还有个事我不确定你知道多少。」雷诺说。「她之前物理系那个老板，杨凡，后来怎么样了？」

「她提过一次。人好像最后是没事，但是折腾一场，学校呆不下去了。据说可能是要回国，但具体回没回我不确定。」

雷诺没说什么，拿起饮料喝了一口，把视线转向窗外看着哈德逊河。太阳已经西沉了，一片红霞把河水也染成了绛红色。

「你呢？觉得自己是个纽约人了吗？」小郭问。

「我不知道。」雷诺有点怅然地说。「我觉得在西岸呆久了来纽约会有一种全新的生活感，但毕竟我也过来还没多久。」他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

「我还挺好奇传说中的华尔街生活到底是什么感觉的。」

雷诺笑了笑。「我一开始觉得华尔街完全是莫尼卡的反面。但待了一阵子觉得，嗨，其实也就是同一帮人来来往往，顶多是 dress code 不太一样。而且如今的华尔街也不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华尔街了，大多数人甚至都不住在曼哈顿。」他指了指远处的哈德逊河对面，「其实大家住在那边。华尔街只存在在概念里。」

小郭犹豫了一下，「有个事梅梅托我问你。」

雷诺回头看着他。

「梅梅让我问得有技巧一点，但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婉转地问。」小郭说，「我只能直接问了。」

雷诺点点头。

「你在和念枫姐 date 吗？」

雷诺眨眨眼。「她不是去波士顿了？」

「是的，但 somehow 梅梅总是觉得她和你之间有点什么牵连，然后她自己问念枫姐又问不出来一个所以然，就让我来问你。」小郭老老实实地说。

「我们……有见过几面。」雷诺用一种平淡的语气说，「但谈不上 date。」

「行，那我就用这句话去跟梅梅交差了。」小郭走到窗边。「让我照几张相片发给梅梅，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

看着小郭到处找合适的拍摄角度，雷诺想了想，掏出手机发了条信息出去：

「今天小郭来纽约了，梅梅让小郭来问你和我是什么关系。」

对面很快回道：「就照实说啊。」

雷诺回复：「我是照实说的。」犹豫了一下又发了一条：「你这个周末来纽约吗？」

对方回复：「Nope，我们老板过生日。」

雷诺没再说什么，按熄了手机。「走，吃饭去。」他对小郭说。

Utah 州的 Angels Landing 是一个以难度著称的 trail。虽然国家公园的风景奇崛，在高耸的红色砂岩映衬下能俯瞰壮丽的峡谷和谷底的河流，但是坡度极大，又暴露在烈日之下，对体力和耐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赵远鹏、周晓虞、方一涵和穆雨晴四个人走在 trail 后半途，都感到体力快要到了耗竭的边缘，几乎都没有说话的力气，只机械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方一涵感到自己的大腿根都在抖，但看看前方的赵远鹏和周晓虞步履不停，实在是不好意思自己说要休息，只能咬着牙继续向上走。

「我们走到哪了？」身后的穆雨晴有气无力地问。

「看地图还有五分之一。」方一涵回答道。

「转过前面那个弯我要停下来喝点水。」雨晴说。

方一涵心里长舒一口气，鼓起最后的力气绕过前面的弯，找到一处阴影停了下来，掏出水瓶大口喝水。雨晴也很快跟了上来，两人一时都顾不上说话，只忙着擦汗和喘气。

这个 trail 是赵远鹏和周晓虞很久以前就想要来的。真正做计划的时候，赵远鹏见方一涵写论文写得

昏天黑地，问他要不要也参加。方一涵想想自己很可能很快就要离开美国，错过这个机会下次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会来 Utah，开开心心地答应了。临到出发前一个月，方一涵又跑来问赵远鹏能不能把穆雨晴也叫上。赵远鹏说：「不是吧，你都快回国了还对人家贼心不死？」

方一涵说：「就是因为快回国了我邀请她去才大大方方嘛。」

赵远鹏拗不过他，说：「只要你能邀请得动，我没意见。」想想又叮嘱说：「路上你要负责照应好人家，晓虞一直不太喜欢她，我可不能帮你。」方一涵当然满口答应。

如他所料，雨晴本来听了他的邀请有点犹豫，但看他一脸坦诚，加上确实耳闻 Angels Landing 的景色已久，想了想也就答应了。她在医学院连着忙了几个月，快到了和心脏科正式开始联合推动临床试验的时候，神经已经绷得很紧，觉得自己也确实需要来大自然里彻底放空一下。

前面赵远鹏和周晓虞已经走远了，这段路前后无人，就只有方一涵和雨晴在大汗淋漓地休整。两人喘了一会儿，终于恢复了说话的力气。「我们是走到上面再好好歇着还是你想现在就先缓一阵？」方一涵问。

「还有多久？」

「我感觉还要半个小时。最后有一段按照介绍说需要手脚并用才行，会很耗时间，但其实距离不太远了。」方一涵说。

「那我们先往前走吧，走慢点，反正再慢也不会太久。」雨晴说。

两人收好各自的水杯，向山顶缓步走去。「每天开会的日子，心肺真的没有这么被挑战过了。」雨晴感叹道。

「你那个事情什么时候算是告一段落？」方一涵问。

「没有什么告一段落的时候，就只是一个 milestone 接着一个 milestone。」雨晴说，「下个月有个非常重要的协调会，如果一切顺利，那接下来就会有很多人接手把事情推上轨道，到时候可能会省心一点。」

方一涵扭头看了一眼，雨晴脸颊通红，汗水把发梢贴在额头上，头顶微微冒出蒸汽。这是他第一次见她脸上几乎毫不带妆的样子，眉目间别有一番英气，不禁多看了一会儿。雨晴见他不说话，奇怪地看了看他，他连忙把目光收了回来，看向旁边的峡谷。

「你想好怎么和 Susan 摊牌了吗？」雨晴问。

「没有。我去年甚至曾经一度想过是不是直接把论文的第一作者都让给她，但后来觉得还是不行。」方一涵说。「实在是觉得这个话怎么说都别扭。」

「那你现在还这么镇定？都四月了。」

方一涵不做声地爬了一段，在一段松荫下的平缓小路上停下脚步。雨晴不明所以地跟着停了下来。这里四周一片静谧，甚至能听到远处峡谷里河水流淌的声音。

「我最近发现了一件事，我觉得可能有用。但……」方一涵沉吟了一会儿，「这件事非常敏感，我还在仔细琢磨。」

雨晴看他欲言又止，说：「没事，你觉得不方便说就当我没问。」

「孙宏斌手下有个博士后叫 Alex 你有印象么？」方一涵想了想，问道。

「我对孙宏斌有印象，但对这个博士后没印象。」

「他比较务实，懂很多实践中的 trick。」方一涵说。「我上次和他开会的时候他无意间提到，Susan 曾经向他咨询过一个和我们已经发表的论文方向略有不同的一个实现上更具体的做法的技术细节。他问我这是不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下一步的工作，我当时含混

地打了个马虎眼，有点奇怪为什么 Susan 会去问 Alex 而不是问我。然后我回去以后搜索了一下，我发现有人已经申请了这个技术的 provisional 专利。」

「什么是 provisional 专利？」雨晴问。

「就是一种申请成本比较低，要求比较宽松的专利申请模式，主要是用来占坑。」

「你别告诉我 Susan 去申请专利的时候又把你的名字去掉了。」

「哦不是，那个专利的申请方不是 Susan。」

「那是什么问题？有别人读了你的论文然后抢先申请了专利？」

「……不行我现在还是有些细节不能和你说。」方一涵犹豫了半天，「这件事真的有点 tricky，等确定了我再给你解释。」

穆雨晴擦了把汗。「行，那我们走吧，还剩最后一段路。」

「也是最难的一段了。」方一涵说。

Jamal 正在走廊里冲咖啡，远远看见穆雨晴穿着一身西装衬衫和长裤向着办公室走过来。他吹了声口哨，「太好看了。」

雨晴笑了，「我是不是还挺适合这么穿的？」

「完美。」Jamal 由衷赞叹道。他跟着雨晴走到她的办公桌前，就着窗边的阳光打开手机给两人拍了张自拍。「God，我们两个看着真棒。」

「真的可惜，」雨晴看着照片摇了摇头，「我是不指望找到你这么帅的男朋友了。」

「你要不要放松一下要求？」Jamal 靠在窗户上一边喝咖啡一边说，「我有个女生朋友跟我打听你来着。」

「这倒也确实不必。」雨晴在椅子上坐下，旋即又站了起来。「你有没有挂架？我还是把外套先挂起来。」

「有，你等着。」Jamal 回了趟自己的办公室给她拿了过来。「今天为什么忽然穿成这样？」

「下午要开那个和心脏科的协调会啊。」雨晴说。

「哦就是今天！」Jamal 打了个响指。「怎么样？我看你为此准备了好久了。」

「还好，该我讲的部分我都已经很熟了。剩下协调的部分，我其实事先也都有沟通过，可能会有一些复杂的扯皮，但 Celia 会主持今天的会，有她 cover 我应该问题不大。」

「It must be nice to have Washington on your side.」Jamal 唱了一句 Hamilton 里的歌词。

「确实。」雨晴说，「要不是 Celia 我真的不知道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说句实话，今天的你和我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变化太大了。」Jamal 看着她，「我还记得当时领着你走到这个桌子前的那个下午。那个时候的你看起来像是一个忽然在丛林里醒来的不知所措的小动物。」

雨晴笑了。「那你真的应该认识一下刚来美国的时候的我，我不知道你会用什么更可爱的形容词。」她走向窗边，和 Jamal 并肩站着，一起看着窗外的树荫和庭院。「我记得你说的那个下午，我因为一大堆原因心情糟透了，所以你当时看到的我可能是我最真实的样子。」

「现在的你也是你真实的样子啊。」Jamal 上下打量了一番雨晴说道。

「你确定这不是我把自己保护起来的样子？」雨晴笑着说。

Jamal 摇摇头。「没准这才是真正的你，当时那个脆弱的你才是你把自己保护起来的样子。」

雨晴挑了一下眉毛没说话。Jamal 想了想，说：「我给你看样东西。」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拿了件衬衫走了回来。「这是上周末的 pride march 上发的。风格实在是不适合我，我穿不了。但你可以看看它的背面。」

雨晴展开衬衫，背面印着几行字：

Queer people don't grow up as ourselves, we grow up playing a version of ourselves that sacrifices authenticity to minimise humiliation and prejudice. The massive task of our adult lives is to unpick which parts of ourselves are truly us and which parts we've created to protect us.*

「这是谁的话？」雨晴认真读了一遍，问道。

译：酷儿群体并非以真实的自我长大，而是在扮演自我中长大，为了避免羞辱和偏见而牺牲了真实。我们成年后面临的艰巨任务是要分辨出哪些部分才是真正的我们，哪些部分是我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创造出来的。

「Alexander Leon。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他，可能因为他的影响力只局限在我们社群里。」Jamal 说，「但我觉得这句话也许对你也有用。」

雨晴又读了一遍。「把这件衬衫送我吧，既然你反正也不穿。」

「没问题，你别穿出去就行。」Jamal 说，「不然会有更多女生来找我打听你的。」

「好建议。」雨晴收起衬衫。「好了我要去找 Celia 了，我得和她再过一遍今天会上会碰到的问题。」

但 Celia 一直有事，一整天雨晴都没找到空隙和 Celia 见上面，她只能一遍一遍自己排演会议上可能遇到的局面。直到下午开会的时间快到了，她拿着电脑走向会议室，心里忐忑不安。

「Hey, girl!」她忽然听到 Celia 在背后叫她。

她连忙转过身迎上去。「Hi，还有几个问题我想先和你 check 一下……」

Celia 摇摇手突兀地打断了她。「陪我走去电梯。」她说。

「啊？」她诧异地跟上 Celia 明显比平时更快的步伐向电梯走去。

「我刚刚接到电话，」Celia 说。「我丈夫在市中心出了车祸，正在被送到医院，我要现在赶过去。」

雨晴张口结舌。「I'm so sorry……」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已经跟 Goldsmith 教授说了，他会代替我主持今天的会。」Celia 显然也心烦意乱，没有了往日的从容。「我知道今天的这个会对你来说非常重要，我跟抱歉。Goldsmith 教授跟心脏科那边没有特别多合作经验，所以今天你需要在这个会上承担一些我应该扮演的角色。」

雨晴感到大脑一片空白。「我们……要不要考虑把这个会先改期？」她问。

两人已经走到了电梯处，Celia 按下按钮，转头看向雨晴。「如果这是你的解决方案，那说明你还没有准备好。」她用一种少见的严肃口气说。

电梯一层层地接近她们所在的楼层。雨晴看着 Celia，脑海里闪过无数个念头，但最终抿着嘴没做声。

电梯门开了。「去吧。」Celia 说，「开完会你可以给我发个邮件，但我说实话不确定今天晚上能不能回复你。」

雨晴点点头，转身正要离开，又回过身子。「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些时刻之一？」她问已经走进电梯的 Celia。

「是的。」Celia 说。

雨晴在电梯门合上之前挥了挥手，转身默默走回到会议室的门口，看了看表，还有三分钟。

她低下头，闭上眼睛长长呼出了一口气，然后推开了会议室的大门。

方一涵把脚翘在办公桌上，看着办公室小小的窗户透进来的阳光发呆。

他还记得来这个办公室的第一天。在国内的时候，能在图书馆占个座就意味着一整天有地方呆了。这里是他第一次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电脑和桌椅。那时他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无所知，只是单纯心满意足于在校园里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呆在这个座位上的时间比任何地方都多。事实上，这辈子他也没有呆在同一个位置上这么久过。桌子上的细纹，抬头看到的灯，显示屏角落的灰，墙上的污迹，窗户外树上的鸟窝，样样都几乎融化在了自己的生活里。

然而自己现在全力以赴想要的只是赶紧能离开这儿。这太奇怪了，他想。

金颖从门口走了进来。他闻声回过头，「你不是这会儿跟 Susan 有 1-on-1？」他问。

「我见完了啊。」金颖说。「没太多可说的，我就回来了。」

「所以她现在在办公室里闲着？」

「应该是吧。」金颖不确定地说。

要不就现在？他想。已经琢磨了这么多遍，总要鼓起勇气跨出这一步。

他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坐直身体，两手握紧，在脑海里把自己要说的话又过了一遍。

「你怎么了？」金颖奇怪地问。

「没事。」他抬起头，有点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金颖手上的钻戒晃了一下他的眼睛，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非常醒目，但现在已经熟视无睹了。「我有事要去找 Susan 一趟。」他说。

他站起身，走向门口，然后又返身回到自己的桌前，从包里翻出一张宣传单，夹在一个本子里拿着，走向 Susan 的办公室。这短短一段路他走过无数次，大多数时候是心情沉重和抗拒的，偶尔也有步伐轻快的时候，但没有一次是今天这个感觉。

走到 Susan 办公室门外，他逡巡了一会儿，然后抬手敲了敲门。

「进来。」

他走了进去，回身关上了门，坐进 Susan 对面那个座位。Susan 抬头看着他。

「我把论文按照你的 comments 又改了一稿，发到你邮箱了。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投了。」方一涵说。

「我看到邮件了，但还没时间看稿子。」Susan 说，「我周末前会看的。」

「另外我还是想讨论一下我毕业的事情。」方一涵清了清嗓子说。

Susan 把笔扔在桌子上，向后一靠。「我们不是上个月才讨论过？我已经把该讲的道理都讲完了。这个月的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方一涵叹了口气，抬头看了看。这里没什么阳光，房间黑黢黢的，Susan 背后的书架上书和论文多到感觉随时可能倾倒下来把 Susan 埋在里面。「希望今天是最后一次坐在这里。」他想。

「我有个想法。」方一涵说，「我们上次讨论过这一系列论文在现实中的应用，我在想，我们能不能索性申请一下这组方法的专利？」

Susan 没有预料到这个话题的走向，愣了一下。「这当然也不是不行，但申请专利是个很慢的流程。」她说。「而且博士毕业并不看专利。」

「我知道。」方一涵慢条斯理地说。「我只是觉得反正各种数据和实验都是现成的，不申请有点可惜。然后我自己花了点时间搜索了一下有没有人已经申请过相关专利了。」

他停顿了下来。Susan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然后我惊讶地发现，有一家叫做 WS-Tech 的公司最近把一种和我们的论文思路基本一致但实现更具体的方法注册成了 provisional 专利。」

Susan 沉默了一会儿。「我们运气不好。」她说，「这种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对，我也觉得是运气不好。但我还是很好奇是什么人会正好在这个方向上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方一涵说，「我搜索了一下这家公司，注册在 Delaware，是个成立不久的小公司，我试着查询了一下公司的所有人，网上没有相关的信息。」

Susan 看着他，手指轻轻地无意识拍打着桌子。「注册在 Delaware 的公司都是不公开注册资料的。」

「是的。」方一涵说。「但这家公司在加州申请过跨州经营许可，这个经营许可的政府备案文件是可以公开查询的。只要付费，还能查询到和这家公司相关联过的邮寄地址，而地址的房产记录也是公开的。最后我发现，这家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叫 Wilhelm Smith，他好像没有任何相关的学术履历可以查询。」

他注视着 Susan 的表情，想看出 Susan 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Susan 干巴巴地说。

方一涵拿出刚才带着的那张宣传单，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这段话他已经快要能背过了，但他还是选择一字一句地念：

「Bayh-Dole Act 要求，任何教职员工、学生或研究人员，如果在其研究中使用了联邦政府的资金并取得了可能具有商业价值的发明，必须及时完整地向其所在的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 TTO 披露这项发明，不能独立地将这项职务发明申请为个人专利。整个流程必须通过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进行，由大学统一管理、申请和商业化。违反该规定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包括联邦法律责任。」

他抬起头。「这是研究生院一楼那个大厅里的一个宣传印刷品，我有一次路过无意间看到的，拿了一份回来。」

Susan 没说话。方一涵看着她，静静等着。

「你到底想说什么？」过了好一会儿，Susan 终于打破了沉默。

方一涵坐直身体，直视着她。

「Wilhelm Smith 是你丈夫对吧。」

办公室里陷入一种古怪的寂静，像是有人把一种能吸收掉所有声音的空气忽然倾倒在了屋子里。「数十个数，」方一涵在心里对自己说。「耐心数完。」

他在心里开始默数：「十、九、八、……」

然后他轻轻吁了一口气，看着 Susan 的脸，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这张脸看着似乎有些陌生。

「我希望我能今年六月份博士毕业。」他平静地说。

莫尼卡的机场永远嘈杂混乱。到了回国高峰期，去中国的航班办票的地方全是大包小包的留学生，队伍长得望不见头。「行了，你们别陪我去排安检那个队。陪我托运完行李我已经很感激了。」方一涵对穆雨晴和小郭说。

「谁让赵远鹏抛下你不管。」雨晴说，「我们再不送，你就要孤零零一个人离开美国了。」

「对了他是不是也快毕业了？他什么打算？」小郭插嘴问。

「他应该年底毕业，我听他的意思是要先做个博后过渡一下，等周晓虞的博士毕业两个人再一起看是回国还是在美國找工作。」

「那接下来半年他只有一个人住了，还是说他这半年要找个新室友？」雨晴问道。

「没有，他其实上个月就已经把大部分东西搬到周晓虞那边去了，这段时间都没怎么在莫尼卡呆着，估计接下来半年也主要呆在那边。」方一涵说，「反正最后这段时间学校里也就是跑跑手续，他觉得没必要泡在这里。所以我们房子其实就租到这个月底。」

「哇，大家真是……」小郭感叹道，「说开始新生活就开始新生活了。」

「你也要回去开始新生活了。」雨晴对方一涵说。

方一涵看着雨晴。他想说「好了我去排队了你们回去吧」，张了张嘴没说出口。

小郭看看方一涵又看看雨晴，说：「停车场走过去还要老远。要不这样，我先过去把车开过来，雨晴姐直接在这边上车，这样能少走几步。」说完也不等两人答应，迳自朝方一涵挥了挥手说：「那再见啦，等我下次回国找你吃饭。」说罢转身走开。

方一涵有些迟钝地跟着举起手朝小郭挥了挥手，回过头来看着雨晴。雨晴莞尔一笑，没有说话。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方一涵说。

「你问。」

「你现在这个博士是还要读几年？杨凡如果都要回国了，你接下来是在医学院那边拿学位吗？」

「我这个项目至少还要做一两年，然后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到时候会怎么想。」雨晴说，「杨凡前一阵找我吃了个饭，他说他要回去搞一个新的生物物理中心，问我要不要回国帮他。我说我至少想把手头的项目做完，我已经花了很大力气，也学了很多东西，我不想半途而废。」

「至于博士学位，」她想了想，「我没有跟 Celia 正式聊过，但她前一阵暗示过有一种可能性是她找个物理系教授联合做我的导师，所以如果我真的希望要拿学位应该也是可以的，只是比较费时间。可能明年我会有个更明确的计划吧。」

「所以你是有可能回国的？」方一涵终于问出了他真正想问的话。

「有可能啊。」雨晴笑着说，「到时候你没准都跟着你那个师兄创业成功财富自由了呢。」

方一涵摇摇头：「我那个师兄因为职务犯罪被羁押了。」

雨晴的笑容凝固在脸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说什么？」

「我前天才得到的消息。」方一涵苦笑了一下，「是不是很讽刺？我拼尽全力终于顺利毕业，然后立刻就发现自己失业了。」

「那你现在回国是去什么地方？」

「找工作啊。」方一涵耸耸肩，「没准杨凡那个生物物理中心可以找我。」他半开玩笑地说。

雨晴瞠目结舌，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那你需要和杨凡聊一下吗？」她愣了半晌说道，「我可以先跟他打个招呼。虽然你不是这个专业，但他反正是草创，以你的背景应该有办法安排。」

「我要先回去看看情况再说。」方一涵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会跟你说的。」

雨晴点了点头，仍然沉浸在不可思议的感觉里。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机场的嘈杂声开始变得清晰了起来。

「那……祝你好运吧。」雨晴说。

方一涵推起行李箱，又忽然转过身来突兀地问：

「呃，如果当时给你接机的是现在的我，后面发生的事情会不会不一样？」

雨晴眨了眨眼。「这没法假设吧。再说，今天的我也不再是当时的我了呀。」

方一涵笑了，「我只是很好奇。」他挥挥手，「那我走啦。」

雨晴看着他走向远处的队伍，发了一会儿呆，掏出手机给小郭打电话。「你在哪儿？」

「我在机场前面这个盘道绕圈子呢。」小郭说，「你现在就可以出来，我再绕半圈就回到你那个门口了。」

雨晴走出机场大厅，远远看见小郭的车子驶来。她坐进副驾驶舱，「你绕了几圈？」她问。

「没几圈，说实话比我想象的时间要短。」

雨晴笑了。「走吧，回学校。」

「你今天接下来有事吗？」小郭问。

「没事，怎么了？」

「机场离海滩不远，你能不能陪我去趟海滩？」

「可以啊，干什么去？」雨晴说，「而且这附近有好几个海滩，你是要去哪一个？」

「最好能把几个都去一遍。」小郭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让你帮我挑一下哪个比较适合求婚。」

他见雨晴没说话，扭头看了看她。「你这什么反应，表情太丰富了吧。」他说。

「我倒是真的很想看到我妈得知你比我更早结婚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雨晴摇了摇头。「走，去海滩。」

(全文完)